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少年与法

卷8

ABC

X



同心出版社

本卷主编的话

切实做好少年教育工作，事关祖国的前途和希望。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依法治国，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较强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公民，需要对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依法办事的公民，需要对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维护少年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确保他们健康成长，需要对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完善未成年人的知识结构，促进社会的发展，需要对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对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已成为加强少年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期刊这种媒体是对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中共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从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建设入手，主办了《少年与法》这份全国惟一的少年法制月刊，对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对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必须从少年生理、心理、接受能力和兴趣特点的实际出发。《少年与法》在坚持正面宣传教育的同时，力求避免死板生硬。如通过“名人遵纪守法的故事”、“法律顾问”、“案例分析”、“海外少年与法”、“法制故事”、“赤诚的爱心”、“警方热线”、“小侦探”、“小幽默”、“笑一笑”等等丰富多彩的栏目，采用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使少年读者在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轻松愉快地学到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

《少年与法》一创刊就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已成为全国千百万少年读者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师；帮助中小学教师对少年开展思想教育、法制宣传教育的朋友；法律工作者法制宣传的阵地；家长教育子女的有力帮手。

本卷从《少年与法》1991年到1996年已发表过的文章中选编而成，虽然难以反映《少年与法》杂志的全貌，但可以使读者通过对本卷的阅读对《少年与法》杂志略知一二。愿《少年与法》永远成为全国少年的知心朋友，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在全党全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少年与法》卷

法制 故事

爸爸是个作家

辛想懂

天晓得爸爸是个什么作家。

在我的心目中，范松涛的爸爸才是个真正的作家呢。范松涛每隔十天半月就拿出一本新出版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或者《故事大王》、《儿童文学》什么的，还散发着油墨香。几乎每一本上，都发表过或者选载过他爸爸的童话、寓言故事。于是，我们班的同学就忽地一下子把范松涛团团围住，他马上就变成了中心人物啦！还有更神的呢。一次我们班的龚晓伟拾到4000元钱，一分不差地归还了失主。不几天就引来了松涛的爸爸，星期六下午他把龚晓伟叫到办公室聊到放学。不几天，在我们市的《少年报》上就登出了一篇占了一整个版面的报告文学，在黑色的大标题下面，赫然写着他爸爸的名字：范继远。这下，几乎我们全校的老师学生都知道范松涛的爸爸是个作家啦。

真叫人羡慕！

可我爸爸呢，我也常听到不少人“作家作家”地恭维他。而他自己总是说：“哪里哪里！要说作家的话，也不过是二三流作家罢了。”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爸爸好像还是市文联的什么常务理事。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过他的一篇作品。说准确点，自从我头脑中有了“作家”这个概念起，还没有“拜读”过爸爸的“大作”（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一个有作家头衔的人的儿子，说话也或多或少地世袭了艺术的韵味）。

爸爸工作很勤奋，晚上我们一觉醒来，他那个亭子间还亮着灯，只听传来沙沙的写字声。爸爸很关心我和妹妹的学习，饭桌上他经常教我们怎么看书才能记得牢，经常给我们讲高尔基，讲居里夫人，讲马克思等很多名人的故事。不过，他好像不希望我和妹妹中的任何一个成为像他一样的作家。不知为什么？

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中我听得出爸爸的作品还是经常发表的。过几天，爸爸就拿回一个长长的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两三本杂志，拿他们的行话说叫什么“样书”。收到样书不久稿费就到了。每次少的二三百，多的七八百，有一次还拿了二千多呢！再加上爸爸妈妈的工资，我们家的钱也不少了。不是吹的，我和妹妹在整个学校里的穿戴从头到脚都是最时髦的最流行的。反正我们学习也好，别的同学只有干瞪眼，没话说。慢慢的，我们家的电器也多起来了，大彩电、组合音响、空调设备。本来，我们弄堂口就有一个菜市场，家里用不着冰箱，爸爸也买上了。

可爸爸到底写的是些什么作品呢？对我和妹妹来说至今都是个谜。爸爸每次收到样书，妈妈是我们家的唯一读者。一次妈妈正在他们的房间里看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我和妹妹一进去，她赶紧合上了，说我们小孩子看不懂。爸爸的书柜和写字台都在亭子间里，他的藏书真是多极了，有薄本的，也有厚本的，都整整齐齐地立在他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柜里。他从来不准我和妹妹进他的亭子间去翻他的书和一沓一沓的手稿。他在亭子间的门上单独上了把锁，钥匙他自己拿着。我和妹妹嚷着要看书，他就给我们买来了一本本《格林童话》、《天方夜谭》、《意大利童话》、《安徒生童话》，少年版的《唐·吉珂德》、《红楼梦》、《西游记》，连60多块钱一套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他也舍得给我们买。我们班的不少同学都在看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

侠小说。可爸爸就是不给我们买，说那些书看不得，会中毒。为了也像范松涛似的炫耀一下，我和妹妹也把《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拿到学校看，可班上的同学就是不买我们的帐。范松涛真气人，用挑战的口气对我说：“你爸爸不也是作家吗，你怎么不把他写的作品拿来给我们看看！”“拿就拿！”我赌气地说：“你别以为了不起，我爸爸比你爸爸发表的作品还多呢！”“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同学们都附和着范松涛说。

放学回家，我先把这件事跟妈妈说了，妈妈把那张好看的脸一沉，说：“这不行！”“为什么？”我问。“你爸爸肯定不会同意。”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和同学们订了“君子协议”了呀。若不拿给他们看，我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一个男子汉该把脸往哪儿放？再说，爸爸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我一定要解开。我把妹妹叫过来策划“锦囊妙计”。哦，有了。我如此这般地告诉妹妹。她连连点头。

星期六下午，吃饭时，爸爸对妈妈说下午他们文联要召开一个作品讨论会，他不回家吃晚饭了，正好我和妹妹也不上课，这不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吗？我边吃饭边对妹妹挤挤眼，她心领神会。我们很快吃完饭，一先一后走进爸爸妈妈住的房间，爸爸的那件灰褐色的西装挂在衣架上，我让妹妹放哨，我从爸爸的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我知道他亭子间门锁的钥匙有两把，我取下其中的一把。下午爸爸开会，妈妈上班，这里只剩下我和妹妹，我双手在胸前合成“十”字，嘴里念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然后和妹妹像地下工作者似的用偷来的钥匙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啊！爸爸的亭子间简直是一个知识的海洋！里面各种各样的书报，一沓一沓的会议通知单，一堆一堆的手稿，写字台上只露出一小块空间，刚好够写字用。怪不得爸爸有那么多的知识，给我和妹妹讲起来就像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我和妹妹顾不得看书，先找爸爸的作品。可我们翻来翻去，只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翻出一本剪裁本。上面贴满了爸爸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大小的评论和小小说，这怎么好拿给我们同学看！到底妹妹聪明，她说可能放到书柜的最高一层里，我拿来方凳踩着一看，果然最高一层里放的大都是爸爸出版的书和发表的小说。我一本本递给妹妹，然后我们俩又一一翻看。呀，这都是些什么书啊？我们先翻了翻两本爸爸自己写的书，每本都是200来页，一本是《浴室里的血迹》，一本是《情杀之谜》。我们又翻翻那些发表爸爸中篇小说的杂志，封面都是花花绿绿的，有公安民警，有蒙面大盗，有不穿衣服的女人和滴着鲜血的刀剑。翻开杂志，爸爸的作品都是发表在最前面，有《一个少女的堕落史》、《花和尚大闹尼姑庵》、《无头尸的秘密》、《土匪喋血记》……我和妹妹看着看着简直不敢往下翻了。嗨！爸爸呀爸爸，你怎么尽写这种小说！我们班的同学王磊好像就是看了这种书去拦路抢劫被送进少年犯管教所。爸爸，你可知道，到今天你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全没了。我对你的好感甚至崇拜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好！走廊上传来脚步声，然后是开门声。我和妹妹还没反应过来，就见爸爸快步走进屋里，躲藏已经来不及了。

爸爸的鼻尖上冒出一些细小的汗珠，我从来没见过他脸色这么难看。平时他脸上总挂着笑，而今笑容全不见了，像是下了一层厚厚的霜。他习惯地上推了推眼镜，说：“怪不得今天中午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原来是偷了我的钥匙。刚才我在会议室剪指甲才发现少了一把！”

显然，爸爸是冲着这个而回家的。我和妹妹被吓得发愣发傻，我手里还

拿着几本杂志。

“你……还不给我把书放下。”爸爸命令道。

不知这时候我从哪儿来的一股牛劲，爸爸的话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

“爸爸，这就是你写的小说吗？”我口气强硬甚至有些不礼貌地说：“我要把这些小说拿给我们同学看看，让他们看看我爸爸是个多么伟大的作家！”

爸爸先是一震，接着两个腮帮子抽搐了几下：“你——你——你——”

“啪！”的一声，爸爸那只瘦弱白嫩的手在空中划出一道曲线，我的右腮顿时感到火辣辣地疼痛。

“好啊，爸爸，你打我你打我……呜呜！”委屈的眼泪从我脸颊流下。这好像是爸爸第一次打我。以前我做错了事，爸爸都是心平气和地给我讲道理的。妹妹也哭了，边哭边说：“哥哥，你把爸爸的书放下吧，爸爸，你别打他了……”

正巧，妈妈也来了，见我捂着脸哭，她冷冷地问爸爸：“怎么，你打孩子了？”

“不打还了得，他们偷偷进我的书房乱翻……”爸爸理直气壮地说。

“翻翻怎么了！不就是几本书吗？”妈妈向来都袒护着我们。

“书是能随便看的吗？”

“怎么不能看！能写就能看。既然你写得出，还怕别人看？……你也不想，即使我们的孩子看着，可别家的孩子呢？”

“好啊……你竟护着他们！”爸爸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辛辛苦苦写作还不是为了多挣几文稿费，为了我们全家！”

“哼！为了全家？我还一直想问问你，你写那些东西，一些体验和素材是从哪儿来的？”

“你你你……嗨，我跟你说不清楚！”爸爸吵不过妈妈扭头就走。妈妈把我和妹妹叫出亭子间，把门锁好，又把我偷的钥匙要过去。

爸爸一连几天没回来，他让一个叔叔捎话说，他们文联这几天陪一个外地的作家代表团去参观访问。又过了几天，他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收拾牙刷毛巾等洗漱用品，他的脸还是见不到笑容。他对妈妈说：他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准备到以前他当知青时插过队的农村深入生活，写一部反映农村改革成就的中篇小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叫好，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我心里还记恨爸爸呢。临走时，他把我拉到他跟前，像是抱歉地对我说：“前几天爸爸打了你，心里也很不好过，你还恨爸爸吗？”我违心地摇摇头。他脸上挤出一丝笑，说：“这就好。我这次到农村生活三个月，除了写一部中篇小说外，还要专门写一部儿童小说，算是给你们的补偿。”

爸爸走了。

打我归打我，他一走我还是怪想他的。他去农村不久，就给妈妈、我和妹妹写信，介绍他在农村的生活和写作情况。还要我和妹妹好好听妈妈的话。我也经常给爸爸写信，向他汇报我和妹妹的学习情况。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过了三个月，终于盼到爸爸回来了。他简直变了个样：脸被晒得黑黑的，跟包公差差不多，下巴的胡子长长的好像老了几岁。一进门我们不敢认他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和妹妹才跑上前搂住他，不住地吻他的脸。爸爸先是从他的旅行包里拿出用泥巴捏的小猫小狗长颈鹿给妹妹：“这是爸爸在休息的时候捏的，给你。”然后又拿出几双绣着花的鞋垫给妈妈：“这是那儿的农村姑娘送的，给你。”最后，拿出厚厚的一沓稿纸

递给我：

“帮我提提意见吧，我的第一读者。”

我高兴地接过一看，是一部儿童小说的草稿，题目是《丁丁和他的伙伴》，足足写了300多页的稿纸。我禁不住把爸爸的头抱过来亲了一口：“啊！爸爸真伟大！”说完，我拿着沉甸甸的小说稿冲回自己的房间里看起来……

邮花珍品

张季泉

勇勇家住在丁丁街的丁丁巷，他爸爸丁发富酷爱集邮，是个出了名的集邮迷。他收集的邮票中有不少是稀世奇珍，他藏有一种名叫“赤色邮花”的珍贵邮票，在集邮界被誉为“区票明珠”，价值连城，乃当今珍品，也是一件有很高价值的革命文物。听说国内外一些著名集邮家收藏的也仅仅只有数枚，而勇勇的爸爸手中就有60枚，而且是连体的两大张（连张的价值更高）。按照国家牌价，这种邮票一枚值人民币2.5万元，乖乖，60枚可值150万元啦！黑市价还更高。几天以前，听说一位酷爱集邮的美国客人专程到丁丁巷去面会勇勇的爸爸，愿出300万美元购买他手中的“赤色邮花”哩！

勇勇的爸爸丁发富真是一夜之间大发其财，成了百万富翁啦！

这消息在学校里传开来后，同学们无不咋嘴吐舌，羡慕地说，勇勇是百万富翁的“公子”——钱串串崽儿！

这消息在丁丁巷传开以后，每当勇勇的爸爸在巷子里出现，便有不少热切的目光注视着他。好友们还打趣道：“丁哥，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应该住高楼大厦啦，几时搬出这条鸡肠子巷巷？告诉小弟，我们也来庆贺庆贺。”“丁哥，你看外国百万富翁，谁不是衣冠楚楚，大腹便便。什么时候换去你这身寒碜的穿戴呀？”丁发富是个喜乐神，也爱逢场作戏，因此他笑着答道：“当然罗，百万富翁是应该……嘿嘿，这搬家的事么”小弟正在筹划，至于穿新换戴嘛，快了，快了。”

果然，过了不久，有一天丁发富领着勇勇，浑身鲜亮地走进了丁丁巷。大家一看，见他身穿崭新的银灰色高级料子西服，脖子上系着玫瑰红真丝领带，还别着一颗闪光的宝石胸针，脚上穿着一双油光锃亮的三接头皮鞋。真是“人是桩桩，全靠衣裳”，这身穿戴把那张四方脸映衬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丁发富挺着胸膛很有气派地走着，丁丁巷的人们都向他们行注目礼。其中，在一家低矮房屋的门缝里，有一双三角眼在偷觑他，闪着贪婪的光。

其实，这双带着邪欲的眼睛，已经暗中盯梢、刺探了半个多月了！

丁丁巷的住户又多又杂，有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工厂工人、公司职员，也有无正当职业的游手好闲之辈、半夜上门偷鸡摸狗之徒。其中有一人名叫陆林儿，一张颧骨脸上长着一双贼溜溜的三角眼。真是“小时偷滴油，长大偷条牛”，在学校读书时他就爱偷摸，进入社会后当了扒手，是个“三进宫”的“二级钳工”。自从丁发富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的消息传出以后，便触动了他的贪欲之心，于是暗中盯梢观察，见丁发富几日前亲口承认自己是“百万富翁”，今天又穿戴阔气，气派不凡，因此认定他是暴发“阔佬”，已经有八分准头了。

又过了一天，一辆豪华型小轿车开进了丁丁街，在丁丁街的巷子口“嘎”地一声停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西装革履、华侨打扮的青年，“哧、哧、哧”地走到丁发富的家门前，恭敬而又亲热地喊了两声“丁哥、丁哥”。丁发富开门出来了，又是那身阔佬装束。接着，二人手挽手地朝着轿车走去，边走边亲热地攀谈：“……在什么地方？”“白天鹅酒家。”“他们都到齐了吗？”“早到齐了，就恭候您丁哥啦……”二人上了车，漂亮的小轿车“嗤”地打了个屁，开走了。

躲在一旁盯梢的陆林儿见此情景，心中暗暗想到：白天鹅酒家是全市最

高级的餐馆呀，而且是坐着如此高级的小轿车去赴宴，同时还有如此穿戴不凡的华侨青年作陪，姓丁的不是真格儿百万富翁是什么？至此，陆林儿吃准了自己的判断，已有十分把握了。

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下家伙”。

第二天恰好勇勇的妈妈因公出差，家中就只有丁发富和勇勇二人。于是，陆林儿带着匕首等作案工具，天黑以后偷偷摸进了丁家。

勇勇正在灯下做作业，他爸爸丁发富在欣赏他那集邮簿。见一个蒙面人闯进屋来，丁发富吓得魂飞魄散。蒙面人用匕首对准他的胸膛，厉声说道：“姓丁的，哥们手头缺钱花，快拿出2万元人民币来，不然要放你崽儿的血！”丁发富战战兢兢地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12元8角外搭3个硬币放在桌上，抖抖颤颤说道：

“我……我……只有这……这些，家中再……再无……”“胡说！”蒙面人吼道，“谁不知道你是百万富翁暴发户，怎么会没有钱呢？别装穷卖傻，快把票子拿出来！”“我……我……确实没有，百万富翁是……是那些人开玩笑封的，不信请……请搜查。”蒙面贼子当然不会相信，他把丁发富绑在一把木椅上。见一旁的勇勇不过是八九岁的小娃娃，并且已经吓傻了眼，因此没对他采取措施，只叫他仍然在灯下规规矩矩做作业，不准离开一步。勇勇装着害怕地点点头。

蒙面强盗在屋子里搜查起来。他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床上床下，甚至老鼠洞里都用手摸过了，哪有什么钱财呀！只搜出两大本集邮簿。蒙面贼用刀刺、用火烧，反复追逼，这个集邮迷确实再也拿不出半个钢崩儿来了。

陆林儿傻了眼！明明听人说他出售了比金子还贵重的邮票，又亲眼看见他身上穿的高级西装，出入坐的豪华轿车，怎么会一个子儿也没有呢？这到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哪里知道，丁发富平时从不乱花一分钱，每月工资除了吃喝和供勇勇读书，其余全都花在集邮上了。为了得到一枚稀罕的邮票，有时手紧还得向亲友借钱呢！不错，他是藏得有珍贵的“赤色邮花”，但也并未拿出卖高价。至于穿西服、坐轿车、赴盛宴，说来那更令人捧腹。

原来几天以前一个朋友举行婚礼，请他去做傧相，他平时把钱用在集邮上了，哪有钱购买高级衣料，因此便到一个亲戚家中去借来一套西装领带。到了婚期这天，见他久等不至，猜想他定是又被他的集邮册迷住了，因此那位朋友亲自开着租来的迎亲小轿车，上他家来迎接他去做傧相。至于言谈中提到的“白天鹅酒家”，其实是举行婚礼大宴宾客的地方。因此演出了丁丁街轿车进巷，请“阔佬”上高级酒家赴宴的一幕。

陆林儿见搜查和威逼都得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甘心空手离去，便又吼道：“快把你那外国佬也想收买的‘赤色邮花’交出来，不然老子对你不客气了！”丁发富不吭声。陆林儿又用匕首抵着他胸膛，他这才说道：“我的‘赤色邮花’已经献给了国家，参加‘七一’邮展去了。”蒙面强盗听了，又暴跳如雷：“瞎说！我不相信。”丁发富也是个牛性子，他坚持说道：“那邮票我确实上交了，信不信由你！”

按下蒙面贼逼迫丁发富交出邮票不说，且说一旁的勇勇。别看勇勇是个小不点，其实他是个勇敢机灵的孩子哩！读幼儿园时，他就爱听阿姨讲和坏人作斗争的故事，做梦也想着自己成为那样的英雄。现在他读小学三年级了，要爸爸专门给他订了一份《少年与法》杂志，他可喜欢读那上面刊登的法制

故事啦！幻想着自己也参加和坏人作斗争，今天夜里，他可真的遇着了上门抢劫的坏家伙了！他在心里一再叮咛自己不要害怕，同时又想起《少年与法》杂志中的那些故事里，一个个少年英雄和坏人作斗争，不都是靠的机智勇敢斗勇斗智吗？他想，爸爸这样和蒙面强盗顶下去是不行的，要吃亏。如何巧妙地和蒙面贼周旋，使爸爸既不吃亏，而又能惩罚狗强盗？他斜眼瞟了瞟壁上的挂钟，差一刻到12点钟，只要能拖到12点正，邻居叔叔婶婶就会下夜班回家，到那时……哼，狗强盗你休想逃掉！

勇勇想到这里，眨了眨眼睛，对爸爸说道：“爸，那邮票上交时，你不是说它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吗？你讲给我听听，好吗？蒙面贼也说：“小家伙说得对，你说说为什么要上交，说得在理我才相信。若有半句编造，老子可饶不了你！”丁发富从儿子的眼色里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说了声：“好，我说。”便讲述起“赤色邮花”的不平凡的经历来。

勇勇的爷爷——也就是丁发富的父亲丁道盛，也是一个集邮迷。他的老家原在闽西老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军闽西交通总局印制发行了黄色贰片、棕色肆片和绿色肆片（片为铜元）的赤色邮花。丁道盛这个老集邮迷便收藏了棕色和绿色肆片赤色邮花各一大张，共60枚。后来红军长征撤离了苏区，白狗子打来了，敌人贴出布告命令收缴红军时期使用过的印章、文件、钱币、邮票等物，藏匿不交者要严加治罪。因此，这种“赤色邮花”大多被烧或被销毁，在当时几乎绝迹了！但是，这个老集邮迷说什么也舍不得，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悄悄藏了起来。

说来也幸运，白匪几次搜查，都未搜出丁家的“赤色邮花”，以后又经过“皖南事变”、“闽西事变”，国民党疯狂“围剿”，把这个地区像梳篦似的反反复复搜查了好几遍，家家整得鸡飞狗跳，但“赤色邮花”仍然未被搜查出来。

看看风平浪静了，一天深夜，突然院里的狗疯狂地叫了起来，一队国民党大兵打着火把，直向丁家奔来。丁道盛知道情况不妙，定是有人告发了，连忙奔进藏着“赤色邮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敌人闯进屋后，指名道姓要丁道盛交出红军的“赤色邮花”，家里人说他们家没有什么邮花，当家的已经病倒在床上。敌人不相信，在屋里搜起来，见里间屋的房门关闭着，“砰”一脚踹开，果然丁道盛躺在床上呻吟。他们搜查了丁道盛全身，又把几间屋特别是丁道盛的房间仔仔细细搜查了好几遍，甚至挖地三尺，也未搜出“赤色邮花”来。敌人恼羞成怒，临走时为首的国民党大兵狠狠砸了床上的丁道盛几枪托，砸得他口吐鲜血，从此卧床不起，两年后含恨去世。

“那么，‘赤色邮花’呢？”蒙面贼陆林儿听完后，紧追着问。

“今年五月——也就是上个月的一天，我在家里擦抹祖上留下来的一张油漆大圆桌，突然在圆桌的底板上发现一块钉上去的小木板快脱落了，我用手一掰，就掉下来一个小纸包，拆开一看，里面有两大张棕色和绿色的‘赤色邮花’！”丁发富答道。不知是有意说给对方听，还是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接着又说：“我得到这些珍贵的‘赤色邮花’以后，觉得它是宝贵的革命文物，又浸透了父亲的鲜血，哪敢存贪妄之念，因此外国客人出高价收买我也不卖，把它献给了政府。”

“谎言！统统是编造的谎言！”蒙面贼吼道，还在桌子上“啪”地拍了一巴掌。

“不！全部是事实，是铁的事实。”丁发富瞥一眼壁上挂钟，高声说道。

正在这时，壁上挂钟“当、当、当……”地敲响了，隔壁邻居家的房门“嘎”地一声响，丁发富父子俩高声喊道：“抓强盗啊！”蒙面贼吓慌了，连忙向门外逃去。丁发富手脚被捆，动弹不得，只能干瞪眼。勇勇知道自己人小抓不住强盗，但他急中生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抓住桌上的墨水瓶朝蒙面贼背上砸去。“叭！”墨水瓶在蒙面贼背上开了花，蓝墨水在浅灰色的衣服上涂了一大摊。蒙面贼脸朝门，背朝里，逃跑心急，哪顾得背后，还以为是个玻璃杯在背上砸了一下呢！他没当一回事，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出了丁家。

当邻居们闻声赶来时，强盗已经溜走。勇勇说：“哼，他逃不掉！”他知道隔壁喻叔叔家有电话，便连忙跑去给附近派出所打了电话：“你是警察叔叔吗？我叫丁勇勇，住在丁丁巷94号，我们家遭到蒙面强盗的抢劫，强盗已经溜走，我用蓝墨水在强盗背上做了记号。请你们快去抓强盗吧！”

过了一个多钟头，派出所的所长打来电话，说由于报案及时，强盗衣服上又染有蓝墨水，很快就把他抓住了，现在正在审讯中。派出所所长在电话里表扬了勇勇，勇勇和他爸爸听了非常高兴。

勇勇的爸爸所讲的是否真有其事？老集邮迷舍身保护“赤色邮花”的故事全部是真实的，一点没掺假。丁发富要将“赤色邮花”捐献给国家，参加“七一”邮展以庆祝建党70周年，也是真实的。只不过珍贵的邮票现在还在家中，就藏在他被绑着的木椅上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这种价值连城的珍贵之物，很可能会引起不怀好意之徒起歹心，因此他多了一个心眼，像父亲当年藏匿“赤色邮花”那样，把它也用木板钉在木椅的底板上。

第二天恰好是个星期天，丁发富父子俩捧着珍贵的“赤色邮花”到市政府献给了市长。有关部门还专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不仅给予了奖励，市长还亲自讲了话，热情赞扬父子俩的爱国行为和勇斗歹徒的大无畏精神。

这个故事在丁丁巷传开以后，人们赞不绝口。这真是：贪心歹徒存妄念终落法网，三代邮迷护珍邮令人崇敬。

冤家情深

刘金泉

一天黄昏，竹林村村北荒郊两座孤坟前，来了一位年约 17 岁的少年。他卸下肩上行李，扑通往坟头一跪，深深地作了三个揖，叩了三个头，抬起头泪眼内疚地喊道：“爸、妈，你俩责骂我吧！”

这位少年名叫冯林，小学六年级刚毕业就父母双亡，从此在村里成了脱僵的野马，无人管束，渐渐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掉进了赌博泥坑。两年前，他因赌输了钞票，听人说本村万元户钱四，开办木器厂请了几名重工，年终却挖空心思扣了他们的工资，便乘机狠狠敲了钱四两笔“竹杠”，一笔分给了那些未领到工资的少年，一笔自己留着进了赌场。当他第三次写恐吓信敲诈钱四时，被公安机关识破抓获，被劳教三年。

冯林在少管所劳教期间，通过学法受教育，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恨不得买几包后悔药吃一吃。但大错铸成，他只有用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灵魂。因此，在劳动和学习中，他都积极主动，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终于被提前释放回家。

冯林在父母坟头哭了很久，觉得无颜见乡亲父老的面，直等到夜深人静时，才穿小巷，绕小道摸到自家门上，开门进去，把肩上行李往落满灰尘的床板上一扔，顺手将门轻轻一关，四仰八叉往行李上一靠，一颗心，就像十冬腊月进冻房，既僵又硬，眉眼间还聚着一个愁字。

你想想，冯林两年前敲诈钱四，触犯刑律后，为了还这笔债，他把父母留给自己的遗产——箱箱柜柜、坛坛罐罐、粮食杂物，全卖了个干干净净，只留下了两间瓦房、一口锅、一张床。如今归来，家里粮没一颗，油没一两，钱没一分，别说是个未成年的少年，就是大人，也难办啊！真不知明天的日子咋过呢！

第二大东方露出鱼肚色，冯林醒来出门小解，一拉开门却被门口两只竹筐挡了道。定睛一瞧，嘿！一只竹筐里装着雪白的大米，上放一把鲜嫩的蔬菜。另一只竹筐内，放着一把把轧好的机器面和油瓶、盐罐、酱油醋瓶。瓶子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写：“米 50 斤、面 30 斤、送你先解灶台急。”下面署名一个“金”字。

看了纸条，冯林一个箭步跃过竹筐，冲到院坝边，举目朝宽阔的村巷内望去，只见前面村巷尽头，影影绰绰有位 70 多岁的白发老头，正匆匆地向前跑着。从那朦胧的背影上看，很像是本村的五保户金福爷爷。

冯林心头不由一热，要知道，在他父母双逝之后，就是金福爷爷经常在吃喝穿戴上照顾他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的呀。就在他进少管所的两年内，金爷爷还带着各种食品去看过他不下十次哩！冯林快步赶上前，冲老人的背影喊了声：“金爷爷！”金福爷爷一回头，见是冯林，愣怔了半天，才回过身来，双臂把冯林紧紧抱在怀中间：“小林，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冯林扑在金福爷爷温暖的怀抱里，举着纸条含着热泪说：“我昨晚回来，今早就悄悄往我门口放米放面照顾我啦！”金福爷爷咧嘴一笑，“哎，你可别乱猜，什么送米送面的，我可是两眼墨黑，一点也不知道你回来呀！”

冯林见金福爷爷不承认，硬拉着他回去，指着门口的米面筐问：“这不是您送的，那是谁送的？”金福爷爷看了良久，淡淡一笑：“我说小林呀！爷爷可根本不知道你昨晚回来呀！”冯林不相信地瞪大眼睛问：“那您起这

么早，见了我跑什么？”金福爷爷一拍大腿说：“嗨！人老睡不着，就习惯天不亮起来跑跑步，锻炼身体，好长命百岁呗！”

“那这米面到底是谁送的呢！”冯林望着偌大的一个村庄，陷入了沉思。

“嗨！”金福爷爷又拍了一下大腿说，“不管谁送的，都是为你小子好呀！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别胡思乱想到处逛啦！淘米下锅煮饭，吃饱肚子再寻谋生路吧！”

“哎！”冯林目送金福爷爷走后，收藏起纸条，将米面挪进屋，心里仍藏着一团谜。

不一会儿，乡亲们都知道冯林从少管所回来了。老老少少，不断有人登门看望。有背米的，有拎面的，还有提菜油瓶的。冯林一边腼腆地应酬着，一边拐弯抹角打听这第一个送米面的人。可大伙都是一问三不知，摇头、摆手的，一脸茫然之色。

这可怪了，冯林想起从少管所回来时自己怕遇上熟人，一直绕小道，只在山口镇与钱四家正在镇中学上高中的女儿钱蓉打过照面。可他们是生死对头，四目相对、虎视眈眈，话都没说一句扭头就走，人家能伸手救济自己吗？一连几天，冯林难解心头谜团。

不凑巧的是，他回来的时间正是夏收刚罢、秧苗刚插的季节。冯林的那份责任田在他进少管所后，已由村上转包给了别人，要收回还得等到秋收，加上村干部们都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的忙自己的事了，没工夫理睬他这个释放的少年犯。冯林自己也不愿抛头露面，将就那一担细粮和街坊邻居送的米面，过了三个多月不知饥不知饿的日子。这天晚上，他又躺在床上为没米下锅而犯愁。第二天清早起来一开门，“扑扑”滚进两个鼓胀胀的蛇皮口袋，差点砸了他脚背。冯林吓了一跳，两眼直勾勾看了好一会儿，伸手将两只袋子扶正，解开袋口绳一瞧，啊！一只袋子装着小麦，一只袋内装着稻谷，上面又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仍写着两句话：“谷 80 斤、麦 100 斤，想吃米面自推来。”署名还是一个“金”字。

看完纸条，冯林立刻奔村敬老院去找金福爷爷。因为除了他姓金，竹林村无第二个金姓之人。两次周济他的，除了金福爷爷，还会有谁？

谁知金福爷爷听了此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咧着没门牙的嘴打趣说：“我说小林呀！你真是聪明糊涂人，我连土地都没有了，哪有稻谷小麦去做人情呢？八成是狐仙女看你可怜，故冒我姓，给你送粮留纸条吧！”

冯林一想，金福爷爷说的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那送上门的小麦、稻谷又该怎么办呢？金福爷爷像看破了他心思似的，乐哈哈地一笑，说：“小林呀！你现在有难处，顾不得思前想后，报恩报惠，既然有人出于好心关怀你，你就把它拿到加工厂去，碾米磨面，好好度日，至于查找人的事，交给我办好了。”

“那就拜托了。”

冯林双手一抱拳，告别了金福爷爷，将两口袋粮食送往一家米面加工厂，人家一过秤，拨着算盘珠子说：“小麦稻谷，加工费合起来 3 元正。”

冯林一摸身上衣袋，分文没有，忙歉意地笑笑说：“加工费先欠着，等我磨了面、碾了米，卖了鼓米糠就来付款。”那人手指门口，在鼻孔里哼了一声说：“对不起，本加工厂利薄干系大，小本经营，历来是先收加工费，后碾米磨面，不拖不欠。”

“你——！”冯林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拳头捏得咯咯直响。要在

以前，他捏拢的拳头早打出去了。可现在，他已不是以前的冯林了。他冷静地压下火气，扛起麦包，挟着谷袋，蹬蹬蹬进了另一家加工厂，不大一会儿又铁青着脸退了出来。当他到了最后一家，冯林望着门上用红漆写的“先付款，后加工”六个醒目大字正在愣神时，金福爷爷从身后走出，将3元钱塞到他手中长叹一口气说：“唉，你该尝到滋味了吧。”然后，摇摇头，苦笑着离去了。

冯林扛着白面细米，从加工厂回到家，在门前放下口袋，掏出钥匙要开门，突然发现锁眼被一个折叠起来的纸条塞着，他小心翼翼取下展开，自言自语念道：

“靠人总是假，跌倒自己爬，若要人前站，汗水换钱花。”署名还是一个字：“金”。

冯林虽未成年，却能明白，是那姓金的热心人提醒他出门找点活干，挣点钱花，免得死水活舀，坐吃山空。

这一夜，冯林捏着那张纸条，激动得没有合眼，他暗暗下定决心，找个活干，一定要干出个样子，不辜负人家两次送粮的一片心意。

翌日，冯林马不停蹄，四下奔走。先找一位建筑公司的头儿，人家见他倒很客气，先敬烟后点火，完了火柴头一扔，不亢不卑地说：“嘿嘿，你的情况我们略知一二，我们用你干活事小，甲方不包给我们工程事大。”

言外之意，可想而知。冯林气得跺跺脚，又进了另一个乡办企业，见面没说三句话，负责人客客气气说：“我们这个庙小，对不起。”

一连三天，冯林八方碰壁。他顿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要搁从前那种天不怕、地不怕，老虎屁股都敢摸的性格，他早闹得地覆天翻了。可那样做，不但对不起少管所的干警、老师们对自己的教育，而且也对不起姓“金”人的屡次帮助呀！他也曾闻，钱四自去年承包了乡木器加工厂后，财更大、气更粗了，收了不少贫困户、劳改释放无业人员进厂干活，深得政府好评。他想去求钱四，又怕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理他。因此，他只有打断门牙往肚里咽。为解闷，滴酒不沾的冯林第一次破例到商店打了半斤白酒，“咕咚咕咚”一气喝完，喷着满嘴酒气，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往回走。刚到院坝边，却见一个十六七岁、身材苗条，穿红色连衣裙的少女，慌慌张张从院子里跑出，低着头和他擦肩而过。啊！这不是钱四的宝贝女儿钱蓉吗？她到我家院子里干什么？是偶尔经过还是有别的事情？冯林疑心陡起，大步上前取出钥匙，“叭哒”打开看门“铁猴”，哗啦推开，呀！门坎内又躺着一张招工录取通知单：

“冯林同志，你被我厂正式录取为木工学徒，请务必于明日12点来我厂办公室报到。”署名还是：金。

冯林看完通知单，顿时把钱蓉上门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半喜半忧。喜的是从明天开始，自己找到了活干，要学一门手艺挣到钱了；忧的是，这自新木器厂是钱四开的，到了那里，冤家路窄，少不了给自己小鞋穿。唉，谁叫自己去干那些不争气的蠢事呢，受点报复是应该的，要知道这是姓金的人推荐的，不蒸馍馍也得争口气啊！就是变牛变马，也不能打退堂鼓，让恩人生气。

一想就是一夜。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冯林起来洗罢脸，刷罢牙，正要出门，金福爷爷笑吟吟出现在门口说：“小林子，听说你要去自新木器厂拜师做学徒了，爷爷心里高兴，特地来陪你去报到，怎么样？”

“那太好了！”冯林一听金福爷爷给自己做伴，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有你给我壮胆，我这后腰就有劲了。”

一老一少，说走就走。半小时后便进了自新木器厂办公室。一位漂亮的小姑娘笑盈盈地向冯林伸出灵巧的小手说：“小林，你可真准时啊，欢迎你给我爸爸当学徒。”

“什么！你爸爸！”冯林见是钱蓉，大吃一惊缩回手，摸出通知单连连说，“不不不，这不可能……”

看到他语无伦次的模样，金福爷爷朗声笑道：“我说小林子呀！你是进了宝山不识宝呀！你不是日思夜盼，要找两次给送粮解危、两次指点迷津的人吗？现在，小信使就站在你面前，你又不敢认了？”

“啊！原来是你——”冯林恍然大悟：金钱金钱，紧紧相连。金不就代表钱吗？他半信半疑地问：“钱蓉，你爸爸真能收我当学徒吗？”

“怎么不能？”话音一落，从里屋出来一位40出头，身材魁梧，紫红脸膛的中年汉。他伸出一双大手，紧紧握住冯林的一双手，内疚地说：“我钱四前两年是财迷心窍，为了弄钱不择手段，干了些对不起人的事，你敲诈了我，给我敲了警钟。唉！”钱四说到这里，长叹一声：“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呀！当我看清自己的缺点后，就为偶然失足或犯错误的人办了这么个自新木器厂，对犯错误失足的青少年大开方便之门，给他们寻求一条谋生道路，不致使他们失足之后再失足。你进少管所，可以说我也有责任，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所以，我先在生活上步步替你安排，究竟如何，你自己定吧！”

冯林听了，眼起潮雾，默不作声。金福爷爷在一旁催促：“小林子，还愣着干什么，快行拜师礼呀！”“师父！”冯林鼓起勇气，终于喊了一声，并深深地行了三个礼。钱四痛痛快快地应了一声，把他拉在怀里，深有感触地说：“小林呀！咱师徒俩真是冤家情深呀！”

打猎

陈世勇

王小宏的家住在四川成都，他有个爷爷在千里之外的乡下，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去爷爷那儿住上一段时间。爷爷家后面是连绵不绝的深山老林，每逢假期，爷爷都要带上王小宏一块儿进山打猎。

这天早晨，爷爷推醒还熟睡着的小宏，说着：“快起来，迟了就不能在中午之前赶到山垭口了。”小宏知道山垭口是进入原始森林的“门户”，如午前不能赶到山垭口，那么当天就进不了山了，因为午后阳光偏斜，森林树高叶茂，光线就会暗下来，这样是很容易迷路的。小宏一下跳下床，很快地穿戴好，就和爷爷出发了。

山上白雪皑皑，到处银装素裹。小宏在省城里难得见到雪景，此时显得格外兴奋，冲在最前面。猎狗小花也摇头摆尾地紧紧跟在小主人的后面。

大雪覆盖下的原始森林显得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猿啼鸟鸣。小宏早就听爷爷说过，冬天是狩猎的黄金时节，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一切，无论是食草或是食肉动物都会在饥寒交迫之下出来觅食。爷爷先在几条小兽的必经之路上安装了几个捕兽夹，还在周围小心地做了伪装和记号，等打完猎回来准能逮住几只野兔呀什么的。

中午时分，爷孙俩终于赶到了山垭口，这是由两座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构成的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道。过了这约一里长的小道就是真正的原始森林了，森林里有老虎、豹子、狼以及好多好多课本中所没有的珍稀动物。这时，小宏不敢走在前面了，因为稍不留神，说不定随时都有可能从大树或道旁的草丛中钻出一只大灰狼什么的。所以小宏只得紧紧地跟在爷爷后面走，手里拿一把小猎枪，准备随时应付不测。而小花则在前面开道，两只耳朵竖了起来，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翻过一座山头，他们没发现什么大猎物，只打了一只野兔和两只山鸡。爷爷发觉小宏有些累了，于是就地休息，将袋子里的干粮拿出来，祖孙两人一边吃一边唠着打猎的趣事。

两人正唠得起劲时，突然爷爷不说话了，屏声静气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小宏也仔细听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听到。爷爷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显得有点激动地说道：“是两只猴子，两只金黄色长毛的猴子！”爷爷见小宏还是一脸迷惘的神情，就指着对面一棵大樟树说道：“快看，在那儿。”爷爷说完忙拿起了他那双管猎枪。小宏朝大樟树上望去，哇！果然是两只金黄色的猴子。小宏猛地一下想起爸爸有一本书中讲过这种猴子叫金丝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珍稀动物，书上面的彩色图片和眼前这两只猴子一模一样！

小宏一扭头，发现爷爷早已将子弹推上枪膛，正端着瞄准哩！

“爷爷，咱不能打这种猴子！”小宏有点急了，声音挺大的。

“嘘！小声点，小心别把猴子惊跑了。”爷爷注意力全在两只猴子身上，“放心，我不会把它们打死的，打死就不值钱了。”说完，爷爷又重新端起枪瞄了起来。小宏见爷爷没明白自己的意思，正要给爷爷说明这种猴子是国家珍稀动物时，却见爷爷右手食指已慢慢地在扣动扳机了！小宏急忙伸手将爷爷的枪管猛推了一掌，只听“乒！”一声响，那棵大樟树哗啦啦地落下许多树叶，两只猴子惊得吱吱直叫，一阵风似地逃了个无影无踪！

爷爷气极了，大声嚷道：“你这是怎么啦？要知道这种黄毛猴子在集市上能卖两千多块钱哩！”

“爷爷，这种猴子是金丝猴，是一种濒临绝迹的珍稀动物，猎杀这种受

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是一种犯罪行为！”小宏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得了，得了，和你那在野生资源研究所工作的爸爸一个腔调。咱这一带的山民，祖祖辈辈打了几百上千年的猎，从来就是谁打的归谁，犯了哪门子王法？”爷爷收拾起猎枪，将猎袋背上往回走，边走边说道：“你爸爸用这话已劝了我十几二十年了，没用，他说他的，我打我的。”

小宏听了不作声了，脑子里却急速思考着劝说爷爷的妙法。

“爷爷，您知道咱们国家这种金丝猴总共还有多少只吗？”小宏想起爸爸那本资料书上的记载，于是冷不丁地问了爷爷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爷爷当然不知啦，只能怔怔地摇了摇头。

“总共只有几千只了，打一只就会少一只，过不了多久，恐怕咱就永远也看不到这种漂亮的猴子了。”爷爷听了没吱声。

“有一次爸爸听说石渠县有人偷猎国宝大熊猫，他赶去制止，谁知出了事……”爷爷听了一急，忙问：“你爸爸他怎么啦？”

“爸爸赶去制止那些偷猎者，把那伙儿亡命徒惹急了，他们朝爸爸开了一枪。”爷爷更急了，说道：“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伤得严不严重？”“幸好只打中肩部，后来警察叔叔赶到抓住了偷猎者。爸爸妈妈可能是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小宏偷眼瞧了一下爷爷，知道自己那番话起了作用，于是又说：“后来那些偷猎者受到了国家法律的制裁，被判了重刑。”

爷爷叹了一口气，说道：“咱从来只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怎么打猎也是犯法的。唉，从今往后咱再不摸这猎枪了，这下总行了吧？”

小宏听了高兴地蹦了起来，一下子搂住爷爷的脖子道：“爷爷，您真是我的好爷爷！”

最后的证人

杨杰

刚放暑假，华华就同妈妈买了礼品，去了大姨家。

大姨家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有着古朴的民风、青砖灰瓦的小房、鸟鸣雀跃的村庄、细长幽深的青石胡同。华华同妈妈下了车，就直往大姨家走去。

“看见了不？那三层的小洋楼就是大姨家了。”妈妈对华华说。

“妈，大姨家可真阔气！”华华十分羡慕地说。

“好好读书，明年考个高中，再过几年，也考个‘清华’什么的，学学你表哥，当个镇长，有的是钱。”妈妈开口一大套，眼神里充满了对华华的无限期望。

“我才不当镇长呢！要当就当县长，把我们的县治理得规规矩矩。”华华的口气充满了抱负。

“好啦！到了，快进家，向大姨他们问好！”正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一幢设计新颖、装饰华丽的小洋楼前。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开门迎了出来，满脸闪着喜悦的光：“哟！华华跟妈妈来了！”

“大姨好！”华华笑吟吟地说。

“嘴真甜。这孩子长大肯定有出息。”大姨抚摩着华华的头，赞赏地说。

进家之后，妈妈就同大姨寒暄起来。

华华的表哥王强已经下班了，正在书房里看书，见华华来了，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别看这俩姨表兄弟年龄悬殊，可在语言上，说得挺投机的呢！只要他俩在一起，就肯定有说不完的话，大姨还戏说他俩就像蚊子见血一般离不开。

吃过中餐，表哥把书房的钥匙交给华华后，就上班去了。

华华嗜书如命，一起进书房，满屋的书令他眼花缭乱。拿起这本书翻翻，好看；拿起那本瞧瞧，也不错。

华华在书架上东翻一本、西翻一本……

妈妈同大姨正聊得热闹。是啊！两姐妹都是从生死线上挺过来的。想当初，大姨14岁，华华妈10岁时，外公和外婆都相继去世，把她俩留在人世间。那时，大姨小小的年纪，肩上便搁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她带着年幼的妹妹去帮人，得来的一份食物总是多分一点给妹妹。就这样，姐妹俩相依为命，直到各自成家，真是不易啊！为此，大姨和妈妈不仅仅是有着一种手足之情，而且还有着一同生共死的情谊。

两天之后，华华同妈妈回家。大姨和表哥送他们母子俩好一段路程，表哥还替华华和妈妈付了车费。

万万没想到，一个月之后的一天，邮差送来大姨写的一封信。信中所述，令大家吃惊：表哥因涉嫌贪污公款罪已被捕。并且有关部门声称，已有证人并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将在近期内公审。

华华两三天前就去一个朋友家，到现在还没回家。

“不驻华华了，我得先去看看外甥怎么了！”华华妈妈对华华的爸爸这样说了以后，就独自乘车赶往了大姨家。

第二天，庄严肃穆的审判厅里，座无虚席，群众早早地就来听审了，因

为这是小镇上建国以来的一起最大贪污案，审判长洪亮的声音宣布：

“公审开始。”

表哥站在被告席上，冷静的面容没有一丝焦虑，因为他的律师已为他进行了有利的辩护。表哥的脸庞上焕发出一丝笑意，看样子，这场官司表哥是胜券在握。

就在此案即将形成定局时，审判长却宣告说：“传证人。”

证人？谁是证人？

——华华，是华华，一个14岁的中学生。

谁都不会想到走上证人席的竟然是被告的亲表弟。

大姨惊呆了，妈妈惊呆了，表哥也惊呆了。

只见华华健步走上去，向审判长递上了几张条子后说：“审判长、陪审员，证人邹华华本着对神圣法律的尊重，特作以下证词并提供证据……”

与此同时，华华妈哭着跑出审判厅。这突如其来的证人，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令她无地自容，她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说：“孩子，这是你亲表哥啊！你怎么不给妈妈一点面子。”

大姨痴懵懵地坐着，啥也说不出口，只有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的鼻梁滑落下去，她的眼里有失望也有痛心。

表哥的眼里转瞬间便充满了疑惑，他怎会相信，置他于死地的竟是自己的亲表弟。

在铁证的面前，表哥不得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审判结果，表哥由于贪污公款达9.8万元，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有关条款，表哥除被没收财产外，还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终究是法网恢恢，表哥就这样锒铛入狱了。

而华华又是怎样发现表哥的罪恶而走上证人席的呢？

还记得吗？一个月前，那天表哥上班之前，把书房的钥匙交给了华华，让华华在房里看书。

正当华华在书房里东翻一本，西翻一本时，无意之中，他在一本书的夹页中发现了如下几张条子：

1994年6月12日，省、州交通部门拨来道路扩建款25万元。王强。

1994年8月共收企业房屋租金17万元。王强。

1994年10月全镇砍伐林木收款11万元。王强。

以上条子都是表哥亲手记下的，没有盖公章。

后来，华华又在表哥的抽屉里发现了有关以上几项款的收据，收据上有着鲜红的大印和开票人的私章。这几张收据分别写上：

今收到王强交来道路扩建款20万元整。

今收到王强交来全镇企业房租共13万元整。

今收到王强交来砍伐林木款共10万元整。

看完以上收据，华华正准备放回原处，突然他想到了表哥私记的帐单为何会与收据上的款数不相符合呢？会不会表哥采取收款不入帐的手段来……

华华着实吃了一惊，他当即把收据和表哥私记的帐单一对比，两数整整相差近10万元。

近10万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相当于农村一个贫困家庭整整一个世纪的收入啊！

华华越发怀疑表哥在这几笔款中做了手脚。想想：大姨没工作，经济收

入甚微，就凭表哥那每月 200 元左右的工资，这个家庭除去各项应有的开支，怎么会买得起彩电、冰箱、摩托车，外搭这么一栋三层的楼房？表哥才参加工作两年多啊！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华华满腹疑问。

华华想表哥就要下班回家了，为了不打草惊蛇，华华私下偷取了表哥的手写私人记帐单和那几张盖公章的收据，跑到镇上的一家复印店作了复印后，又悄悄地拿回放在原处。

表哥回家后，并没有发现什么。

华华同妈妈回家了，他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华华不想检举表哥，因为他知道一旦事发，表哥将会受到怎样严重的惩罚，还有妈妈和大姨之间那种至死不渝的情谊将会有着怎样的结局；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将会支离破碎；再说表哥和大姨都是那么的爱自己，自己怎能忍心去检举呢？华华转念又想：不检举不行，国家凭空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谁来担当？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向“希望工程”一分一角地进行募捐，上百万个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待着救助。然而，表哥却在假公济私，大口大口地侵吞着国家的财产……

法律与亲情的较量，最终让华华在他们语文老师的帮助下一同走进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就这样，在华华的检举和配合下，一场历时一个多月的攻坚战开始了……

“伸手必被捉”，表哥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审判结束了，华华的心里万分矛盾，他独自坐在审判厅大门外的台阶上。他该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有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了华华的肩上。华华扭头一看，是爸爸，原来爸爸也来听审了。

爸爸表情严肃地说：“你这个证人做得对。”

“爸爸！”华华一头扑在爸爸的怀里，他满脸是泪，但却微微含笑，是因为他得到了一种理解，一种信任。

智斗“狐仙”

任斗强

张瑞今天结婚，可他却像上刀山、下火海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兴。

“哥，今天是你大喜之日，嫂子都接进门了，你怎么哭丧个脸，好像有人逼你下油锅似的？”见哥哥一脸的愁苦和恐惧，刚刚从县城赶回来参加哥哥婚礼的张敏奇怪地问，“莫非你不喜欢嫂子，不愿意同她结婚？”

“唉！”张瑞又长叹一声，摇摇头说，“我和你嫂子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上完中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我怎么会不愿意呢？”

“那你为什么绷着个脸，多煞风景呀！”

“唉，”张瑞又叹了一口气，说，“自你考上高中到县里去上学这半年多来，咱蝎子原村闹起了狐……”他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连忙改口“狐，狐仙显灵……”接着就向张敏说起“狐仙”的事。

今年农历正月十八，蝎子原村青年秦西结婚。晚上，他送走客人，走进新房，却发现新娘子不见了，全家人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最后，在床上发现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上面写道：“我是狐仙，与她有缘。5天还妻，保你平安。如果报官，全家死完！”

看到纸条，秦西本想报告乡派出所，但一家人又怕得罪了“狐仙”招来大祸，劝他忍了。5天后，他们得到“狐仙”的指示，才在村上的烂窑里找回新娘，此时，那新娘已瘦得皮包骨头，面无人色。自此后，村里有六家结婚的，除两家请村里的神汉，人称何半仙的何占五送神幸免外，其余四家的新娘都被“借”了。弄得全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村里还风传狐仙显灵，降福降灾，不敬狐仙，就要遭难。大家都怕狐仙降灾，纷纷供起了狐狸的“神像”，致使消失多年的敬神之风又在蝎子原村兴起。何占五成了大红人、大忙人，全村人的婚丧嫁娶、屠宰盖房都少不了请何占五。过去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他，此时又神气起来。

“有这种事？”听完哥哥的话，张敏很是惊诧，“何半仙怎么送的神，才使那两家的新娘没被借走？”

“听说他头一晚上在新房烧纸送神，还给烧了300块钱呢。”

“噢，这狐仙也花人民币？”张敏看着哥哥的脸，“你也请何半仙给狐仙烧了钱吧？”

哥哥点了点头。

“哥，亏你还是个初中生呢！你相信真有鬼神吗？”

“别人都相信，我不信也由不得我。”

“那你看见何半仙烧钱了吗？”

“他一个人在屋里烧，让大家都躲到十丈之外，说怕凡人冲撞了狐仙。”

“你们哪，你们！”张敏也叹息一声，“我算服了你们！哎，哥，”她看着哥哥，严肃地说，“晚上等闹洞房的走了，你把嫂子藏起来，我想看看那狐仙到底是个啥样子！”

“你，你疯了！”张瑞吓得脸色煞白。

“狐狸不吃人，它成了仙也凶不到哪儿去，你怕什么？”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一个姑娘家，咋能冒那个险？”

“我嫂子在洞房里，你就不怕冒险？”

“这，这是没办法的，和你不是一回事儿！”张瑞擦着头上的汗说，“再说，你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爸妈交代？”

“你不用怕，”见哥哥有点儿松口，张敏说，“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得过省女子长拳比赛冠军，我跟她学了几手，正好跟那狐仙较量较量。”张敏满不在乎地说，“再说，你不是让何半仙给狐仙烧了三百块钱吗，看在那三百块钱的面子上，它一定不会和我为难的。”

“这，这可说不准。上月王二虎结婚也给烧了钱，媳妇还是被借走了。”

“既然贿赂也不行，我看只好动武了！”张敏摸着拳头，晃了晃说。

“你，你要去打狐仙？”

“是的，我还要抓它呢！”

“这，这可不行，万一你打不过它，咱们全家就会遭殃的！”张瑞吓得浑身发抖。

“你别怕。只要你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去做，我保证一点事儿也没有！”张敏满有把握地说。接着，她如此这般地向哥哥交代了一番，张瑞不住地点头。

晚上，闹洞房的刚走不一会儿，就听得一声怪嚎。接着，一个全身长着灰黄色长毛、尖嘴狐形的怪物，拖着一个大尾巴，来到新房外。它见房门大开，里面亮着灯，新郎和新娘面墙而卧，略一迟疑，又叫了一声，便扑到床前，抓起新娘朝肩上一扛，转身就跑。

突然，那“新娘”从衣兜里抽出一把小小的菜刀，照着“狐仙”的脑袋就是一下，“哎哟——”“狐仙”惨叫一声，丢下“新娘”就跑。“新娘”猛地一扑，抱住它的双脚，它只跑了一步，就“扑”的一声跌倒在地。倒地后，它顺势一脚蹬开“新娘”，接着就地一滚，滚到门口，爬起来又跑。眼看着它就要跑出门，只见“新娘”身子猛地一拱，呼地从地上弹起来扑向门口。她左手抓住它身上的长毛，右手抡起菜刀朝它的腿砍去。“狐仙”见逃不掉，急忙朝旁边一跳，让过“新娘”的一刀，反过身来抢夺她手中的刀。由于离得太近，它一转过身，就抓住了“新娘”的右手腕，将她摔倒在地，对她拳打脚踢。可任凭它雨点般的拳脚落在身上，“新娘”没有松手，急得它暴跳如雷，“嚶嚶”怪叫。

“哥，快起来，快起来抓住它！”张敏一面与“狐仙”搏斗，一面叫喊着吓瘫在床上的张瑞，“这不是狐仙，它是人假扮的！”

“你别，别放它，哥，哥来帮你……”张瑞这才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门口，将“狐仙”拦腰抱住。

“啊，是你？！”当兄妹二人制住“狐仙”，撕掉它脸上戴的面具时，才发现他是村里人人“尊敬”的何半仙何占五。他身上穿的是羊皮做成的衣服，那毛茸茸的大尾巴是在羊尾巴上接上猪毛猪鬃和苞米须做成的。

“打死他，打死这个衣冠禽兽！”张瑞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闻讯赶来新房，愤怒地叫喊着，对着何占五拳打脚踢，“打死这个既骗钱，又丧尽天良的坏家伙……”

“别打，大家别打！”张敏拨开人群，用身体护住何占五，“他用迷信骗人害人，触犯了法律，国法决不会饶他。他现在已经不能对我们构成伤害了，大家如果打死了他，也就犯了法，法律会追究的。他的头被我划了一刀，现在还在流血，看来伤不轻。我们先把他送到村卫生所治一治，明天把他交送乡政府！”

“好，大家听小敏的，先送卫生所，明天把他交给乡政府，让国法去治他！”张瑞也对着众人说道。

“哼，便宜了他！”

“神蛇”

柴群虹

“小蒲村陈阿五家出了一条神蛇！”这消息像风一般吹遍了小蒲村，吹到邻近村庄，吹过宽宽的清江，飘到对岸，飘向更远的地方……

“那条蛇盘在阿五家院子里整整三个星期了，半厘米也不挪动……”“很多人去摸，它不咬也不逃。”“听说晚上还全身发光呢……”“有人说是神蛇降临，不知是有福还是有祸呢……”说话的人讲得神乎其神，人们眼光中流露出惊讶和一种对神的敬畏。一时间，敬神的、看热闹的人们纷纷涌向小蒲村，以一睹神蛇为快。

陈阿五家里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院子里挤不下，院外站了一大片，连院墙上都趴了很多好奇的人。

院内香烟袅袅，信佛信神的老太太们跪在“神蛇”面前烧香叩拜，虔诚地祈求“神蛇”保佑，消灾消难；更多的人怀着敬畏的眼光看着盘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大蛇。这条蛇看来也无什么奇特之处，有小碗口粗细，灰溜溜的颜色，背上有一块黑色斑纹，在地上盘了四五圈。奇怪的是，面对这么多人和嘈杂声，它却依在陈阿五身边，任凭陈阿五抚摩一动不动，像个驯服的孩子。陈阿五，瘦高个儿，两颗小豆眼瞪得溜圆，他唾沫横飞，激动地挥舞着右手向围观的人起劲地讲述他家发现“神蛇”的经过：“三个星期前的早上，我看见这条神蛇盘在这儿愣是不走，真是奇怪极了。……有天晚上，我半夜起来解手，竟看到它浑身发出彩光，啊，可玄啦……”

“乡亲们，信不信由你，这可是神蛇降临咱村了呀！天大的喜事。大家快来摸摸，沾些仙气带回去，保佑自己保佑家人平安，请顺便捐几个钱孝敬孝敬蛇神爷……”

看着一动不动的大蛇和旁边说得绘声绘色的陈阿五，人们心动了，一些人开始相信陈阿五的话；另一些人虽半信半疑，但对眼前的事实又无法解释。事情确实有些古怪，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不准真是神蛇降世，那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想沾点仙气呢！于是人们纷纷上前去摸一摸盘在那里的蛇，还将一角、五元、十元的钞票放入陈阿五身边的小篮里。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看见别人都那样虔诚，也怕怠慢了神灵，一个个抢上前去。陈阿五看着一张张递过来的钞票，两眼闪闪发光：“轻点，轻点，可别亵渎了神灵……”

“这儿有神蛇的照片，把它供在家里，可以消灾去难，保佑平安，福星高照……”陈阿五的妻子跪在地上，双手高捧着厚厚的一沓照片，一副虔诚的模样。“两块钱一张，大家凑个份子，为神蛇爷造个庙，积积功德。”没过多久，照片就卖完了，那女人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钞票。

陈阿五家里出了神蛇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越说越神，四面八方的人纷纷涌向小蒲村，使平日宁静的小山村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县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听说此事后，专程赶到小蒲村将“神蛇”的事制作成电视节目，当晚就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呼吁有关部门查清真相，以正视听。

正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城关小学五年级（1）班的陈亮，看见那条蛇和旁边眯着眼缝坐着的陈阿五，突然眼睛一亮，急忙推了推坐在身边的同学张伟，说：“你看，那不是王伯伯他们动物园丢失的那条菜花蛇吗？它的背上有一大块黑斑，我记得很清楚。”

“对呀，怎么说是从天而降的神蛇呢，一定是有人在装神骗人，走，我

们找王伯伯去。”

两位小同学急匆匆地来到王伯伯家，推门一看，王伯伯正在愤愤地说：“岂有此理，用我们动物园的蛇骗钱！唉！这些愚蠢的人啊……”

陈亮、张伟忙问王伯伯究竟是怎么回事？王伯伯说：“那天，动物园内一条供游人参观的菜花蛇丢失了，大家正为这事着急呢，没想到它在小蒲村，被这个陈阿五用来骗人。”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王伯伯，陈亮，我们赶快去告诉公安局的叔叔，戳穿他的诡计，以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此时，陈阿五一家数着一张张钞票，一个个乐得心花怒放。数完一大堆钱后，陈阿五眯着眼，两撇稀疏的小胡子一抖一抖，靠在躺椅上美滋滋地说：“电视台这一播，明天会有更多的人来观看神蛇，到时候我再把它说玄一些，少不了大把大把地进钞票。”陈阿五的妻子看着手中的一大把钞票，更是乐得眉开眼笑，唠叨着“明天叫儿子多洗几张照片，多弄些香火来……”

第二天，陈阿五又如法炮制，当坐在“神蛇”面前唾沫横飞地向那些前来朝拜和观看“神蛇”的人们吹嘘时，张伟和王伯伯来到他跟前。张伟跨上一步说：“陈阿五，快收起你这套把戏。”他转过身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条蛇并不是什么神蛇，它是王伯伯他们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一条菜花蛇，陈阿五用它来诓骗你们的钱财，你们不要上他的当。”

王伯伯说：“陈阿五，你这条蛇是从哪里来的？”

陈阿五看着两人严肃的面孔，嚅嚅地说：“我，我……是从一个外乡人那里买来的。”

“老乡们，这条蛇是我们动物园驯养的，供人们参观的普通菜花蛇，几天前丢失了，一直没有找到。它并不是什么神蛇，不会像陈阿五说的那样夜里全身可以发光，他说的全是骗人的假话，大家不要上他的当。”王伯伯说。

“哦，原来是这样。这位王同志我认识，陈阿五，你不能用这种方法发不义之财呀。”人群中一位老奶奶说道。

人们随即议论开了，纷纷指责陈阿五一家缺德，不该哄骗别人。

陈阿五本来还想争辩什么，但看见人们愤怒的眼神，脸红一阵，白一阵，不敢说话。

这时，陈亮与两位穿警服的人从门外走来，穿警服的同志向陈阿五出示证件后，其中一位说：“陈阿五，你赶快把蛇送还动物园：不能在这里说假话骗人，搞迷信活动了，把骗来的钱物如数退还给大家。”

陈阿五见此情景，只得悻悻地将蛇还给了动物园王伯伯。一场由陈阿五自编自导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他也被警察带走了。

捉“鬼”

杨杰

在 A 县民族中学初三年级，有两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个叫林成，15 岁；另一个叫许兴华，16 岁。他俩每年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

林成和许兴华不但是同学，而且还是同乡。他俩同住在离城足有 20 公里远的清水村。这天星期六，学校下午放假，他俩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

第二天早上，林成正在复习功课，就听妈妈说：“林成，看神女捉鬼去，可神着哩。”

“神女捉鬼，怎么回事？”林成的眼里泛起了疑光。

“村里的龙二公病了很久没好，今天龙二奶去请东村的神女看，神女说龙二公遇上了吊死鬼来勾魂。这不？龙二奶就请神女来捉鬼了呗！”妈妈说得好玄乎。

“神女是谁？”林成好奇地问。

“甭管是谁，反正听说是很灵验的。”妈妈说完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林成随后也出了门，他不是去看什么“神女”捉鬼，而是去找同学许兴华商量对策，破除农村的这种封建迷信。到了许兴华家，林成将来意告诉了他后，两个小家伙表情严肃，叽叽咕咕地商量后便出了门。

在龙二公家门前的院坝上，围了许许多多前来看热闹的人，许兴华和林成也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榕树上坐着观看。

突然，人群骚动。原来“神女”来了。只见她 30 岁左右，穿着一件沾满污垢的长衫，左边腰间挎着一柄长剑，右边系着一个酒葫芦，披头散发，脸上涂成黑一块、紫一块，嘴唇上的口红像抹的猪血似的……“神女”的一身装扮，真让人恶心。

这时，“神女”对龙二奶开了口：“把你那口子经常戴的斗笠拿来。”

“好、好。”龙二奶毕恭毕敬地递上一个不知已经放了多少年的斗笠。

“神女”接过斗笠，先是睁大了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一下把斗笠甩在地上。紧接着撕心裂肺地惨叫了一声，就开始疯狂地扭动起腰肢，口里还念念有词。未了，“神女”狰狞地笑了起来：“鬼，真有鬼在上面啊！”

围观热闹的人们不禁都吸了一口冷气。

这时只见“神女”取出佩在腰间的酒葫芦，仰头“咕咚”一声，喝了一大口憋在嘴里，使出吃奶的力气，“唿”的一声喷向地上的斗笠。

只见有条“火龙”从她的口里喷出，地上的斗笠突然燃烧起来。

围观的人们看见如此“神妙”的法术，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

“坏了，坏了，大鬼跑出去拉兵了。”当人们还没回过神来，“神女”突然指着空中煞有介事地大喊起来。

“那咋办呢？”龙二奶迈着急促的小步，来到神女面前，一脸的惶恐。

“我也不行了，这鬼太大了。”“神女”的脸上呈现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龙二奶急了，想着还躺在家里的老头子，她就伤心难过。大半辈子的人生两个人都风雨同舟地度过来了，现在，怎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头子遭“鬼”折磨呢？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神女”祈求起来：“大神，求你救救他，俺那老头子怕鬼呀！大神，救救他，你要什么俺都给你。”

不知“神女”是被龙二奶的一片诚心还是被龙二奶刚才的许诺所打动，

终于开口：“好吧，赶快拿稻草，做个草人来当替身，把鬼引过来。”

乡亲们一听“神女”肯救龙二公，顿时就忙乎起来。七手八脚地做了个草人，李婶子刚要把一张纸贴到草人的脸上时，被“神女”喝住了：

“放下，你们这些凡人、凡纸是不能引鬼的，要用神纸。”说完，只见“神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口中念叨一番后，把“神纸”贴在草人的面部。

“神女”开始引鬼收魂了。只见她拿出一柄亮光闪闪的长剑向空中划了个符后，就跪在草人的面前，祈祷起来。

约摸一分钟左右，“神女”摸出一块湿帕拭了拭剑，大叫道：“快闪开，鬼来了。”

围观的人又吸了一口冷气。

忽见“神女”窜至草人面前，双手紧握长剑，怒眼闪烁。“吱”的一声，长剑划向草人的面庞。

村民们惊叫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了血，有红色的血液从草人的面庞上渗透而出。

“神女”似乎与“鬼”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抹了一下额头上渗出的汗珠说：“现在可以放心了，大小鬼都被本神杀死了，龙二公的魂也开始附体了。”

村民们亲眼目睹了“神女”的捉鬼法术，此时听说龙二公的病很快就会好，都长长地吁了口气，虔诚地簇拥着“神女”，称赞她的“还魂大法”真是神了。

与此同时，站在老榕树下观看的林成和许兴华飞快地跑回家。

大约 15 分钟后，“神女”拿上龙二奶省吃俭用积下的 100 多元钱即将离去时，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站住，慢点走。”一个少年大声吼道。乡亲们一看是林成，都不作声，因为林成在村民的心目中是有一定位置的。

许兴华对“神女”说：“你会捉鬼，是吗？但是到底谁是鬼呢？看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就来抓个人人都看得见的鬼给你看看。”只见他拿着同“神女”一样使用的道具。

听了这话，乡亲们既诧异又好奇，有人马上就应道：好！很快又围成了一个圈，把林成、许兴华及那脸色陡然间变得有些苍白的“神女”包围在其间。

林成首先指着那脸青脸白的“神女”开口说：“乡亲们，其实她并不是神，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神，可是刚才她做的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看看就会明白了。”

林成话音一落，许兴华就把一个斗笠放在地上，喝了碗中一口酒，朝斗笠喷将过去，哇！斗笠真的燃烧起来。

村民们惊诧之余，就听许兴华说：“这斗笠起火，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高度酒中，我们放上了一种叫白磷的东西，白磷在很低的温度下，也能够燃烧，当我把这酒喷出时，白磷在酒中就已同空气发生了猛烈摩擦，这白磷就自燃起来了。由于斗笠干燥，所以斗笠也跟着燃烧起来。”

乡亲们越看越听越有兴趣，似乎恍然大悟，都吵嚷着问草人流血又是怎么回事？

此时“神女”已不再神了，她越发显得局促不安。因为她已感觉到，自

己靠这点伎俩行骗了四五年的秘密，就要被两个毛头小孩子揭穿，她能不紧张吗！

许兴华拿出一片白纸和姜黄（一种化学物品），一边演示一边说：“现在我把姜黄涂在这白纸上，再用一点碱水涂擦在刀子上。对了，你们说的‘神女’，她拭刀的帕子就渗湿了碱水。好，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纸上有血，我们把这纸放在这草人上，大家看好，我刀一下去，就会有血。”

一刀下去，果然那张涂了姜黄的白纸显出了红色。

许兴华继续解释说：“其实这并不是血，这只是因为刀子的碱水与姜黄相遇后，发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书上叫化学反应。”

听完许兴华的讲解后，围观的人们恍然大悟。那个刚才还神气活现、得意洋洋的“神女”，此时见自己的把戏被戳穿，瘫坐在地上。这时有人上前对她说：“原来是你这个‘鬼’在捣鬼呀！”

“她在这里骗人。”

“把她抓到派出所去。”村民们怒不可遏。

林成大声说：“这个‘女鬼’利用迷信活动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骗取钱财，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我们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把龙二公送去医院。”

村民们立即用木条等绑成了担架，1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齐心协力地把龙二公送往了镇里的医院。

那个“神女”也在林成和许兴华等人的检举下，被送进了派出所。

袁小斌智斗车匪

彭定肃

“轰……轰……”清晨7点30分，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客车，驶离了省城汽车站。

这是辆豪华型的“大巴”，车内宽敞明亮，坐椅上套着洁白的布罩。袁小斌和他的奶奶，坐在第5、6号座上。

小斌今年14岁，是省城某中初二（1）班的学生。学校放暑假了，小斌的爸爸为了让他那紧绷了一个学期的神经松弛一下，也为了培养一下这个小男子汉独立办事的能力，便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把82岁的老奶奶送到M县城的姑姑家去。对爸爸的信任，小斌十分高兴，拍着胸膛表示一定要完成这次护送任务。

10多分钟后，汽车出了城区，驶入了高等级公路。迎着凉爽的晨风，车速逐渐加快。路两旁那刚才还是寂然不动的群山，此刻变得鲜活起来，刷刷地向车窗两旁飞去；而路中间那一段段的白色分界线，也一下变成了一条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素绢，箭也似的从车下穿过。

看着这一切，小斌惬意极了。他觉得以往城里坐的那些老牛式的“中巴”，简直是太没劲了。他很想放开嗓子唱上一段，但又知道这毕竟不是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于是，他只好双手拄着奶奶的柚木拐杖，使劲敲击着车厢地板，同时嘴里发出“嗒嗒嗒”的响声，以此表达自己的欢快。

“斌斌，不要再敲了。”坐在车窗边的奶奶虽然耳朵不太好，这次也发出了干预。可小斌嘿嘿笑着，做了个怪样，依然我行我素。

“啪”小斌的后脑勺挨了一掌。他扭回头，后面的双人座上，是一男一女。那女的打扮得很洋气，涂唇，描眉，戴着金项链。拐杖敲击声惊扰了她，她厌烦地皱着眉，用染得红红的手指捂着耳。那男的手掌还在高扬着，他气势汹汹地说：“小东西，少发疯！”

小斌气得脸都发白了，要在学校，他肯定早就扑了上去。可他一是想起了爸爸出门时交待的话，千万别惹事；二是看清了对方是个大块头，T恤短袖下，双臂足有碗口粗，疙瘩肉泛着油亮，满脸蛮横。真较起劲来，几个小斌也不是对手。于是，小斌忍住了，他愤怒地哼了一声，停止了敲击。

“大块头”见他的威慑发挥了作用，很得意地看了女人一眼，女人向他娇媚地一笑，“大块头”则轻轻拍了一下女人的手。

小斌从座位缝里看到这一切，心里火苗直冒。趁他们在后面笑得正开心时，小斌大咳一声，又猛击了一下地板。

“大块头”正想发作，但见小斌未再敲击，便只狠狠瞪了他一眼作罢。

汽车继续向前飞驰。可小斌此刻已再无兴趣观看窗外的景物，他只想再以任何方式来与“大块头”较量一番。

汽车驶出了收费站后没几公里，便拐上了去M城的柏油路。路开始变得高低不平。弯越来越大，坡越来越陡，就在汽车刚爬到一座大山的半山腰时，一个蓄长发、穿夹克衫的青年突然从车厢中部的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喝道：“不许动！都坐好！”

人们都吃了一惊，有些呆愣地看着这青年。

“长头发”见人们反应不强烈，便“嗖”地跳到座位上，右手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左手指指点点，“各位朋友，今天手头紧了，想向大家借点钱用用。懂事的，本人绝不为难。”

车厢里变得鸦雀无声，只有那客车的马达在不断地轰鸣。司机想把车停下，“长头发”发现后，恶狠狠地威胁着：“老家伙，你不要命了？你看我身上带的是啥？”他边说边敞开夹克衫，那里面绑着一个带电雷管的炸药包。

“啊！”乘客们吓得惊叫起来。

“长头发”得意地笑了笑后，从前往后扫视了一遍车厢，那目光在经过小斌时没有停留，似乎小斌根本不存在。

小斌听人说过，这条路上曾发生过车匪抢劫案。看来，今天是遇上车匪了。

“长头发”走到车厢的最后一排，用尖刀对着一个中年人，那中年人颤抖着手，慢吞吞地掏出30元钱，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有这一点。”“长头发”一把夺过钱，说：“刚开张嘛，放你一码。”接着，尖刀对准了一个农民；接下去，又是一个妇女，一个戴眼镜的干部……

此刻小斌的心里像滚开的油锅。他惊诧，这车匪怎么这么大的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钱？他不解，这么一车大人，为什么居然都变得服服帖帖，没有任何反抗？他记得，就是倒数第二排的那两个乘客，刚上车时还争座位吵得面红耳赤，差点动起手来。而现在，竟也温驯得像绵羊。他猜想，这“长头发”在车上一定还有同伙，会是谁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大块头”，“大块头”此刻正掏出一支香烟，静静地点上。

抢劫还在进行，一个个大人遭了难，有几个还挨了耳光。一个小贩模样的人，正捂着脸在哀哀啜泣。

小斌看着这一切，只觉得心跳突然加快，“怦怦”地快蹦出了嗓子眼。他紧张、焦虑、不安，这种场面，他毕竟是第一次遇到，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小斌又向“大块头”望去，只见“大块头”还在静静地坐着。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从提包里取出一只小钱匣，慌慌张张地塞在他的裤兜里。他拍了一下女人的肩，不在乎地说：“不要怕，有我在嘛。”

小斌这才知道，“大块头”并不是“长头发”的同伙。小斌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想，这下好了，凭着“大块头”那对大拳头，那石墙一般的胸脯，“长头发”哪是对手。现在，小斌甚至希望“长头发”的抢劫速度能再加快些，早点来到“大块头”身边，那样就有好戏看了。小斌开始感到，“大块头”其实也并不很讨厌，只是刚才有点不大讲道理罢了。小斌已在心里原谅了他。

“长头发”终于来到了“大块头”的身边，他望了一眼“大块头”那铁塔似的身躯，有些犹豫，似乎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个对手。他把刀握得紧紧的，刀尖朝着“大块头”，以便一有动静，就赶紧下手。

“大块头”一动不动，只把目光盯着地板。

“长头发。”伫立了一会，终于决定放过“大块头”，他向坐在车窗边的女人喊道：“快把钱交出来。”

女人企望地看着“大块头”，心想：该是你站起来的时候了。可使人吃惊的是，“大块头”依然端坐着，对女人的企望毫无反应。

“长头发”看出了女人与“大块头”的关系，赶紧朝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盯着“大块头”。小斌发现，也许是紧张的缘故，“长头发”的额头已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很快，“长头发”定了定神，明是对女人，实是对“大

块头”威胁道：“兄弟可是刚从牢里出来的，这身上绑的可不是鞭炮哟。”

“大块头”仍然如一尊木雕，无一点表情。

“长头发”心里有底了，嗓音也提高了两度，对女人嚷道：“喂，耳聋了吗。我说你呢，快点拿出来。”

女人被逼紧了，又急又气，一下点出了“大块头”：“我的钱在他身上呀！”

“大块头”条件反射般地抖了一下，“噌”地站起半截身子。“长头发”吓了一跳，赶紧用刀顶着他的颈部：“老哥，不要乱动，老实坐下！”

面对刀尖，“大块头”真的又老老实实在地坐下了。

“长头发”这下更得意了，向“大块头”不客气地吼道：“既然在你这儿，你交不交？”

“大块头”哭丧着脸，居然乖乖地摸出了女人的钱匣。“长头发”得寸进尺，又向女人叫道：“把项链也摘下来。”

小斌此时直气得七窍生烟。呸！“大块头”呀“大块头”，亏你身上那堆“材料”，原来也是个软蛋，大草包！

“斌斌，快坐好！”奶奶此时也知道了车里所发生的事情，伸出颤巍巍的手，直拉小斌。

可小斌此刻哪里还坐得住，他只感到血在一个劲地往上涌，身子直发烧。他想，此时要是爸爸在，会怎么样呢？爸爸是个硬汉，绝不会任人摆布的。他想，坏人为什么这样凶，就是因为看见这些大人太好欺了，你越怕，人家胆子就越大。这些大人之所以不敢动，就是因为那歹徒手上有凶器，身上有炸药包。再下一步，“长头发”就可能要向他 and 奶奶动手了。与坏人作斗争，难道就只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子就没有责任吗？课本上的那些少年英雄，哪个不是英勇机智、敢作敢为的，他们中有的还没有自己年龄大呢！一定得好好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突然，他灵机一动，一个好主意闪现在脑海，对，就这么办！

此时，“长头发”刚好把女人的金项链抢到手，正准备揣向衣间，小斌突然向窗外一指，大声喊道：“瞧，路边有警察！”“长头发”一惊，慌忙把头往外一扫，小斌见歹徒上了当，抓住机会，抡起拐杖向车匪持刀的手腕猛地打去。“哎呀！”“长头发”一声惨叫，刀子掉在了女人脚边。他顾不得疼痛，慌忙去拾，就在他即将抓到刀子时，小斌又急忙用拐杖的弯头勾住他的脖子，使劲向上拉，歹徒也拼命向下俯身。小斌毕竟人小力弱，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小斌向乘客们放声高喊：“叔叔们，他就一个人，快动手，快动手呀！”

这一声稚嫩却又如雷霆般的呼唤，终于震醒了人们的良知和正义感，唤起了人们的勇气。

“啊，对，别怕！”“上，快上！”人们吼叫着，纷纷扑上前去。

“大块头”这时也如梦初醒，他“呼”地站起来，首先一脚将刀子踢到车门边，接着又照准“长头发”的面部狠揍一拳，歹徒一声嚎叫，倒在座位上。但这家伙还挣扎着，困兽犹斗，他将两手伸向腰间，企图引爆炸药包。只见“大块头”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住歹徒的双手，顺势分开，并使劲往上提。“长头发”见对方出现空档，一脚踢向其腹部，“大块头”“哎哟”一声蹲了下去，但双手始终未松。这时，一名乘客跳到后排的座椅上，抓住歹徒的长头发，使劲一拧，把歹徒摔倒在地板上。“大块头”也乘势压了上去，

其余的乘客也上去，有的抓手，有的按脚，转眼间就把“长头发”彻底制服了，他身上捆的炸药包也被解了下来。有个农民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意找来一根拴猪的绳子，把歹徒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车停了，老司机走过来，紧紧抱住小斌：“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脱离了险境的乘客们这时也才想起了小斌，纷纷拥上来，围着小斌道：“孩子，你真了不起。”

“好样的！”

“真有出息，你是哪里的？”

“想想刚才，我们真的还不如这个孩子呀！”

“大块头”也拨开人群赶上来，紧紧抱住小斌道：“小兄弟，谢谢你了，刚才我真对不起你。哎，今天我真是他妈的太窝囊、太无用了！要不是你……”

面对人们的称赞，小斌手里拿着奶奶的拐杖，脸红红的，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对“大块头”说：“我刚才用拐杖敲打车子地板也不对。”“大块头”亲热地摸着小斌的头说道：“小兄弟，你就只管敲吧，随你敲，只要不把车厢敲通就行。”

“哈哈……”人们笑起来。

车轮滚滚，山风阵阵，客车穿过那道道山谷，越过座座山岭，飞快地向前驶去……

“李神仙”话算命

杨树荣

离我家不远有个李老汉，解放前由于生活所迫，曾在S市搭摊给人算命看相。那时他还年轻，为人机警，善于察颜观色，随机应变。他细心揣摩了来算命人的心理规律，因此能为前来算命的人“掐算”得八九不离十。当年在那个小小城市曾红极一时，名气不小，被人称“李神仙”。

解放后，人民政府反对搞封建迷信活动，李老汉便洗手不再干看相算命的骗人把戏了。

一天晚饭后，大家在街头乘凉，一群学生围坐在李老汉身旁摆龙门阵侃起相面算命的事来。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向李爷爷问开了：“算命先生真是能掐会算吗？”“人一生下来，他的命运就注定了吗？”“李爷爷，请讲讲你那‘神仙’的来历吧！好吗？”

李老汉看着这帮学生对算命的兴趣蛮高，又想到最近走街串巷算命骗钱的人常常出现，正想以自己的经历进行现身说法，或许对少年朋友有些教育意义，于是就打开了话匣子：“孩子们，我吃过几年算命饭，实话相告，看相也好，算命也好，都没有什么真玩艺儿。”这时，坐在李老汉对面的解春紧接着问：“既然都是假的，来算命的也不是傻瓜，为什么人们要花钱算命？”“咳，这要靠算命先生的应变能力，话中套话抓住别人的心思，假如你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和实际情况不沾边，当然就没人相信了。”李老汉回答得也确实实在。

这时，在场的几位同学像听出了些兴趣，你一言我一语地要李老汉讲几件实事，想听听究竟是怎么个随机应变法。李老汉点上支烟，然后以他的亲身经历谈开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天下着小雨，街上行人稀少，只见远处一个壮年汉子急急忙忙朝我走来，要求算一卦。我以天色不好为由，劝他改日再来，但那汉子一再恳求：‘李神仙，人们都说你算得准，请先生算算我家眼下有灾不？’我打量着眼前这位慕名而来的汉子：三四十岁年纪，头戴一顶草帽，背上披一方包袱布，上衣的扣子敞开着，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我请他坐下，把来人观察清楚后，没等他开口，我先说开了：‘你家住在西北方向的郊区，你还有急事，家里没人。你家的人只有个小病小灾，从五官上看没大灾大祸。今天天气不好，赶快办你的急事去吧。’这短短几句话，说得来算命的农民汉子连连点头，忧愁的脸上绽出了微笑。当他要给我钱时，我说赠送一卦，不收钱了。临走之前他还自言自语：‘算得真准，算得真准。’”

李老汉说到这里，吸了口烟，便反问在场的孩子：“那个农民为什么说我能算得真准，那么服气，是不是我真的算得那么准？不是，我是根据情况推理判断的……”大家正迷惑不解时，李老汉接着说：

“那天刮的是西北风，他身上的方布是湿的，这说明他是来自西北方向；天色已晚，若无急事，哪个农民还进城？此外，我发现在他草帽下边夹着一个药方。很显然，这次进城还要买药，是急事吧？还有，在他腰带上还别着一串钥匙，证明他是锁上门出来的。在农村，如家中有人，谁出门还带钥匙？最后一点，从药方来看，家里人生病，也只是头痛脑热的，或者是慢性病。如果是重病，就不会只靠买药了。因此我说他家没什么大的灾祸，当然，也是出于安慰他，这当然猜得八九不离十，令他信服。同学们，这位农民在临走时对我说，他妻子和孩子住在岳母家，因妻子伤风，到城里抓药，又听说

我算命准，顺脚算上一卦探个凶吉。我说的话正好与他家里发生的事相吻合，所以他一个劲地直说算得真准。同学们，我这是‘算’的吗？”

谜底揭开后，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孩子们对李老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由衷地佩服。

当他们侃兴正浓时，又有几个住在附近的初中学生也围拢过来，成了新的听众。大家嚷嚷着要李老汉讲一段更精彩的，于是，李老汉在大家的要求下，又讲了一段他以前不曾对人说过的亲身经历，把相面、算命先生的虚伪、欺诈抖落得淋漓尽致。

“当时，我算命所在的那个城市还未解放。别看这个城市不大，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流氓劣绅、兵痞恶棍都聚集在那里。我在那里算命时间不长，但是说我能掐会算，相面十拿九稳的话传得很玄乎，也不知怎么传到国民党‘遭殃军’的军营。一天下午，他们派人把我接到戒备森严的军营。我在一个大厅刚刚坐定，就听到从外边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女人说话声，进来一帮穿戴花枝招展的官太太。她们刚一进门，其中一个身穿绿缎子旗袍的女人就说话了：‘李先生，你这大名鼎鼎的神仙，是真是假，今天我们见识见识。’边说边指着随她们同来的一个三四岁的男孩问：‘你先算算，我们这七八个姐妹中，哪一个是他妈？’”

说到这里，李老汉转了话题，问起听得正入神的听众：“你们说说，算命的有谁会遇到这事？”只见这些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劲地摇头，没有人能回答。李老汉见大伙没说话，便接着往下讲，类似这样的问题，是算命先生常常遇到的。它虽然不是正题，但回答得对不对，关系十分重要。处理好这个小插曲，要靠算命先生的基本功。那就是首先要镇静自如，察颜观色，卖弄关子，话中套话。这些手段要运用得巧妙、不能露出任何破绽，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遇到难题不要惊慌失措，是算命先生骗人的起码条件，只有先练好了这个基本功，才能出山去闯。目的只有一个，把你骗了，还骗得你高兴，心服口服。

这时，有两个年龄最小的学生迫不及待地插话道：“李爷爷，你快说说怎么认出谁是个小孩的妈妈吧，我都等急了。”“这事好办。”李老汉言归正传，“当听到要我识别孩子妈妈时，我就使劲儿看了那孩子几眼，然后说了几句这孩子长得怎么漂亮的恭维话，又立即把眉头一皱：‘唉呀！这孩子三个月之内有大难临头啊！’说罢，我察看这帮官太太中有一位穿红上衣的脸色刷的变白了。我施的小计已达到目的，又赶紧说‘没什么了不起，我有办法消灾解难。只要在下月的十五，月亮当空时，从屋门向外走出六步，烧一炷香，这个灾难就化了。’这几句话，使大厅里的紧张气氛马上转为和缓。刚才穿绿旗袍的女人又说话了：‘李先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到底哪个是孩子的妈呀？’我吹嘘：这么个简单的问题能难住我，还叫什么‘神仙’？我随便一指那个穿红上衣的女人：‘就是这位。’客厅里，立即响起一阵肉麻的吹捧。”

“李神仙”这段亲身经历，把算命先生的虚伪狡诈揭露得淋漓尽致。讲到这里，李老汉语重心长地说：“我曾端过算命这个饭碗，万事瞒不了内行。不论吹捧哪个算命先生多有能耐，能算出前世恩怨，测出后世姻缘，卜出凶吉命运，全是骗人的鬼话，算命先生全是靠骗。孩子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啊。”

李老汉的算命经历，讲得精采而又实在，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亲

爱的少年朋友们，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你一定会得到启示，不再相信所谓神仙、算命的话及事，自觉抵制这种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

国境线上的枪声

文莲 晓晓改编

—

秋日，高山上的太阳已没有了强烈的光焰，照在扎诺的身上暖洋洋的。今天扎诺穿了一件对襟小白衫，一条黑头巾扎在头上，更增添了几分布朗族男子汉的气概。

扎诺今年12岁。他家离巴达乡政府较远，边寨人户稀少，居住分散，所以边民有很多没有到学校去上学，扎诺就是其中一个。后来民族小学的李老师到他家去作了四五次工作，父亲才哑吧着烟筒对母亲说：“人家老师跑这么远上咱们家来也不容易，就让孩子去念书吧。”

就这样，扎诺去上学了，虽然已12岁，却还读一年级。这天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扎诺骑着牛儿出来放牧，坐在牛背上，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傣家歌谣：“金孔雀轻轻地跳，洁白的羽毛金光照，展翅开屏多美丽，傣家的竹楼彩虹绕……”牛儿静静地啃着公路边的青草，仿佛也在细听扎诺的歌唱。过了一会儿，扎诺觉得累了，他从牛背上跳下来想活动活动双腿，“嘣”，脚刚一触地，只听“扑腾”一声，一只野鸡从他前边一丈多远的一根树枝上向公路边的灌木丛飞去。“嫩野鸡，嫩野鸡”，他眼睛牢牢地盯着野鸡飞去的方向，两脚一蹦一跳地向灌木丛追去。目标不见了，他在灌木丛里用石头追赶着，不相信野鸡会这么快就逃掉。他爬上一棵小松树，左顾右盼，然而都没有看见野鸡的踪影。突然，他看见灌木丛里边石岩上好像有一个山洞，“嗨，说不定野鸡就躲在里面呢。”他急忙爬下树，连钻带爬往山洞方向跑，灌木枝扎了腿，划破了他的小白衫都没感觉出来。“啊！好大一个山洞。”夕阳艰难地穿过树枝照进山洞，洞里光线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楚，进到洞中，两眼适应后渐渐地感觉明亮多了。扎诺扫视四周，发现洞的侧壁处放着两只大布袋。“有谁会的东西放在这里呢？”他走过去，推了推袋子，沉甸甸的一动不动。“打开看看。”扎诺费了很大的劲把捆袋子口的绳子解开，里面全是一只只装满白色粉末的塑料袋，袋子上还印有“双狮牌”。“这东西像洗衣粉。不对，洗衣粉颗粒要粗一些。”他一边自言自语地摇头，一边又想：这也不像食盐，究竟是什么呢？他试着在一只袋子上用指头钻了个洞，那白色的粉末漏了出来，他用指尖沾了一点在口里尝了尝，那味道太难吃了。他随手将那袋白色粉末扔在了地上，转身走了几步后又想：“哎，怎么不把那东西拿一点回家去给妈妈看，老师不是说过，边境情况复杂，要我们提高警惕。”他折回身来，取了一袋提在手里走出山洞，在山下寻到牛儿，就回家去了。

扎诺把牛拴在竹楼的柱子上，急急忙忙将山洞里的发现告诉了妈妈。扎诺的妈妈拿着那袋白色粉末左看右看也不知是什么。但她知道山寨离国境线只有二里路，时常有人从这里偷越国境贩毒，很有可能是“白粉”！这念头一闪，她没有多问扎诺，点起一支松油火把牵着儿子就往边防派出所跑。他们把发现的白色塑料袋的详细情况报告了巴达边防派出所。当晚，根据扎诺提供的情况，派出所查获了136公斤海洛因毒品。

二

毒品贩子将毒品放在山洞里，一定会有人来取，要抓住这些贩毒分子！敌情似火，巴达派出所请求巴达武警边防站火速增援。很快，由边防站张站长率领的一支9人组成的精锐的小分队，迅速来到山洞附近地区分三组进行

埋伏。

夜，黑沉沉的，月亮也不知隐没到哪里去了，树枝草丛上结起了白花的寒霜，战士们的身上全都湿漉漉的，冷得牙齿直打战。

时间显得那么漫长，好久，好久天才亮。

守候了一夜，毒品贩子没有来，战士们继续在草丛中埋伏。到了黄昏，张站长从高倍望镜远里发现了目标：一个扎白头巾的男子正朝这边走来，一会儿人影又消失在繁茂的灌木丛里。张站长用对讲机迅速通知埋伏的战士们作好战斗准备。

天快黑了，远处大山的轮廓渐渐模糊，近处鸟儿归林后不再吵闹，林子里显得阴森冷清。

来了，一共三个，他们躬着身子从寂静无声的山梁上摸了过来。扎白头巾的家伙足有一米七高，膀大腰圆，看样子不过 30 来岁，其他两个一矮一瘦。扎白头巾的男人边走边张望，要接近洞口时，瘦高个和矮胖子放慢了脚步，与扎白头巾的男人拉开了一段距离，待扎白头巾的男人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才跟在后边几步窜过去。三人接近洞口，弯着腰正要用手拨开洞口的灌木时，张站长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三人吃了一惊，胖子朝后一仰，差点摔倒，很快有两人把手张得很开地向上举，白头巾俯着头边举手边用眼睛斜视，当他的手举到齐胸高，只见右手袖筒一甩，“哒哒哒”冒出一串火焰，一梭子微型冲锋枪子弹横扫出来，子弹正好朝通讯员和张站长的方向打去。好险！另一位埋伏的战士汤波见站长、通讯员与那个扎白头巾的家伙交上了火，正想去抄那家伙的后路，这时却见那矮胖子和瘦高个像野兔下陡坡连爬带滚地开始逃。他几步窜过去，朝那两人头顶上打了一个点射，那一胖一瘦的家伙不但没停，反而还蹦跳着用手枪向他开火。在汤波隔他们还有 20 米的时候，两个家伙分开逃了，那矮胖子直朝下边的公路钻，另一个沿着来路直朝国境线跑。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舌头”，汤波朝公路上一个点射，哒哒哒，矮胖子在公路上就地一滚，滚到了公路边上；他又是一个点射，路边的树叶朝下掉了好几片。他顾不得昨晚被石块划破的那条伤口，从坡坎上向公路冲去。矮胖子见汤波紧追不舍，跑得更快了，可惜在公路的小道口，脚没有刹住，一声尖叫栽下了路边的悬崖。汤波再看瘦高个，不好，模糊中瘦高个已离他七八十米远了，那家伙一蹦一跳，跑着小 5 形，汤波把冲锋枪端起瞄准那黑影的下肢，哒哒哒，那家伙摔在地上，一翻身很快又爬起来，子弹没有打着。汤波盯住目标，那瘦高个的手枪跌掉了，只是一颠一颠不要命地逃。前面 10 多米处，拐个弯再向前去，有一道山梁，山梁的南面是缅甸，汤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他腿上补了一枪。那家伙太狡猾了，他头也不回只顾往前钻。汤波加快速度冲刺，他似乎感到小腿像刀割一样疼痛，石块划伤的小腿又湿漉漉的在流血，汤波顾不了这些。还差 30 米、20 米，瘦高个拐过小弯眼看就要到那道山梁了。汤波就地一蹲，从小腿拔出匕首，这个景颇族战士把小时候跟爷爷打猎学的那套对付猛兽的本事用上了。他歪着头用力一掷，匕首足有 3 寸长扎进了那高个的屁股，“唉哟”一声，那家伙结结实实地摔在山梁北边的斜坡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从“舌头”口供中得知，晚上有一辆“警车”要来交易毒品。

三

张站长迅速通知战士们埋伏在公路上，等候毒品贩子来交款取货。不一会儿，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一辆“警车”向巴达边境站驶去。几分钟后，

小车调转头又开回来，“嘎吱”一声，在山洞下面的公路上刹住了，马达还在发出“突突突”的响声，车顶上警灯发出刺眼的红光，然而警笛并没有拉响。

一个“警官”从车上跳下来，他左手握着对讲机，右手提着一根警棍，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又回过头朝车的方向挥了挥警棍，车上又跳下来两个“警官”，三人蹑手蹑脚地朝灌木丛里的岩洞方向摸去。“站住，举起手来！”几个埋伏在灌木丛里的战士一下跃出来，端着冲锋枪大声吼道。三个人很快束手就擒，从他们的汽车车壳夹层里，查获了用来进行毒品交易的人民币 80 万元。

张站长和战士们看着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毒品贩子和 80 万元人民币，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两夜没有白守。不过破获这起海洛因走私案，还得感谢那个布朗族放牛娃小扎诺啊！”张站长说道。

警钟声声 一个死囚犯的自白

吉从军 卢剑

18岁，生命的花季。然而，他的生命却停靠在这不该停靠的终点站上。

舒某，这个刚刚过完18岁生日的青年，因抢劫杀人，被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天，在审讯室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犯罪历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在家里是老三，前面两个是姐，脚下一个是弟。母亲对姗姗来迟的我格外溺爱，从上小学起，凡我想要的东西，我非得到不可；凡我想做的事，没有不成的。上初中时，母亲给我的零花钱总是比两个姐姐多一倍，甚至更多，致使我从小养成了一种骄横的性格。我和别人打架，赢了回家母亲夸奖；我被别人打了，我妈就带上我到对方家大吵大闹，直到人家愿意认输才罢休。母亲见我在本县读书不长进，就把我的户口转到外婆家。在都匀市三中读书期间，学习成绩有所长进，作为家长的他们很是高兴，每次临近考试都用钱来“鼓励”我，这样就越发使我学会大把花钱。

1986年我从都匀市三中初中毕业后，中专落选，高中泡汤。返回独山县后，母亲又帮我活动到二中补习，后又去插班，学习成绩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差，甚至发展到见书就烦。1987年6月，家里又把我转到独山县退休教师协会补习班，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对我的读书已不抱希望，只想到我在那里有人管着罢了。于是我干脆破罐子破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学会了抽烟、喝酒等。与此同时我认识了一同补习的本县姓万的两个同学，我们很少去上课，从家背书包出来，就到县城各条巷子里窜，开始觉得好玩，见什么东西就“顺手牵羊”，拿去卖给那些收破烂的，得钱后买烟抽，有时也进饭馆。我们三人就这样混了半年多。1987年底的一天下午，我们三人窜到独山汽车站，见一辆客车上有个乘客正在打瞌睡，他旁边有个包，我们把包拿了，返回打开一看，直把我们吓了一跳，里面有一大把10元票面的人民币，点了一下，足足4700元，我想，数目太大，是不是送回去算了，但后一想，既然搞来了，就用它玩个痛快，最后一狠心，三人都将书包扔掉，决定从此与学校告别。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正是向监狱迈进，只是当时谁也不清楚罢了。

事后，一副锒亮的手铐伴着一辆呼啸着的囚车把我们三人送到贵定少年犯管教所。

在少管所的两年，我在学习、军训和糊火柴盒等不算很忙的劳动中度过。在此期间，我悔恨过，我发过誓，出来坚决不干了。然而那种满桌鸡、鸭、鱼、肉，鲜花美酒，还有女娃娃陪着的情景又时时在缠绕着我，吞噬着我的良知。在少管所里，我认识一个贵阳少年犯，他是因犯抢劫罪被送来的，他在那里算是一个“头”。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总是被人欺负，常常无故被人打骂，于是我便求助于他。自跟他交朋友后，谁也不敢再欺负我，反过来我倒去欺负别人，并发展到常常抢别人的东西，动手打人。

1989年5月，我劳教期满。这时我已17岁，总觉着看什么都不顺眼，常跟父母亲过不去，好像我被劳教是他们害的似的。8月份，三个“牢友”从贵阳来看我，我母亲说我，我就和她吵，最后索性跑出来在旅社包房间住。贵阳的两个“牢友”回去了，剩下姓石的陪我。我们俩在旅社住了将近一个月，口袋里的钱花光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偷。在一个月中，我们在县城连续

作案五次，开始搞停放在街的汽车上的汽油、修车工具；后来发展到撬门入室，见什么偷什么，偷了就拿去卖，得钱就上舞厅、餐馆。

1989年10月中旬，都匀、贵阳的三个“牢友”到独山我这里玩，当时由于手上的钱已经不多了，我就邀他们去偷。他们于这行都是老手，每人身上都带有工具和凶器。10月26日那天，我们窜到县委宿舍，见没有人，我们就撬门进去。当我们正在里面翻找东西时，女主人突然回来了，她见到我们就大喊：“抓强盗，抓强盗！”为了掩护那几个兄弟，我叫他们先走，并从他们手里接过一把猎刀，冲着女主人说：“你要再吼，就捅了你。”没想到她还要吼，我就照她的左胸前捅了一刀，然后逃跑了。一个月后，我在都匀市被捕，被判了死刑。

他说不下去了，悔恨的泪水和被感召后复生的良知正撞击着他的心灵。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最后，我们问他。

“18岁，对于我确实是太短暂了。然而我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对社会如此重大的危害，我还能再说什么？我只想对天下的父母亲讲几句话：对你们的孩子们不要过于溺爱，对他们的不良行为，应该在萌芽时消除。任其发展下去，只能害了他们，也害了你们做父母的。同时我也奉劝我的同龄人，我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只顾贪图享乐，只有在自己艰苦劳动中所获得的果实才是甜的。效仿我者，只会步我的后尘。”

他被带走了。那撩人心魄的镣铐声在我的耳边慢慢消失，然而它却萦绕于我的脑海，久久不肯离去……

课堂上的惨案

林涛

—

天空仍然是阴阴的，似乎很快就要下雨，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欧奎平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慌乱情绪，故作镇定地走向初中班的教室，手里拿着一支刚点燃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走到正在做作业的杨中维旁边说：“我来赔你的书。”

说罢，一边问杨中维的书怎么赔法，一边从书包里扯出一节导火索，用烟头点燃后，迅速将杨中维紧紧抱住，浓烈的硝烟味顿时从两个相互挣扎的少年中弥漫开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正在上课的同学，等他们反应过来，整个教室便是一片惊恐的尖叫和躁动声，一部分同学率先冲出教室。尚未弄清原委的只听“轰隆”一声闷响，就暂时失去了听觉。清醒后，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二

几天前，16岁的欧奎平怀着为朋友打抱不平的念头来到初中班教室。他来到杨中维的桌前，抓起摆在桌面上的课本就“嚓”一声撕了。许多同学立即掉过头来，十分诧异地看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

一位同学立即大叫：“你敢撕书！要就把全班的书撕完！”

欧奎平见有人激将，更是肆无忌惮，一阵“唸唸唸唸”的声音响过，整个教室遍地狼藉。

消息传到了与学校一河之隔的欧奎平的家里，素来教子很严的父亲非常生气，责令几个哥哥分头找到闹事的儿子，随后用铁链子锁住欧奎平的手脚，一顿狠打，直到欧奎平咬破指头，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份保证不再惹事的血书，方才罢休。

第二天早晨，欧奎平瞅了个空子，逃跑了。父亲派大儿子跟踪将他抓回去，又在颈项上套上一条铁链子，以为这样可以使欧奎平安分守己。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铁链束缚下的欧奎平，却思绪万千，每一个念头无不与铁链发生残忍的碰撞。他就在这种碰撞中获得一种绝望的体验，不过他还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要怎样将自己的仇怨发泄在最准确的地方？

三

他在盲目的状态下开始了行动。

4月10日下午，欧奎平冒着极大的危险逃脱，请人砸掉脖子上毒蛇一般的锁链，怀着隐隐约约的希望来到谢慧同学住处，他需要一种温馨的抚慰，还需要寻找发泄仇怨的物件——他仿佛记得谢慧有一只雷管和一段炸鱼没用完的导火索。谢慧留他住下，并为他找出了雷管和导火索。

一觉醒来，日历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时他要怎么样的问题已渐趋明朗，并很自然地想到去余三锐家很容易搞到炸药。

于是他与途中相遇的汪中平一起来到余三锐家，吃了午饭后，向余三锐说：“把你的炸药弄点。”

“干啥？”

“炸鱼。”待余三锐将四节硝铵炸药交给他，欧奎平才暴露初衷：“说实在的，弄炸药、雷管的目的是准备炸陈老师班上的学生，主要是炸杨中维。”

汪中平问：“你为什么要炸他？”

欧奎平答道：“杨中维要我赔书，又去告我爸爸，爸爸知道后就打我，把我打滚到地下后，又用脚踢我背部，还用铁链子把我捆起来，关在楼梯间。如果不给我爸爸说，我就不会挨这顿打。”

遗憾的是他的两个朋友这时没有任何劝诫的语言，任由欧奎平一个人越说越激动，而且汪中平还亲自陪着他在广柑树林里装好了炸药。

接着，欧奎平将装好的炸药交给谢慧，晚上又来住宿时，谢慧也问及他炸学校的原因。他说：“把你们班上的书撕后，陈老师把撕的书弄到乡政府、区里到处反映情况，还搞材料拘留我。如果遭拘留，我就没得脸见人了。”

“何必要去死呢？”

“我现在不死不行，爸爸打我，陈老师要搞材料拘留我，所以我下决心要死，任何人也劝不了我。”

沉默了一阵，欧奎平又绝然地问：“你还有哪些仇人？”

……后面的对话便模糊不清了。

四

1991年4月12日，欧奎平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小时，心情极其复杂而且矛盾。他首先赶到学校，通知几个耍得较好的同学不要上课，接着让余三锐借了一个军绿色书包，将装好炸药的瓶子放进去，然后

罩上外衣，依次向陈学平、余永珍两位老师和杨刚、梁金兵等同学表示告别。这一切准备完毕，他便义无反顾地走向初中班教室，走向杨中维，制造了这起大惨案。

五

作为学生，欧奎平绝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仅小学就读了9年，其中一年级、二年级都读了两次。他讨厌课本，讨厌做作业，他喜欢看小说看录像，尤其是把主人公写得潇潇洒洒的、出神入化的武侠小说，也许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侠肝义胆的好汉。

成绩是越来越不行了，老师不满的神色时有流露，欧奎平又是一个极敏感的少年，对学习也就有了抵触情绪，如此恶性循环。到去年夏天，欧父觉得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只有将他弄回家劳动一段时间。

在欧奎平一再要求下，他又到原来就读的学校申请复读，做了一名旁听生。

老师对正规生都管不过来，旁听生更无暇顾及，上课、做作业与否，自然不必深究。十五六岁属于青春危险期，欧奎平缺乏必要的引导，交了一个女朋友，这就是谢慧。

案发前，欧奎平对余三锐重复了爆炸的理由：一是杨中维的爸爸要他12号把书赔了，不赔就把他交到乡治安室去；二是杨中维不该把谢慧甩了，他要给谢慧复仇。同时恳求余三锐说：“我死后，你帮忙关照一下谢慧，一定要把她照顾好。”然后铁青着绝望的面孔找到帮他联系到学校做旁听生的余老师，声称自己要“天池”去。除当地有一个乡叫天池外，是否还有一点双关的意思呢？人们难道一点也没察觉？

从余老师处出来，他一边给余三锐、杨刚、梁金兵递烟，一边极度凄楚而又极度依恋地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但他仍然没有得到一次有力的劝诫！从决定爆炸开始，他得到的是帮助和鼓励，这到底是为什么？

欧奎平的父母在清理房间时，发现了一封没有写完的绝笔信，内容是“想

念的谢慧姐，你要我给你报仇，我给你报……”如此内容连续出现在7张纸上。

八

尽管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这次事故的责任，但笔者不得不对欧奎平周围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作为父母，家教方法是否得当？

作为学校和老师，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请问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作为朋友，在知道欧奎平决定爆炸后，是劝阻、报告还是默许、鼓励，甚至怂恿？

作为社会，给欧奎平提供了什么样的活动环境，特别是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动辄以送派出所、治安室，甚至报拘留相威吓的人们，如今内心是否有愧，为什么不耐烦细致地教育和引导？

民用爆炸物品究竟如何管理？

这许许多多的问号，谁能来做出正确答案？

吸毒少年之死

刘金泉

一辆救护车响着尖厉的笛声，风驰电掣飞过繁华的东大街。这是市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一小时前，他们接到一对中年夫妻的电话，说他们的儿子车超突然犯病了，要医院派车来把人拉到医院抢救。

救护车驶进医院，嘎地停靠在急救室门口。顿时，从汽车里抬出一个脸色发青、手脚抽搐、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的少年。值班医生迅速对他做了检查，然后对护送他的父母摊了摊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完了，这孩子……你们来迟了……”

“医失，求求你了，无论如何请你救活他，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只要能挽救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母亲“扑通”跪倒在地上，泪流满面，凄凄惨惨地哀求着。

“晚了！”医生长叹一声，“他吸毒太厉害了，两肺已全部坏死。”

车超的母亲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车超的父亲跪下，伸手抱住她，一边嚎哭吼叫，一边泪如雨下地对医生说，“大夫，你发发慈悲，给我儿子打一针吧！看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医生，立即给少年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车超的母亲被丈夫唤醒了，她看到儿子慢慢睁开了眼睛，失声尖叫：“超儿，超儿，你醒来了，我的儿……”

“妈妈，我，我好难……难受呀！”也许是药物起作用了，车超终于醒了过来。他一下睁大呆滞、无神的眼睛，双手抓向胸口，那里早被他抓得体外无完肤，鲜血淋漓。母亲忙伸手去阻拦，他的手已无力地垂下了。“妈妈，有白面吗？让我再……再抽一口吧，我难受啊……”

“有，有！”母亲仿佛知道儿子醒来说这句话是意料中的事，她流着泪，用颤抖的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白色粉末，递到儿子手中抽泣着说，“这是妈昨天去街上偷偷向人买的，你拿去吸吧！”

“不许给他！”呆如泥塑般的父亲，一掌打掉妻子手中的白色粉末，厉声吼叫道。

母亲一个趔趄，她稳住身子，像发疯似地指着丈夫的鼻子连哭带骂：“你，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快要离开人世了，你还忍心不让他抽一口，安详地去死……呜

呜……”

“都是让你惯的，宠的！”车超的父亲跺脚怒吼，惊动了医院的大夫护士，他们拉住车超的父亲，连推带拉出了急诊室。

“超，超，妈给你拿来了，你抽……”车超的母亲抖抖索索，捡起白粉末，递到他嘴上，可他已满脸痛苦地闭紧了双眼，永远也不会睁开了。

“车超，我的宝贝儿子！”母亲放声号啕。丈夫闻声出现在急诊室门口，他一个踉跄扑到儿子面前，用手试了试鼻孔，惨叫一声：“天哪！”——便仰面倒在地

上……

二

是悲剧啊！

车超染上吸毒恶习，那是一个偶然的会。

那时他刚上初中二年级。一天，一个小伙伴从吸毒的爸爸手中，偷来几包白色粉末，在他鼻子前晃了两晃说：“我有好吃的，你敢要吗？”

车超那时才14岁。14岁的年龄是最好奇的年龄，他一听忙问：“什么好吃的？”

小伙伴把嘴凑到他耳朵上，压低嗓门说：“吸毒！”

“吸毒？”车超边问边好奇地拿过一包，放在鼻子上闻了两次说，“哟！还挺香呢！”

小伙伴内行地说：“吸了比这还香呢！”

车超有些不信：“真的？”

“哄你我是这个。”小伙伴伸出小拇指比划着说，“我爸爸常常吸，我也经常闻，好香好香呀！不信你可以尝尝！”

“不！”车超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我怕吸出毛病。”

“胆小鬼！”小伙伴鄙视地望着他说，“天天吹牛自称男子汉，我看你只配躺在妈妈的怀里称男子汉。”

“什么？”车超被激怒了，小脸涨得通红，“你嘲笑我不敢吸？”

“嘿嘿！嘴说不算。”小伙伴仍满脸挑衅之色，“只有吸了才算是好汉。”

车超问：“我若吸了，你敢吸吗？”

“那当然！”那小伙伴很在行地将一包白色粉末点燃，示范性地吸了两口说，“我偷来就是为了和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就这样，车超照葫芦画瓢，开始学了吸毒。头一次吸，只感觉到头有点晕，抽完后还想吐；可到了第二次，就觉得抽了舒服、精神。第三次就感到快活、过瘾。越抽瘾越大，最后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离不开这白色粉末状的毒品了。

因为家中很富有，所以车超手中从来没缺过零花钱。父亲出外跑生意，出去千，回来万，挣得大钱，回来交给母亲，母亲把大头存到银行里，小头常放在抽屉里、衣柜中，任他随便取着花。可这也架不住昂贵的毒品呀！家里的钱都流进了那个教唆他吸毒的小伙伴爸爸的腰包，连妈妈都对他流水似的花钱感到惊讶了。

三

终于，车超吸毒的事被母亲察觉了。她将儿子吸毒的事告诉了丈夫。

“我打死你这小畜牲。”父亲出外跑生意刚回来，听妻子说，立刻叫过儿子，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对他拳打脚踢扇耳光，狠狠地揍了一顿。

“你给我待在这里，把毒瘾戒掉。”揍完了，父亲气喘吁吁，将车超往楼道小黑屋内一推，哐啷一声，从上面关上了门落了锁。不到三个小时，车超毒瘾犯了，在小黑屋内歇斯底里大叫大喊起来，并不时用双手抓挠胸口，用头撞墙壁……“妈妈，放我出去，我要吸……吸……”

平时最疼爱他的慈母心软了，在外面向丈夫伸出了手：“给我钥匙！快给我钥匙！”

“不！”丈夫一口回绝，既不动心也不掏钥匙。

母亲一要二要不给，三要四要还不给，就使出了制服丈夫的本事，一哭二闹三威胁：“好啊！你不给我钥匙，不让我把超儿放出来，超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一把火先烧了你的所有钱财，然后一头撞死在你的面前。”说着，扒散头发哭着叫着一头向丈夫撞过去。

“你这是干什么？”父亲一边躲避，一边向妻子解释，“我这样做，也

是万不得已，完全是为了超儿好呀！难道你真的想叫他从小就变成一个吸毒鬼吗？”

“什么好不好的！”妻子把丈夫的话当成耳边风，步步进逼，“我问你到底开不开门？”

“我开，我开！”丈夫急忙掏出钥匙开门。他也怕独苗儿子在屋里有个三长两短呀！

门一开，夫妻俩探头往里一瞧，顿时惊呆了，只见儿子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头在墙上撞了一个大窟窿，鲜血流了一地。

“孩子！孩子，你醒醒，醒醒呀！”夫妻俩双双扑上去，抱起儿子直奔附近一家个体医院，包扎抢救醒来回到家，车超毒瘾又犯了，抓住父亲的手又叫：“爸，妈，我心里难、难受，要、要抽大烟！”

母亲再也不忍心看儿子那犯了毒瘾的可怜相，连忙从儿子屋里搜出一包白粉来。车超扑上去一把抢过，点燃就贪婪地吸了起来。

父亲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只是重重地连连叹气、摇头。

“他爸，”晚上妻子在枕旁向丈夫吹枕头风，“别逼孩子戒毒了吧！不就是那点钱吗，既然他已染上毒瘾了，戒不掉，就劝他少抽点，改正错误还有个慢慢转变的过程哩。一月不就多花几百块钱嘛，你腿跑勤点多挣点，少花点，不就出来了吗？他爹，你就答应我这要求吧！我俩只有这一根独苗，我是实在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呀……”

妻子说着又哭，丈夫能说什么好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呀！他默许了，不再去管束儿子，也再不提让儿子戒毒的事。

车超更加放胆吸毒了，至于答应父母“少吸点，慢慢戒掉”，则早成了一句空话，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才两年工夫，车超就由一个虎头虎脑、身高体胖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吸毒鬼。终于在人生十字路口，带着春天，带着青春的花季走了。

四

“孩子，我的孩子，是我害了你呀！”

此刻，急诊室内车超的母亲那声声撕人心肺的号啕声，正一阵比一阵大起来，与医院外的喧哗、热闹的城市气氛，不和谐地交织成一支悲哀的送葬曲，它仿佛在警告家长们，警告少年朋友们……

两个被拐卖的女中学生

刘福定

长途汽车站，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候车室南角的条凳上，蜷曲着两个姑娘。她们满面愁容。

这是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叫何音，妹妹叫何讯，今年16岁，是渭南华阴县天台中学高二（5）班的学生。她俩性格孤僻，学习中下。何音认为她们天生愚笨，不管怎么努力，也考不上大学，将来不是种地，就是靠父母养活，不如早点儿出去做工挣钱，也能为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于是她同妹妹商量好，谎称学校要预交下一年的学费，各骗得父母200元钱，偷偷地离开家，准备去广州打工、做生意。没想到，在渭南长途汽车站，她们被小偷掏了包，不但去不成广州，连返家的路费也没有了。

一对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女来到她们面前，亲切地问：“姑娘，你们是哪里人，来渭南干啥？看你们愁眉苦脸的，是遇到难事儿了吧？”

何音抬头看了看问她们话的女人，没有吭声。

“给阿姨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女人甜甜地一笑，坐到她们身边。

何音见她非常和蔼，便向她讲了一切。

“他妈的，这些小偷太可恨了，让我抓到，非剥了他的皮不可！”那男人愤愤地说。接着，他又笑道：“我也姓何。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背着父母出门打工，一分钱没挣下，却丢了几百块钱，回去也没法交待。看在都姓何和你们俩同你阿姨投缘的份上，我想给你们姐妹找点儿活干，你们愿意不愿意？”

“啥活儿，不知道我们做得了不？”听说有活干，何音眼睛一亮，高兴地问。

“我们俩是贩苹果的。”女人指着男人说，“你们知道渭南有个桥南吗？”

“对，一点儿不错。桥南的苹果又大又好又便宜。听说那红富士苹果比日本产的都好吃。我们就是到桥南贩苹果，朝广州运，专门卖给外国人吃。”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大红印章说，“这是我们同广州果品外贸公司订的销售15万斤苹果的合同，如果运到广州，转手就是好几万元。”见何音、何讯听得眼睛都不眨，女人继续说，“你们俩正好要去广州做生意，我们想请你们俩帮忙收买苹果，运到广州赚了钱，我们四个人平分，怎么样？”

“不，我们不做。”何音摇头道。

女人一怔。

“这么好的事儿，你们为什么不做？”男人急切地问。

“我们没有本钱。”

“嗨，我当是啥事儿呢。我们是请你们帮忙，钱你们不用考虑，我们全包了！”男人拍着胸脯说。

“我们没有做过生意，怕做不好？”

“这不要紧。你们俩先跟着我们跑几天，看住摊子就行，等熟悉了再去收购，怎么样？”

“那好吧。”

“太好了！”见何氏姐妹答应了，女人高兴地跳起来，对男人说，“战五，快去买饭，吃了我们马上走！”

“好。”

他们四人下了火车换汽车，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一个破烂的小镇，找了一家旅社住下。

“阿姨，听说桥南离渭南不远，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到？”吃着饭，何音问。

“到了，就到了。”中年男女齐声说。

吃完饭，他们就休息了。第二天天没亮，四人就出门坐了一小时车，走了三小时路，来到了一座深山前。这里穷山恶水，十分荒凉，好几里路内见不到人家，沿途没见一株苹果树。

“老何，你真行，这么快就弄来了！”他们来到一个有七八户人家的山湾，一个40多岁大嘴毛脸、光头的丑男人迎了过来。

“我老何什么时候失过信？”中年男人朗朗地笑着，走到丑男人跟前，一指何音、何讯说，“这是一对儿孪生姐妹，她们是和我们一起收买苹果的。”

丑男人瞅着何音姐妹，咧嘴一笑。

接着被叫老何的中年男子与丑男人就小声地谈开了，还不停地伸着指头，朝何音姐妹指指点点。谈了一会儿，二人都笑了。丑男人招呼着他们，一同来到他家——两间低矮的、好像随时都要塌的石板房。

坐了一会儿，中年男女出去了，回来时，脸阴的要下雨。接着，男的便长叹一声，摇着头对何音姐妹说：“唉，倒霉透了！”

“怎么啦？”见他那样，何音问。

“我们原想到这儿多收些苹果，大家多赚点钱，不曾想，这里比渭南还贵两角。不算运到火车站的人工费，我们也要少赚三万元。”

“我们现在到黄龙山去看看，那儿也许比这儿要便宜些。”男人说。

“要去你跟何音去，我是累了，就同何讯在这歇一晚，明天再去。”被何家姐妹称阿姨的说。

“好吧，我俩先去！”姓何的中年男子说。

“不，我不在这儿！”何讯瞅了丑男人一眼，惶恐地说，“我要和姐姐一起去！”

“有你阿姨在这儿陪你，我和你姐先去看看有没有货，最迟天黑就赶回来。”姓何的中年男人劝何音。

“小讯，你就跟阿姨呆在这儿，姐姐天黑就回来。”何音说。

何讯见姐姐让她留下，她便不再吭声了。

中年男人同何音走了，女人把何讯领到男主人的里屋说，“何讯，累了吧？”

何讯点头。

“那你就躺在床上歇一会儿，”她把嘴压到她的耳朵上说，“我去让那丑鬼给咱做点儿饭。”

一看床上的烂席片和黑的发光的破棉被，何讯站着不动。

“你是嫌脏是不是？出门了，哪像在家里，有这地方睡一会儿就不错了，将就吧。”阿姨随手理了理那些破被烂袄说道。

何讯太累了，听了她的话，便脱了鞋，和衣躺在那脏床上，说：“阿姨，你也来躺一会儿吧？”

“你睡吧，阿姨还要帮着做饭。”女人说着，走出门去，拿了一把铜锁对何讯说，“我把门给锁上，免得那丑鬼进来吓着你。”

何讯点了点头，便朦胧地睡了。

天刚黑，何讯醒来，她一看窗外全黑了，便一头翻起来，坐在木凳上穿鞋。正这时，门开了，丑男人晃着一对罗圈腿走了进来。

“啊！”何讯大叫一声，猛地站起来，喊道，“阿姨，阿姨！”

“阿姨？你的阿姨早带着 5000 块钱跑了！”丑男人咧着嘴笑道。他脱掉上衣，扔到床上，对着发抖哭泣的何讯吼道：“到床上去！”

“你，你要干什么？”何讯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后退。

“你是我买来的媳妇，你说我要干什么？”丑男人步步逼近。

“我和姐姐是同何叔叔他们来桥南贩苹果的，不是你的媳妇！”何讯分辩道。

“你姐姐也和你一样，被你的叔叔阿姨卖了！”丑男人说。

何讯听到这话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她想叫喊，可这大山沟里有谁会看得见？想逃，可又如何走得了？

就这样，她成了丑男人的媳妇。

白天，何讯累死累活地为丑男人砍柴、做饭，操劳一切家务。晚上，她还得忍受他那非人的折磨。即使这样，她还经常遭到毒打，在她瘦弱的身体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她每天以泪洗面，可是，就是江河一样的眼泪，也无法洗净她的屈辱和无限的悔恨。

她几次轻生，又几次被救活；几次夜逃，又几次被抓回，被吊打、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仿佛走进了地狱，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一年后，何讯有了身孕，被“丈夫”押着回家转户口。当乡秘书问她“丈夫”姓啥，她却茫然不知。

何讯被折磨成了“植物人”，而姐姐何音，却没有一点儿音讯。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披着人皮的狼总是存在的。他们往往是衣冠楚楚、花言巧语地引诱、拐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女孩，你们一定要吸取何音、何讯姐妹的教训，千万要提高警惕呀！

社会广角镜 卖山菌

谢文泉

小珍不顾爸爸妈妈的劝阻，提起满满一篮鲜山菌，顺手拿起放在门后的那顶半新的雨帽往头上一扣，急匆匆地奔向去县城的山路。

绵绵的秋雨不停地下着。一眼望去，犹如一层满满的网，笼罩着原野、山林。

小珍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溜一滑地艰难地走着，脚上的塑料凉鞋早已被烂泥抹得面目全非，脚板和鞋底之间像抹了一层润滑油，走起路来，身不由己地扭来扭去。尽管她小心翼翼，还是跌了好几跤。她一口气跑了两里多路，来到横跨在三岔河上的小石桥前。

这是一座只有三个孔、两米多高的小桥。混浊的河水已快漫上桥面，洪水在桥下奔腾，冲击着岩石，发出哗哗的喧嚣。望着滚滚的洪水，小珍眼前浮现出每当下雨的时候，李老师总是站在桥上，接送同学们过桥的情景。遇上洪水季节，水漫过桥，李老师小心翼翼地把同学们一个个背过桥去，直到大家都安全过了河，他才离去。可是现在，她再也见不到像父亲一样慈祥的李老师了，永远也见不到了……想着想着，小珍的眼泪像头上的雨点，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过了桥，就是山大林密的凉风垭，远远望去，它像巨大的一双驼峰俯卧在三岔河畔。小珍加快了脚步，她要抢在中午以前赶到县城把菌子卖掉。

刚刚爬上垭口，“呼”地一股山风掀走了头上的雨帽，不等她伸出手来抓住帽沿，雨帽已像一片梧桐树叶，飘飘荡荡地卷回到她刚才走过的山腰，很快被吞没在林涛之中。她顾不得回去寻找雨帽，左手紧紧抱住盛满山菌的竹篮，抬起右臂挡住风雨的袭击，翻过山垭，叮叮咚咚地向山脚跑去。

小珍好不容易走到了县城的菜市。这时，她的裤子上、手掌上、两时以及脸上都糊满了泥，但是她顾不得这些，赶快揭下盖着鲜菌的枝叶，随菜行摆好，焦急地等着有人来买。

初秋的菜市蔬菜真是丰富，有火红的辣椒，鲜艳的蕃茄，灰扑扑的大冬瓜，脆生生的豆芽菜，还有白菜、萝卜、茄子、青笋、大葱、豆荚……真是应有尽有。买菜的男男女女，撑着各式各样的雨伞，穿行在狭窄拥挤的菜市上。

一个提篮的青年过来了，小珍睁着乌黑的眸子，多么希望他能买自己的山菌啊！可是，青年人只看了看篮子里的菌，无声地走了。

又有几个买菜的从她面前走过，连问也没问一声。等了半个多钟头，小珍的一篮山菌原封未动。她想，老这样等着不行，我得学别人那样叫卖，于是，她大声地喊了起来。

“买菌子啊，刚刚采摘的新鲜山菌，又鲜又嫩啊！”

小珍喊了好一阵子，看已中午了，菌子依然没有卖出去。肚子也饿得咕咕叫，穿着湿衣服的身子越发觉得冷。早上因忙着赶路连饭也没顾得吃，现在有点后悔不该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吃了饭再走，要不然带两个火烧包谷也行啊！

可是，这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又马上过去了。小珍想起来为同学们劳累过度而病逝的李老师。多么可敬的老师啊，为了孩子，他鞠躬尽瘁……就在一年前，小珍的爸爸因染上赌博恶习，赌得倾家荡产仍未收心，还让小珍辍

学上山拣菌卖。为这，妈妈闹，小珍哭，但爸爸仍不醒悟。后来小珍把这事告诉了李老师，是李老师与村干部一道，到小珍家共同做小珍爸爸的工作，告诉他丢弃生产搞赌博让小珍辍学是违反《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劝他放弃赌博，重新送小珍入学。在李老师、村干部、小珍妈妈的耐心教育帮助下，爸爸终于觉悟了，改掉了赌博恶习，小珍又重新背上书包，回到了李老师和同学们身边。现在李老师离开了我们，为表达对李老师的崇敬之情，寄托全家人的哀思，在小珍的提议下，决定给李老师送个大花圈。本来爸爸要进城去买花圈，小珍说啥也不同意，坚持要自己动手做，而且不要爸爸出钱买扎花圈的纸。于是，天刚亮小珍就提上篮子，冒着细雨到李老师经常带她们过队日的树林里去拣菌子，她要用卖菌子的钱买纸亲手做个漂亮的花圈献给李老师，这样更能表达对李老师的怀念。

想到这里，小珍振作起精神，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从她面前走过的买菜人，又高声地叫卖起来。

“买菌子啊，又鲜又嫩的山菌啊！”

“多少钱一斤？”问话的是位中年人，瘦高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打着把青布伞。

“伯伯，我没带秤……”小珍见买菌子的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以至声音都有些嘶哑而且略带颤抖。

“没秤，咋秤呢？买不成。”不等小珍话说完，眼镜伯伯转身就走。

小珍急了，好不容易才等到个买主，怎么能轻易让他走呢。小珍忙说：“伯伯，你别走，这一竹篮菌子少说也有四五斤，你就给我三元钱吧！”小珍恳切地望着眼镜伯伯，希望他能买下自己的山菌。

眼镜伯伯停住脚，蹲了下来，拿了几朵摘得干干净净的菌子看了看，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给你两元钱吧！”

小珍听了眼镜伯伯还的价，有点为难：卖吧，两元钱不够买做个花圈的纸。不卖吧，又怕错过了机会。她看了看眼镜伯伯，欲言又忍。挨了好一阵，她才低着头，紧抿着嘴唇，双手提着湿衣角，泪眼巴巴地说：“伯伯，你就给我两元五角吧，教我们的李老师为了我们积劳成疾，得了肺癌，病、病死了……我冒着雨上山，拣了这点山菌，卖了钱买纸给老师做个花、花圈……”

小珍说着说着，鼻子一酸，眼里汪出一眶泪水，晶莹的眼泪沿着青白的面颊流了下来，后面的一句话几乎泣不成声。

眼镜伯伯听了小珍的话，像触了电似的愣住了。他仿佛觉得有股电流从头顶一直透过全身，他的眼眶湿润了，眸子一动不动地看着面前的小姑娘。她那泪水汪汪的双眼又红又肿，显然不止哭过一次；布满泪迹的脸上，还有一道道被荆棘划破的伤痕，紧咬着的嘴唇泛着青白；那湿漉漉的，扎着一对羊角辫的头发梢上还挂着闪闪发亮的水珠。还有那被雨水淋得透湿、紧贴着身子的衣服，那满是泥浆的凉鞋和裤子……他被她对老师的真挚之情感动了，他从心里对眼前这位小姑娘发出赞叹：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他随即从裤包里掏出一张10元的票子递给小珍。小珍用红肿的双眼看了看眼镜伯伯递给她钱，疑虑地说：“伯伯，请给我零钱吧，我没有找的。”眼镜伯伯回答：“不用找了，拿去给李老师买纸做花圈吧！”

“不行，不行，我一篮菌子哪值得这么多钱！”小珍说着，忙把钱退给眼镜伯伯。

“小妹妹，别推辞了，难得你对老师的一片深情。再说，尊师重教，我

也有一份责任啊！请你代表我，向你们老师表示敬意吧！”

“伯伯，谢谢你了……”小珍话没说完，禁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小妹妹，别难过，你们李老师为教育下一代，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人们永远会怀念他的，快去给李老师买纸做花圈吧！”眼镜伯伯将钱装进小珍的衣袋，用手轻轻推了推她的肩。

小珍深深地给眼镜伯伯鞠了个躬，声泪俱下地说：“伯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然后提起地上盛满山菌的竹篮，双手递给眼镜伯伯，转过身，快速地向县城百货商店跑去。小珍跑出老远，眼镜伯伯才回过神来。当他发觉小姑娘连竹篮也给了他，忙大声喊着：“小妹妹，你的篮子！”

“伯伯，你没带菜篮，竹篮就送给你了！”

清脆的童音在菜市上空回荡……

无形的爱与恨

王凤仪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日益引起全社会的焦虑和不安。

从 1989 年起，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平均每年递增 15.6%，违法犯罪向低龄化发展。江苏盐城市公安部门最近破获的一起流氓、盗窃团伙，年龄最大的 17 岁，最小的 12 岁，其中学生达 68 名。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原因也很复杂。记者最近采访了部分中小学校、司法机关，发现除了法制教育、文化方面的原因之外，溺爱、粗暴等不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也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一个因素。

一、“自私”的爱

这是一个不健全的家。某公司女工杨兰花，是一位要强的女人。她教育两个孩子 3 岁习字、5 岁学画。孩子上学后，课堂上老师讲一课，回家她给讲两课。丈夫酗酒、打人，她怕孩子学坏，毅然同丈夫离了婚，咬咬牙，一个人挑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每月 100 多元收入加上法院判给 20 元抚养费，既要养活三张嘴，又要供两个孩子念书。为了让孩子吃穿像点样子，不被同学们耻笑，她自己节衣缩食，一件衬衣要穿八九年。有时，她下夜班回来，见孩子不愿去上课，便拖着疲惫的身子送他们上学，自己坐在教室门口打瞌睡，等待放学再把孩子接回家。她，一个 30 多岁的少妇过早地失去了光泽和风韵，变得黑瘦、干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她凄婉地对孩子进行着以个人前途为中心的教育：“妈是个普通工人，没权没势，没一分钱外快，没钱送礼为你们打通前途，就靠你们自己奋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免得像你妈这样一辈子受苦受穷，被人家瞧不起。”这位母亲从没有忘记将自己高尚的优良道德品质灌输给孩子。她家与邻居合用厨房，家里的油没了，她告诉孩子：邻居家的东西不许碰。为了节省几角钱理发费，两个孩子都学会了理发。她主动让孩子帮助邻居，告诫他们：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应该互相关照点。

两个孩子按照她设计的模式成长起来了。老大、老二的学习成绩都不错。老二读六年级时，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前三名，多次获得“红花少年”、“模范队员”和“五好学生”称号。升入初中第一个学年，又以一篇出色的作文一炮打响，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敬佩，成为班干部，上初二时还写了入团申请书。

她万万没想到，1989 年 8 月，寄托着她全部希望的两个孩子先后因犯盗窃罪和抢劫罪被收容审查。

在拘留所，记者见到了老二李刚。他流着泪对记者说：“我是为我妈妈学习的，她养活我们太不容易。我想过，拼命也要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多挣钱，孝敬我妈。”

在李刚考入初中那年，有一次她妈妈拿回一张报纸，说以后大学不包分配了。李刚说：“我的奋斗目标就是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多挣钱，不包分配还有啥意思？”从此，他背着妈妈开始逃学。在街上闲逛、打台球、玩电子游戏、看电影。没钱花就持刀去“抢”，入不敷出，促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为了自己成名成家而奋斗，或许会获得成功，但是这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动力是不牢固的、不持久的。）

二、“变态”的爱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母都是工程师。在家里，他这根独苗，简直成了“小皇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父母处处惟命是从，真是“顶上怕摔了，含在口中怕化掉”。娇生惯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眼看“小皇帝”一天天长大，上三年级了，还让父亲背着去上学。这时候，父母才感到这样下去会把他宠坏，将来难以成材，急需改变一下爱的方式。

可是，他们由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两人在一起商量教子良方，反复酝酿，几经权衡，决定从经济上严加限制抓起。

这天上午，“小皇帝”要买一支气枪，父母没答应。又一天，他捂着肚子，硬要钱买哈密瓜吃，得到的是两只白眼。再一天，他要玩遥控飞机，伸手去爸爸口袋里掏钱，被打了一巴掌。

一连几个月，他们严格地“控制”着儿子，连一些正当的要求也不肯满足他。“小皇帝”一下成了“阶下囚”，心里的委屈层层叠加，终于爆发了：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撬开大立柜，摸出五张“大团结”，到街上吃喝玩乐去了。

父母并没有觉察这一切，看见儿子不再像从前那样伸手了，心里暗自得意：还是严点好，这孩子倒还懂得父母心。

有了“成功”的开端，“小皇帝”再无顾忌，一个月不到，大立柜里一个200元的活期存折，被他送到市场上去了。父母终于发现了儿子的“秘密”，顿时火冒三丈——父亲抡起了巴掌，沉稳的母亲也动了脚，直打得儿子哭天叫地，好不悲伤。

饱尝了皮肉之苦的“小皇帝”，开始对父母疏远了，常常饿着肚子也不回家吃饭，全靠一帮小哥们的资助一口，并开始把手伸向了别人的腰包……

他被人当场抓住过三次，只是被偷者见他年纪小，没忍心对他大动干戈罢了。他却想：马有失蹄，人有失算，挨两巴掌，听几句骂，痛苦是暂时的，算不了什么！他终因“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四次进了收容所。

（爱孩子，是每个父母的本能。渴望孩子成器，也无可厚非。但是，良好的愿望只能通过正确的教育方法来实现，鲁莽和粗野，只能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最后走向歧途。）

三、“残缺”的爱

她不愿谈自己的过去，因为她那“浪漫”的漂泊历史，太叫人为她难堪。

在她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她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一家公司的经理，虽然工作较忙，但没有忘记辅导爱女的学习，关心她的生活。由于父亲在家里接待客人较多，怕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因此在她读初中的时候，特意花高价在一处清静的地方租了一间私房，专供她学习用。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爱女的身上，指望学有成就，一来告慰那九泉之下的魂灵，二来尽做父亲的义务。

做女儿的，应该理解父亲的心啊！可她偏偏不争气，利用自己独居一室的便利条件，暗地里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报春花顶着冰雪就破蕾开放了。一天晚上，她一放学，就一头扎进小房间里，从书包里掏出别人借给她的一本坏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直到父亲来唤她吃饭，她还难以自拔地沉浸在那色情的海洋中。那些极具刺激和诱惑力的情节，几乎填充了她那少女世界的所有空间，

变作一种混浊的迷魂汤，直灌得她昏昏欲醉。入夜，她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满脑子里尽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事。这一夜，她失眠了。

第二天，她提早来到学校，急不可耐地找到素日要好的两个男同学到父亲供她学习的小房间里，又给两位同学传看了那本“黄书”。

从此，17岁的她变得爱打扮了，高级化妆品、新潮时装，三天两头儿换。一次又一次……小房间成了她淫乱的场所。

（她的教训，向我们发出一个警号：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仅在生活上、学习上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且还要注意孩子的心理、生理、思想的变化，帮助他们度过“少年危险期”。）

四、爱的思考

每个小年都离不开父母的爱，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孩子有正常的家庭温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对每个父母的起码要求。作为家长，要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避免“棍棒型”、“溺爱型”、“放任型”等不正确的做法。父母对子女的爱，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上、学习上，而且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品质、共产主义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将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每个父母以及社会各界要给予足够重视，把少年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材。

武侠小说迷的悲剧

崔亚斌

他才 14 岁，可是却戴上手铐，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为什么？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

下面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撼人心魄的悲惨故事——

夜深了，鸟归巢了，贪玩的孩子们也都回家睡觉了。

可是，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一幢居民楼附近，却有几个少年钻进一家小仓房里，在开着秘密会议。

“咱们都别上学了，跑吧！”

说话的少年名叫崔荣健，两只稚气未脱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其余几个少年围着他静静地听着，显然，崔荣健是他们这一圈儿人中的“领袖”。

“往哪跑呢？”几个少年问。

“上大沟我爷爷那边！”崔荣健蛮有信心地说，“那边有山，有洞，我们可以到那去练武，学它几年。武功学成了，谁也不怕，然后就可以上山打游击……”

“向谁学武功呢？”

“我有武侠小说，向书学呗！”

“那咱们在山上吃什么呢？”

“山上有兔子，有马，打死一只就能吃半年！”

“那……马肉不烂了吗？”

“山上有洞，可凉快了，肉放在洞里烂不了。”

“怎么打兔子呢？”

“用飞刀……不，我爸有枪，我偷来用枪打。有了枪，我们就谁也不怕了！”

听了这段对话，真让人胆寒！小小年纪的崔荣健，为什么会有这些古怪愚蠢而又可怕的念头呢？

崔荣健的爸爸，是沈阳某大工厂的保卫科长。他对崔荣健很溺爱，使他从小就娇纵惯了。崔荣健要星星，他就不给月亮。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佩带一支手枪。下班回到家，他摘下手枪就往床上的枕头下面一塞。崔荣健 7 岁的时候，就和爸爸吵闹着：“爸，我要你那枪！”

崔荣健的妈妈说：“不行！那是真枪，危险。你不是有玩具手枪吗？”

崔荣健哭着打滚：“不嘛，我要真枪！要真枪！”

崔荣健的爸爸见了，心疼了，赶紧说：“好，玩真枪，玩真枪。”说着，把手枪从枕头下面取出来，退出子弹，交给崔荣健，还教他怎样开枪。

以后，崔荣健就经常玩他爸爸的手枪。这一来，他可神气了，“我爸有真枪，我会打枪！”吓得小朋友们一愣一愣的。

崔荣健 11 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了，双方又都组成了新的家庭。崔荣健随着妈妈到吉林省某地落户，在当地念初中。父母管教不严和从小形成的畸形心态，使他越来越不安心学习，一方面经常逃学，一方面对书摊上形形色色的武侠小说着迷起来。他羡慕小说里那些武艺高强、神通广大的侠客们，可以随意杀人作恶，吃好的穿好的，周游名山大川……便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侠客。于是，他经常“练功习武”，打架斗殴，惹是生非，还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一天，崔荣健遇到了有劣迹的少年娄××，两个人商量一起“出去”——到沈阳。崔荣健炫耀地说：“我亲爸是沈阳大工厂的保卫科长，他还有一支手枪呢！”

娄××赶紧问：“你能把那枪弄到手不？”

崔荣健笑了笑，学着武侠小说里的话说：“那有何难，如同探囊取物！”

娄××赶紧说：“你要是能把枪弄来，我给你200元钱，然后我们就周游各地，去偷，去抢！”

“好，一言为定！”崔荣健当即答应了。

第二天，他从家里偷了只手表，留下一份假“遗书”，和娄××乘火车南下来到沈阳。到沈阳后，娄××因为害怕事情暴露，独自溜走了。可是崔荣健并不死心，仍然惦记着偷枪、出去当侠客的事。

崔荣健的爸爸见心爱的儿子回来了，很高兴。虽然他已经从前妻发来的电报和信中知道崔荣健是偷了手表私自逃出来的，可是却没有管教他，把他留下来了，并送他到大沟爷爷家去玩。崔荣健在爷爷家也不老实，总是拿着棍棒“练武”，欺侮当地小孩，闹得鸡飞狗跳的，爷爷只好把他打发回来了。他回来后，原来脑子里的那些鬼念头又蠢蠢欲动起来，便秘密地勾结了几个老同学，计划着偷枪跑出去，上山学武功打游击。他仿照武侠小说的样子，和那几个同学排了“座次”，分别起了绰号“大龙”、“二龙”、“三龙”……众人推举他当头头。没有练武功用的飞刀，他就到商店买了三把水果刀带在身边。

崔荣健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这天，爸爸买了火车票，要他返回吉林。可是，他根本不想回去，决心立即实施“小仓房秘密会议”决定的“计划”。当天，他乘家中无人，偷出一些衣服，还拿了10元现金、900元国库券和储蓄券，藏在身上。当然，他还惦记着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偷爸爸的手枪。

傍晚，爸爸下班回来了。崔荣健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爸爸照常将那支银白色的手枪塞到枕头下面。吃完晚饭后，继母无意中发现立柜里的衣物有被翻动的迹象，现金的数目也不对，便喊来正在厨房为儿子洗衣服的丈夫，一起检查。这时，站在一边的崔荣健的心“怦怦”急跳，害怕了：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计划”怎么办？对，我得先下手！他乘爸爸和继母背对着他，伸手从枕头下面拿出枪，藏在沙发巾下面。

“荣健，”爸爸转过身问，“你动柜子里的东西没有？”

完了！赶快打死他们……崔荣健一咬牙，嗖地从沙发巾下面抓起手枪，砰砰砰砰！向继母和爸爸连开五枪。爸爸身中三弹当即死亡，继母也受伤倒下了……

崔荣健跑到厨房，拿出刀又砍了继母一下，然后从爸爸身上取下了五发子弹，熟练地上进枪膛，乘着夜色跳下楼，藏进那个小仓房里。

警察赶来了，包围了小仓房，向崔荣健喊话。可是，砰砰砰砰！崔荣健又放了五枪。

远处的邻居们惊讶地说：“这孩子怎么变得这样，真是疯了！”

消防战士也赶来了，向小仓房里喷射灭火干粉。崔荣健受不了了，绝望地喊：“我……我出去……”

警察命令：“把枪扔出来！”

一支手枪从窗口扔了出来。

警察又命令：“把你的手也伸出来！”

崔荣健从窗口伸出了两只手。咔！咔！闪亮的手铐铐住了那两只罪恶的小手……法庭上，面对神情严肃的法官和专程赶来的妈妈，崔荣健泪水涟涟，痛悔不已。是呀，他这样小的年纪，本应该在课堂里读书，在操场上欢跳，为什么却成了杀害生身父亲的罪犯、法庭上的被告呢？他想到了过去看的那些胡编乱造、荒诞离奇的武侠小说……啊，他是中了那些坏书的毒呀！

压岁钱的“咏叹调”

李云龙

打发压岁钱，是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保留节目”。从年三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给起，直到正月十五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九小叔往外掏，乐得“小皇帝”们希望每月都过一次年才高兴。

可是，在那些把一张张票子塞进孩子口袋的笑脸背后，是不是都是满面春风和潇洒？有没有迁怒于“压岁钱”的声声叹息呢？

有钱爷爷与无钱爷爷

刚进腊月，喧闹的街头已有浓浓的节日气氛了，菜篮里板鸭、扒鸡无不给人以“肥年”的感觉。

“嘶——”，一辆锃亮的小车停在了银行门前，下来一位很有气派的老者，他在银行的取款早上工整地写下“伍百元整”后，对出纳员说：“请给100元一张的新票子！”他看别人有些不解，便又笑呵呵地对大伙说：“呵呵，给压岁钱啊！今年，大儿子、三女儿、四女儿都带着孩子回来过年，加上身边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女，五个宝贝一人一张。”边上—位中年妇女很是吃惊地自言自语：“压岁钱，哪能给这么多？”老爷爷看了看她，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一家就这么一个宝贝，挣钱还不是为了孩子，一百块多什么？再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一年到头的节日，哪能委屈孩子！”

五张崭新的100元的票子递到了老爷爷的手上，从他那舒展开来的眉头看，老爷爷一定已陶醉在孙子、孙女们甜甜的祝福中了。

“有钱的爷爷好当啊！”小车走了，留下一片感叹。

可是，“初级阶段”的爷爷们哪能都有这位爷爷的气派。这不，南院的陈爷爷正在为从哪给外孙女20元压岁钱和老伴商议呢。这是一个“计划经济”家庭，人员半工半农，钱来得不容易。所以，钱得计划着花，外孙女来信说到这过年，当然是不能“委屈孩子”的，压岁钱无论如何要给。从哪给呢？还是老伴想出了办法：“三十晚上少吃鸡不要买鱼就有了。”“唔，就这样。”烫着手指的烟头又被陈爷爷猛吸了一口。

光棍叔叔寻求“经济避难”

春节串门，一般从年初二开始。可大年初一早上，就有一位从部队退伍来的战友到了我门上，一阵“恭喜发财”的过年话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大年初一就来，一是咱哥们交情深，二是到你这寻求‘经济避难’。你也是光棍，没人叫我叔叔，省着我掏腰包给压岁钱。”

他向我倒苦水：我们那条街上一块钻战壕的就有八个，都加入“爸爸协会”了，到哪家我这个做叔叔的好意思不给压岁钱？给少了拿不出手，给多了确实又拿不出来。想到你在家，这不就来“避难”了。我开玩笑说：“你也快点进港湾，早点生个挣压岁钱的，那就不用这样东躲西藏了。”他长叹一口气说：“为了筹备结婚，关着门吞方便面、啃馒头，‘咽苦思甜’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啦。没钱啊，就连叔叔都没资格做得堂堂正正的。”

小夫妻的大难题

现在年轻人无不感叹结婚花销大，太难。可小郑与小江姑娘却没有体会到这个难，用小江的话说“拿了结婚证，买几斤糖发一发，不一样过得红红火火？”他们的确没有被元旦的结婚难住，而春节期间的压岁钱却成了这对小夫妻的大难题。

春节临近，他俩应双方家长的要求，要分别回乡下两个家，给长辈拜年

少不得给晚辈的压岁钱，这是规矩。他俩算了算，10元一个人，寒碜，白做了城里人；加码吧，对刚从学校毕业才工作几个月的小两口来说可算大问题了。最后，小两口想出了漂亮的谎言：单位节日加班，来个惹不起躲得起。

有了钱的“小皇帝”们

7岁的贝贝上一年级，一个春节共得压岁钱500元，爸爸妈妈动员他把钱存在奶奶那里，他不干，说奶奶会用他的钱买菜。存爸妈那里，他更不干，说爸妈会没收他的钱。为了使贝贝的钱放到家里，爸爸妈妈不得不约法三章，保证不没收，而且奶奶跟外婆担保，贝贝才同意。第二天，贝贝看到小伙伴玩电动坦克，便一溜烟回家开柜子取钱，妈妈批评他不该随便拿钱，贝贝理直气壮，说妈妈说话不算数，并要收回“自己的钱”。

事后，这位妈妈深有感触地说：压岁钱是人们之间通过孩子在做游戏，你给我家孩子，我给他家孩子，看是热热闹闹，实质既增加大人负担，又不利于孩子成长，还会影响亲属的关系，贝贝就一个星期没有和妈妈说话。

沿海某市，有个个体户经营一种“电动显像”，从投币口往内投放一定数量的硬币后，屏幕就显出各种淫秽画面。据调查，观看者80%是中小學生，这就是有钱的结果。

有钱的“小皇帝”们个别的还学会很气派地赌钱，成为小赌棍，也会猜拳行令，成为小酒鬼。

钱啊，你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物质要素，也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孩子们第一次认识的钱就是压岁钱。那些有钱的没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你们不必摆这个阔，充这个胖子，硬塞给孩子一大把压岁钱，或许有的压岁钱会变成孩子手里攥着的一把“刀”！

高墙内外

编者按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已日益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在校生犯罪尤呈上升趋势。故向你们推荐一名在校学生犯罪后在狱中所写的《痛苦的回忆》一文,旨在了解和掌握他们的犯罪轨迹,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以活生生的事例教育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学生。

痛苦的回忆

郭建东

我现在深深地感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环绕着我的是电网和高墙，面对着四角的天空与那从眼底逝去的鸽子，我多么希望这一切仅是一场恶梦。

自我进入学校开始，迎接我的便是荣誉。到了初中，我的学业达到了有生以来的顶峰，从初二到初三两年时间里，我已经被各种竞赛包围着。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各门科的县级竞赛中，我都取得了第一名，为学校争得了极大的光荣。特别是数学方面，我有幸遇上数年一度的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国内选拔赛，县级、省级的选拔中我分别获得了第一和第二的名次。虽然在后来的选拔中失败了，但是，老师和家长都以我为荣，校教导主任认为我是建校以来最突出的学生，我终日生活在赞扬声中。

然而生活总是有逆境的，没能考入省重点中学便给了我当头一棒，几乎所有知道的人都出乎意料，我也只好接受这无法改变的事实，心中却有許多想不通的事情。

我进入高中，来到了县城某中学，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学刚一个多月，我便碰上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因为我是一个人坐，班主任便将他安排在我旁边，没想到他竟是我孩提时的朋友。小学的时候，时常在一块打乒乓球，做各种游戏。小学考初中时我们便分了手，我考取初中，而他却是复读。一晃初中三年，一次都没有遇到过，现在两人成了同学，并且是同桌，自然便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然而，我们俩在初中走的路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初中完全生活在学校和家庭中，而他却早已接触了社会，并且染上了社会“疥疮”。抽烟、打架、逛舞厅、下馆子，他无所不为。有时他兴致勃勃地讲给我听，我听得津津有味，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一种堕落的潜意识渐渐侵蚀了我无知的心灵。他开始班上发展他的弟兄，于是班上的几个“气味相投”的男生便聚到一起了，我们不再单单是同学了，而且是“小兄弟”、“哥儿们”。我和他们一起抽烟、逛街，一起抄作业、闹恶作剧。

那时社会上正当台球风行，时髦的东西总是和咱“哥儿们”有缘分。放学后、上学前、晚自习都成了我们练球的最佳时机，甚至在课间操的20分钟也要溜出去玩两盘。

老师开始逐个找我们谈心，甚至在班上严肃批评，一次、二次……可是我们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我开始变野了，变得不听话了，老师的苦口婆心对我不能发生一点作用，我们依然是“哥儿们”。

我一点儿也不把学习放在心上，打球变成了我这名高中学生的“职业”，并且开始和别人赌输赢。我回去说谎，向父母要钱，然后跑去和别人赌博。赢了，哥儿几个一起抽烟、逛街。父母也渐渐察觉了我的不轨行为，并开始控制我的零花钱，我便去向别人借钱，用来赌博。常赌常输，我欠了别人的钱，债主时时“临门”。于是，“铁哥儿们”经常在一起想办法搞钱。我们开始打恶主意了，小偷小摸成为家常便饭……高中两年很快过去了，我也成为班主任和校领导深恶痛绝的人物，终于校领导对我说：你转学吧……

我转到农村某中学，然而新的环境却没有能使我改变恶习，相反，艰苦的环境和对师长的反感使我做出辍学的决定。1990年11月初，我擅自离开学校，就在这个11月份，我又迈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步，彻底堕落了，成了一名盗窃犯。

我终于开始理解父母和师长的良苦用心了，终于愿意听话了。然而晚了，我好后悔，那么多次的教育，哪怕听一次，又怎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现在，身在牢房不能由己，相隔百米有家而不能归。父母啊，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老师啊，原谅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吧！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用汗水洗刷过去。党和政府在帮我创造崭新的明天！

张生某

1991年5月

早逝年华

艾明波 冯秀华

茫茫旷野，沉沉冬日。呼啸的北风卷起漫天的飞雪，掠过北方辽阔的田野，给这冰封的土地留下一片惊悸和震颤。哈尔滨市郊有一座孤零零的楼房正瑟缩在这片旷野之中，这就是哈尔滨少年犯管教所。

一堵高墙隔成两个世界，分割出来的土地上，警戒线死死地钳住的是一群少年。这是一颗颗扭曲、变形、懊悔的心。他们把本来属于自己的那片黎明无情地撕毁的同时，跌入了深渊。他们饥渴过，现在仍然饥渴，就像大地的裂缝一样正在大口大口地吮吸着清新的空气，以使那充满污垢的心灵得到净化和洗涤，使他们在炼狱之火的焚烧之下重新塑造自己，走向新岸，换回自己那丢得很久很久的宝贵的自由和温馨。

这里关押的 1000 多名犯人中年龄最大的 18 岁，最小的才 14 岁。这是多么芬芳而动人的年龄，这是自由自在、用笑声支撑一片天空的年龄，这是尽情地挥洒天真和浪漫的年龄，这是静坐于高高的谷堆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年龄！可如今他们用罪恶的双手制造了人间悲剧，从而受到了法律严酷的惩罚。

一、16 岁的盗窃犯

乔某，从 12 岁开始盗窃，四年连续作案 30 余起，盗窃现金及财物折合人民币 1 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 1.45 米左右的少年。他满脸阴沉，上面横躺竖卧些旧日的刀痕，只是从那微带童音的话语里才隐隐约约地分辨出他还是一个孩子。然而谁能想到他竟是一个盗窃犯，一个盗窃成癖的孩子。

他曾有过很光彩的过去，三好学生、学习尖子。然而当 1983 年 8 月 18 日他突然成为孤儿之后，他的前面便出现了可怕的沟壑。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色的耻辱的日子。那天早晨他的父母亲双双被警车拉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公判大会上他得知，父亲是因为赌博输红了眼，抡起大斧将他人砍成重伤，母亲因为走私黄金首饰，他们分别被判刑 8 年和 12 年。

孤单的他被远方的叔叔收养了。他的叔叔早年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双腿且患有重病，虽待他极好，但他幼小的心灵中已有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父母的形象在他的眼里陡然下跌。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厌学，开始流浪。他那无腿的叔叔如何能撵上他走下坡路脚步。他堕落了，终于和他社会上的哥儿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起初，他只是在火车上偷些水果，后来他开始与同伙租下四轮车偷钢材。1989 年他在佳木斯偷锰钢时被当场捉往，被收容审查。由于当时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被免于起诉。半个月之后，当他怀着一颗悔过之心推开叔叔家的房门时，愣住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叔叔已在他被收容期间匆匆地离开了人世。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叔叔的坟前，插上一束野花哀悼为他付出巨大心血的叔叔，发誓要活出个样来给叔叔争口气。此时，他的母亲已刑满释放，遗憾的是这位母亲仍然没有把她的爱奉献给这个有过孤独、有过污点的孩子。他在最后一点温暖都失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混进了盗窃集团之中。当他第 32 次盗窃时，无情的手铐铐住了他那双罪恶的手。1990 年 7 月 31 日，他不得不住进这家灵魂的医院，等待他的是漫长的刑期。

“我错了，但我恨我的父母，如果他们不被判刑，好好管我，我能这样吗？”他说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了房门。望着他那矮小的背影，我

心中陡然一沉，可怜的父母怎么不为孩子做出正面的榜样呢？

二、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与乔某相比，今年16岁的满某是幸运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疼爱他的父母，有关心他的姐姐。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将他父母那美丽的梦打得粉碎。1989年他因强奸、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从12岁开始强奸少女，短短两年他强奸、猥亵了10余个少女。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令人心疼的数字。

小学五年级的满某心思不在功课上，因为他常常蹲在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中悄悄地听他们说一些男女之事。同桌的一位女生经常约他到外面去玩，他们所谓的恋爱关系便在这种蒙昧的状态下建立起来，他与这位女生终日形影不离。可是好景不长，他的这位“恋人”一天突然与他断绝了关系。他失魂落魄，从此，他把女的都看成是害人精。他产生了报复女性的恶念，他整日闲逛，到处寻找猎物。终于有两个比他还小的小女孩被他糟蹋了。当警车呼啸着将他拉走的时候，他竟开口问：“抓我干什么？”法律、道德在他的头脑中是一片空白。由于不到14岁，他被免于起诉，但是老实厚道的父母不得不将东借西凑的两千多元钱送给被害人作为补偿。儿子闯了大祸，当父母的自然是严加看管。见他不愿意上学，就勒紧裤带贷款一万多元买了两头奶牛让他去放。然而父母真正地错了。他能牵住奶牛而奶牛怎么能牵住他呢？他赶到山上放牛之际又将上山挖野菜的小女孩强奸了。他躲在外面，又抢了别人的猎枪持枪作案，先后疯狂地作案数次，强奸了5名少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终于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换来的是终身监禁。

三、他刚刚17岁

同上面两位少年犯相比，17岁的张某某更凶残、更恶毒。

在当年轰动一时的“11·3”杀人勒索案，案犯之一就是张某某。在少管所里我找到了在三个凶犯中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这位绑票凶手。坐在我面前的张某某没有了杀人时的那种凶狠和猖狂，而是憨态十足，他的眼睛里时而忽闪出几分惊惧的神色，这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被判死缓的犯人。

1990年3月9日，住在苇河林业局苇河林场的张某某伙同他人趁着夜色准备绑架3名富户的儿子敲诈钱财。可一连两天都没有得逞。越这样他们越是心急，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个十分毒辣的阴谋。先到山下挖了一个坑，要模仿上海滩绑票奇案里的情节进行绑票，碰见谁就绑谁，绑了就杀。

11月3日晚，周大勇等三位少年成了他们的猎物。罪犯将他们带到山上，无情地将他们杀掉。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分别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如今两名首犯已命归西天，而他却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接受正义的惩罚。

“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大，给我一条活命。我一定好好接受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他认真地说着。可是已经晚了，因为他毕竟造成了三个家庭的悲剧，毕竟是拿了三个活生生的生命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

黎明将至，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太阳即将跃出遥远的地平线。而少年犯们那复生的渴盼也会与这朝阳一同升起。但愿全社会的人都来关心青少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灿烂的明天，如果每个人都为他们奉献一点爱，每个人都给他们一份关心，那么，我们相信：明天又会有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的故事

——写给爸爸妈妈和弟妹们

潘朝喜

我叫张郁，今年 18 岁。18 岁——如诗如画的年龄，而我却成为一名囚犯。我将我的故事讲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弟妹们，希望你们能从我这故事中吸取教训。

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七岁背着小书包上了学。在我入学的第二个学期，学校拉来了一车煤炭，黑晶晶的煤炭吸引着我，心想：拿到自己家里去烧该多好啊！于是我背着老师和同学悄悄地抱着一块煤往家跑。到家，爸妈不是批评我，而是夸着我说：“从小看大，我家小郁真懂事，从小就有持家的心眼！”于是我又连续几次悄悄地往家里搬煤。最后一次被班主任发现了，我受到了批评教育。爸爸妈妈得知我受到老师批评教育后，直奔学校，当着我的面指着老师说：“不就是几块煤炭吗？有什么了不起？见我家张郁小就欺负不是？”

从那以后，我常拿走同学的笔，有几次还悄悄地拿了几个同学的书包到野外去撕着寻开心。老师发现后批评我，我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哪还有怕的呢？有爸爸妈妈护着呢！

记得上三年级时，我和一个读到二年级就被勒令退学的同学，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星期天晚上，趁老校长离家之际，我们撬开了他宿舍门窗，把他的棉被和衣裤全部抱到离学校一里的山洞里放火烧掉。第二天，我把这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他们却哈哈大笑，说：“好！整得好！谁叫他留过你几次学校？”我当时可真高兴，仿佛我干了一桩伟大的事业；同时，甚至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物。

也就在我们烧了老校长的东西之后，我便被学校开除了，从此离开了学校踏进了社会。

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我学会了抽烟和赌钱，偷东西似乎成了我的职业，不知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再疼我了，大概是家里又多了一个弟弟吧！有几次我偷了东西卖得钱回家之后，他们见了钱眉飞色舞夸我能干有本事，见我没有钱了就大吼大叫要我出去找钱来养家，常常吵得邻居不得安宁。后来，我被派出所抓了去，在拘留所待了 30 天。我出来的那一天，派出所韦大叔还亲自送我，并对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可要管好孩子，他年纪还小，你们有义务管教他！”我爸爸一听，说：“我管不了他也养不活他，你们爱怎样搞就怎样搞，就当我没有他！”我妈在一旁也插话道：“十几岁的人了，还要大人管真不知害臊！”

听了爸爸妈妈的这些话，我突然间觉得我成了爸妈的找钱工具。就在我走出拘留所时，曾有过改邪归正重新到学校读书、做一个好孩子的念头。但爸爸妈妈却说没钱供我读书！爸爸大声吼叫道：“你想读书？自己滚出去找钱读去，老子不问你要钱你还好意思找老子要钱？滚！”从此，我便离开了家，在社会上成了一个真正的流浪儿和行窃的惯犯。

去年，我偷了别人的彩电被抓进来了。一年多时间里，我曾写过两封信回家，希望爸爸妈妈能来看我一眼，但时至今日都不见他们的踪影。

我真诚地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不要过分地放纵自己的孩子，更不要因为得到了孩子拿回来的一点财物，就大加赞许，以致酿成大错失去孩子，失去良心和道德。同时，我也告诫弟妹们从小切莫占小便宜，不要去贪求不属于

自己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种下的苦果，还得自己慢慢地吃啊！

爸爸妈妈和弟妹们，请记住我这不光彩的故事吧！

破灭的理想

冯玉龙

理想，这个平凡的词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注解。而我对它虚幻扭曲的理解最终使我堕落成一名罪犯，这给我带来了不尽的忏悔。

17岁，正是追求理想、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和确定自己奋斗目标的大好年华。这时，我常常感叹理想的领域是多么广阔！可一回到现实生活中，我又会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狭小。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每天的生活可谓单调乏味：喝茶和早点，上班和下班，老酒和香烟，似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母亲关心的是小菜的价格，整天有洗不完、补不尽的衣服。邻居李师傅又是怎么生活的呢？他活了58岁，可还没到过县城一次。他们有什么追求和理想？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可自己学习成绩不好，世道又太平，不能做个英雄，也没有阿兰·德龙那样的天赋可当个著名影星，更没有费翔那迷人的歌喉……一切出名的路都堵住了，难道就当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一次，一个邻居从北京旅游回来，带回来的彩色照片吸引了许多人，竟在这小小的街道上引起了轰动。我看着那些彩照，啊！天安门，毛主席纪念馆……他竟去过，多有意思，离这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泰山、黄河、山海关是个什么样子呢？旅游，真新鲜，多美妙啊！

中国不是出过一个旅游家徐霞客吗？他不就是走遍中国而出名的吗！对，这是成功的捷径……顿时我心花怒放——我的理想就是去旅游。

下一步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学习摄影、旅游知识……忙得不亦乐乎。可在筹备工作中又出现了一大难题：钱，钱是根本啊！怎么办，向父母要吧，一定不会满足我的需要，何况家庭条件也不允许；自己挣吧，一时也挣不到；去偷，不行，这是多么丑恶的行为！偷，是要受法律制裁的，那不是与理想相悖吗？可是我明知灯是火，却偏向火上扑！

那天夜里，我向父母说了想出外旅游的打算，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还骂我这是空想！憋着一肚子怒气，我从家里跑出来，想随便找个地方睡觉。摸来摸去，竟到了一个供销社仓库的后门，我掂起脚，凭借从窗外射进去的月光，可以隐约地看到里面有电视机什么的。瞬间，这些财物对我显示出了神奇的诱惑力，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当我意识到后果时，竟吓出了一身冷汗。然而私欲的膨胀，使我终于迈出了那罪恶的一步。

瞒着家人，我踏上了旅游的路。我的心情充满好奇、神秘、兴奋，沿途迷人的风光，西安的大雁塔、钟楼、兵马俑，都大饱了我的眼福；同时，一件件工艺品也被我装进了挎包。

从此，我不甘心待在家里那狭小的天地里了，外面的五彩世界才是我向往的。看看地图册，我才走了几步？是啊！只要冒险再干一次，就可以住高级旅馆，进高级饭店、咖啡馆，坐火车、轮船，上北京、下青岛，照像机、录音机，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我在这种生活观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地堕入深渊。

如今，我正在铁窗下苦度刑期，追思过去……失去亲人的关怀，远离同学和自由是多么痛苦啊！

（作者系新疆阿拉尔兵团第二监狱服刑犯人）

走出江湖义气的误区 ——来自高墙内的思索

李平发

尊敬的《少年与法》杂志社各位老师：

您们好！我叫李平发，是一名服刑人员，现在湖北省荆州监狱染织厂八中队服刑。

欣喜地捧着全国独家《少年与法》杂志，我激动不已，我庆幸自己觅到了“知音”，找到了笔耕的园地。

看到贵刊刊载的一篇篇饱含哲理和启迪心灵的佳作，我深受教益。联想到自己昨天的犯罪，不知是自责，还是追悔，只好提起笔，写下自己对昨天的忏悔和对未来的希望，以此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更希望少年朋友们从我的过失中吸取教训，以便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

湖北省荆州监狱染织厂八中队李平发

往事如烟，许多已经忘却，但 1983 年 8 月 18 日这一天，我将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天，我刚 17 岁，我被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以流氓、抢劫、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这一天，我走进了监狱。

囹圄中，我想起自己儿时的“梦”，我一阵激动、一阵向往……

我出生在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都是人民教师。也许是受父母的熏陶，或许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不满 10 岁的我在念小学三年级时，就有一篇作文获得了全镇小学作文比赛第二名。那时，我胸别鲜花，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面对同学的赞美、老师的夸奖、父母的宠爱……我兴奋得流下了泪水，陶醉在这一自认为不算小的成功的喜悦之中，编织着自己未来的“梦”。

后来，在名列前茅的成绩面前，我的快乐在延伸……

后来，在老师热情洋溢的鼓舞下，我的血液在沸腾……

后来，在同学们的羡慕声中，我感到不可一世……

后来，在爷爷奶奶过分的溺爱里，我的欲望在膨胀……

后来，我长大了——

每当我看到彼此以“兄弟”相称的社会青年，看到他们肝胆相照、为江湖义气两肋插刀的精神，我为之感叹、钦佩。使我联想到《水游》梁山英雄人物——黑旋风李逵和打虎英雄武松，想起他们为江湖义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伟大壮举，同时，也想到武大郎活着无为的那窝囊劲。于是，我由崇尚武松到鄙夷武大郎，由钦佩燕青到仿效李逵，总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自己也邀几个人，结成兄弟，组成帮派，去闯荡江湖，去震慑四方。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急剧错位。

从此，本来宁静的小镇，再也不能有昔日的静谧，我们撬门翻窗，敲诈恐吓。繁华的闹市里，留下了我与“哥儿们”打家劫舍的足迹；华灯初上的夜晚，记载了我与“哥儿们”翻墙入室、撬柜扭锁的罪恶；如醉如痴的舞厅，留下了无辜者血洒舞池的凄惨情景……我认为这就是英雄，这就叫活得“洒脱”。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预谋已久的下一步“计划”时，一副锒亮的手铐击碎了我酝酿已久的“梦”。

那天，当震耳欲聋的警笛将我从恬静的梦中惊醒，当我衣冠不整地走上

囚车，当威严的法警将我押上神圣的法庭，“天真”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触犯了刑律，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祷“没事的……没事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的我锒铛入狱了。往事的回味，辛酸的、甘甜的一并涌上心头。

走过的路就像昨天一样。狱中的我每当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惬意——

我曾经也躺在父母的怀抱中撒过娇；我曾经也在那柔和的灯光下苦读笔耕；我曾经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抑扬顿挫地朗诵古今中外的名篇佳句；我曾经也在美丽校园的林荫道上遐思、沉思；我曾经也在知识的宝库里寻觅、探索；我曾经也梦幻着有一天能穿上橄榄绿去保家卫国；我曾经也……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南柯一梦，江湖义气生擒了我的灵魂。

今天，我带着罄竹难书的罪孽在这所特殊学校里接受改造，管教干部一席话化解了我心中所谓的“义气”。

“真正的友谊，体现在生活中的互相帮助，既有热情洋溢的精神鼓励，又有诚恳的善意批评；既有无私的物质接济，又有学习上的互相砥砺；既有喜悦时的笑脸，又有受挫折后的忠言，绝不是一拍即合的狼狈为奸！”

亲爱的朋友、同学们，请记住我的教训。

给囚犯妈妈的一封信

李兴林

妈妈：

你还记得吗？我已经 11 岁了，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6 年了。

妈妈，在朦胧的记忆中，6 年前的那天中午，一群男女气势汹汹地朝咱家冲，扬言要和爸爸算帐，我和小妹吓得蜷缩在墙角下不敢出声。爸爸见来人气势汹汹，抱起我和小妹越墙而逃了。

等我们躲过一阵子，蹒跚回到村口，才听人说，你杀了人，已经被捕入狱。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满屋斑斑血迹和院子里死者挣扎的痕迹。

听大人们说，我们和他们家的矛盾仅仅是为了一头猪和一条狗，就因为他家的狗咬了咱家的猪。妈妈，我见到的死猪、死狗可多了，可从没有听说过有人像你们这样为猪、狗闹个天翻地覆，还引出了一场血战的。

妈妈，从此，你用你一生最辉煌的时间作代价，换来了 13 年思与悔的铁窗生涯，那年你才 29 岁。

从此，爸爸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整天算计着咱家的责任田，也不再为做生意而奔波，他变得懒散、狂怒、疯癫……

从此，咱们家冷清得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鸡鸣犬吠，真像座阴森森的古墓。

爷爷收养了我们，但我们的感觉是在一种寄人篱下的夹缝中生存。每当我端起饭碗的时候，一双双白眼紧盯着我们，我嘴里感到有些发涩，是菜太咸，还是泪？我分辨不出来。

和我一块长大的伙伴们每人背着一个包包，听说是去念书，但我没有见过学校是什么样子，回来的路上，我只听他们哼哼呀呀地唱着一个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真的那么好吗？我努力追忆着，但还是模糊的。妈妈呀，你给予我们太少了，我怎么也学不会这首歌。妈妈，你要是在我跟前，也会对我好吗？然而，当你举起菜刀向那个女人砍下去的时候，你想到过我和小妹需要你的什么吗？

我永远也学不会这首歌，永远唱不出口，永远、永远……

一天，爸爸突然要领我和小妹走，我受不了婶婶的白眼，就高高兴兴地牵着爸爸的衣襟走了。从此，我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爸爸的脾气怎么坏得那么厉害，一上车就和卖票的阿姨大吵大闹。到了县城，几个戴大檐帽的叔叔给我们又是管饭，又是管睡。可爸爸见人就骂，逢人就嚷，老是说别人冤枉了他。我觉得爸爸也是为了我们好，为了你早日回来才这样。所以，他让我们哭的时候，我们就哭得死去活来；他让我们闹的时候，我们可以躺在一个叫做“书记”的伯伯的房子里满地打滚。从村上到乡上、到县上，我渐渐觉得不对劲，妈妈非但没有要回来，晚上我们还要去钻那些冷冰冰的水泥管子。爸爸原来把我们姐妹当作一个砸向那个叫“别人”的拳头。更使我们恨爸爸的是有一次，他把我们姐妹俩往一位叫做“书记”的伯伯的房子里一推，自个竟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妈妈，我想这下可完了，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向我招手，我可要从那些冷冰冰的水泥管子里走向“天堂”了。

可是没有，没有人用白眼看我们，没有人骂我们，“书记”伯伯派人用小车把我们姐妹俩送到县上的民政局，局长路爷爷连夜陪我们回到咱们家。

乡上的书记隋爷爷、干事李伯伯安排人给我们理了发，又让王阿姨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新鞋子，商量着暂时把我们寄养在外公家，我们的一切生活费由公家负担。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舅舅一家人像躲避瘟神似的摇着头，连门也不让我们进。

妈妈，这就是亲人？我的血管里可流着你们柴家的血呀！

此刻，我和妹妹似乎才觉得孤单、害怕，没有人要我们！

爷爷，多么令人尊敬的形象；舅舅，多么高大魁梧的身躯。然而，这一切都破碎了，就像我小时候不小心摔碎了的饭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

乡上的隋爷爷、肖爷爷、张伯伯、黄伯伯、李伯伯，还有好多好多的伯伯、叔叔们，在为我们抓耳挠腮，忙得团团转，后来又商量把我们姐妹俩暂时安置在乡敬老院。那位头发花白的院长老爷爷收留了我们，我和妹妹就睡在那位 80 多岁的张奶奶身旁。她没有儿孙，因而，对我们格外关怀，吃饭、穿衣、玩耍样样都管，可妹妹顽皮得近乎野蛮，炕上撒尿、拉屎，一天夜里，妹妹嚎陶大哭，张奶奶一夜未睡。

妹妹的鼻涕没有了，再也不打赤脚了；我的头发有人梳理了，再也不去钻那些水泥管子和睡冰凉的水泥台阶了。

慢慢地，我悟出来了，从你、爸爸、爷爷、伯父、叔叔、外公、舅舅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在那些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好人的身上得到了。

妈妈，要不是他们，等你走出铁窗的那天，在那荒郊只能是两座小小的墓丘在静静地望着你！

妈妈，等 7 年后你走出铁窗的那天，我已是一个 18 岁的大姑娘了，那时，面对你的女儿，你会怎么想，你还能认出我是你的女儿吗？是谁抚养了你的女儿？是谁给予了你女儿这么多的人间爱？妈妈，面对铁窗外的一切，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这个现实？妈妈，是你给了我生命，但也是你给了我痛苦。作为女儿，我不能恨你，但作为一个被别人救了的的孩子，我恨你，深深地恨你！我是你的女儿，但我还是那些好人们的孩子。有人说，“母亲的爱最真挚”，但是我从你身上却没有感受到，作为女儿，我无法埋怨你，但是我却无法给予你女儿的爱。

请原谅你的女儿！

女儿：玲玲

一个服刑犯人的日记

赵宏立

“ 哐啷！ ”

一声脆响，铁门把我和我的好朋友——斌斌隔在了两个不同的天地。我呆呆地站着，手里捧着斌斌刚交给我的那本绿色的笔记本，心里空荡荡的。蓦地，眼睛顿时模糊起来。

夜晚，我回家睡在床上，托起那沉甸甸的笔记，仔细地看了起来。

.....

这年中秋节，明月高照，清淡的月光透过铁窗，照在我苍白的脸上。我手扶铁窗遥望着亲人的方向，泪水顺着腮颊滴落到大铺。此刻，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们正团聚在一起，陶醉在团圆的喜悦之中。然而，我却因盗窃触犯了刑律，离开了爹娘、兄妹，被关入了戒备森严的大墙内。

团圆日啊，两分离，亲人不能团聚，朋友不能见面。高墙电网铁门铁窗，隔开了我与“自由世界”的联系，成了牢中的囚犯。整天面对墙壁，反省痛思过去，桩桩往日的情景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离别亲人的时刻是多么可怕。当那锒亮的手铐铐住我的双手时，我呆了。年近多病的母亲承受不住这沉重的精神打击，一头栽倒在我的身上，醒来后紧紧抓住我的双手，老泪纵横：“孩子呀，妈一心指望你能成人，可谁想你会这样.....”无声的抽泣浸透了慈母的失望之心。妈妈的心在流血，在颤抖，无尽的悲伤情感笼罩在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

囚车鸣着警笛，把我带到远离亲人的地方。牢房啊，牢房，每当我手扶着铁栏，望着那自由飞翔的小鸟，思绪又回到以往幸福的时光。我也曾有过爱恋，有过追求，有过儿童时代的幻想，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过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悔恨。作为一个90年代的青年，理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为“四化”贡献力量，可是由于自己的一时糊涂，竟成了人民的罪人，辜负了人民的教育、培养，辜负了毕业时教师的期望，也愧对父母的辛勤养育。

记得当我上学的第一天，学的第一句课文就是“热爱祖国”；当我站在少先队队旗下，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当我站在团旗下举起右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热爱党和人民”。可一念之

差竟参与了盗窃团伙，铸成了大错，使我无颜见亲人，悔恨难当啊！亲人们会怎样看我，朋友们又怎样评论我。家庭已失去往日欢乐的气氛，妈妈那泪流企盼的双眸，弟弟妹妹们正盼着我早点回家团聚。

静夜里，躺在这不平常的大铺上，凝望着那铁窗上点点闪烁的繁星，就仿佛看见亲人那期盼思念的泪眼在向我——一个罪人倾诉那分离已久的思念之情。亲人朋友，啊，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重新做人也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与要求。我深深地感到：对我这样一个人民的罪人，政府和亲人并没有冷落、抛弃，他们正在用真挚的情感、诚恳的教诲净化我的灵魂；他们在激励我、挽救我，使我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回到亲人当中，回到祖国建设中去。

放心吧！亲人！在这段充满悔恨与痛苦的日子里，通过在监所里学习法律知识，使我的头脑充实了许多，我在反省自己的行为，认清自己的罪过，竭力从思想深处挖去那些肮脏的东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待着有朝一日重返家园，用行动去安慰母亲的心；用辛勤的汗水换取新的生活；为祖国的兴盛贡献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

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看完了斌斌的日记，禁不住心头颤栗。真诚祝愿斌斌赶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我更希望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否则像斌斌那样，将悔之晚矣。

护法少年 父女情深

刘福定

“不是说你女儿要来接你吗，快收拾一下吧。”监狱长拍了拍正在发愣的习中华的肩膀，又送他走出了大门。

“爸爸！”有人叫着，一个身影已向他跑来。果真是女儿来接他了，激动的泪水遮满了双眼……

那是前年仲夏的一天，漆黑的夜，暴雨倾盆。已是深夜了，爸爸还没回来，习玉娟惦念着爸爸。自妈妈死后，爸爸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的身上。他从不在外久留，从不将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

“今天怎么啦？”听着屋外的风雨声，习玉娟想：“是大雨阻住了爸爸，还是厂里生产任务忙，要爸爸加夜班？”她等着，盼着，渐渐地进入梦乡。

一声响雷，把平房震得一颤，习玉娟也被惊醒了。闪电中，她看见爸爸神色慌张地走进院子，自行车的货架上驮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进屋后，他顾不得换掉水淋淋的衣服，就轻手轻脚地把那皮包藏了起来。

今天上夜自习前，习玉娟听同学说，厂仓库的一批电镀用银被盗，公安局已着手侦查，厂里也成立了侦破小组。她见爸爸行动反常，便产生了怀疑，坐起来，拉亮电灯问：“爸，您拿的什么？”

习中华吓得一哆嗦：“啊，那……那是同事寄放的东西。”

“那您干嘛要藏起来？”

“这……”见女儿产生了怀疑，习中华更慌了，他吱唔了半天，又说，“这，这是我从别人手中弄了点抢手货，想转卖几个钱，给你买件漂亮的衣服。我怕你认为爸爸这批货来路不当，就藏起来了，不想让你知道。”

爸爸说的前后不一，这使习玉娟更怀疑了，她下了床，朝爸爸藏皮包的地方走去：“爸爸，是什么抢手货，让我看看嘛。”

“不，不行！”习中华慌忙拦住。

“为什么不能看？我偏要看！”

“不能看就是不能看！”习中华从不在女儿面前耍横，今天态度突变。

“爸爸，您做事儿从来不怕我知道。您告诉我，那包里到底装的什么？”看到爸爸那慌乱而害怕的眼神，习玉娟试探地问，“厂里丢了电镀用银，莫非您……”

“不，我，我没拿厂里任何东西！”习中华暴怒地打断女儿的话，“那里是烟酒，是市面上少见的高档烟酒！”

“爸爸，那绝不会是什么烟酒，如果您不说真话，我，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

“娟娟，”听了女儿的话，习中华猛地一颤，双手搂着她的肩膀，含泪说道，“从你妈生病到死，我们借了八九千元的外债。这几年，你没吃一顿像样的饭菜，没穿一件像样的衣服，每当看到你和那些穿戴讲究的女孩子走在一起，爸爸心里就难受！”习中华泣不成声。“我想，不发横材，就没法还清借债，就不能使你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爸爸这是不得已呀！”

“爸爸，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我不能让您用这种手段换来我的幸福。爸爸，您快去自首吧，这样会得到宽大处理。”

看着爸爸那充满苦楚和祈求的眼神，习玉娟含着热泪，微微摇了摇头，说：“爸爸，您这是犯法啊。”

“只要你不说出去，他们决不会怀疑到爸爸！”

“爸，您不去自首，迟早也会被查出的。”

“不，我不能去自首，不能去自首啊！”“爸爸，您如果不去自首，我只好去报案了！”习玉娟这么说。

“你，你敢！”习中华怒吼着，扬起了巴掌，“我，我打死你这不成器的东西！”

“爸爸，您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去报案。”

对着女儿严肃的神情和充满深爱的目光，习中华缓缓地垂下了手臂，无可奈何地说：“娟娟，你想没想过，爸爸如果自首了，就会成为罪犯，而你就成了罪犯的女儿，爸爸坐了牢，丢下你该怎么过？”

“爸爸，我已经 15 岁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在习玉娟的再三劝告下，习中华去自首了，被从宽判处两年徒刑。因他服罪态度好，又被减刑半年。如今，他以一个新人的面貌走出监狱，踏上新的人生旅途。

习玉娟见爸爸出来了，叫了一声，就飞跑过去，扑到他的怀里。习中华搂着女儿，嘴唇颤抖着，便咽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娟娟，是爸爸害你受苦了，爸爸对不起你。”

“娟娟，你不嫌弃你这罪犯爸爸，还经常写信鼓励我，安慰我，爸爸谢谢你！”习中华抽泣着。

“您能诚心服罪，认真悔改，您还是我的好爸爸！”习玉娟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娟娟，我的好女儿！”习中华放声痛哭，把女儿搂得更紧……

流泪的红蜡烛

杨杰

欣欣不再盼望了，她知道妈妈今夜再也不会回来。自从欣欣记事以来，只有这次12岁生日她过得最为清冷、最为单调、最为乏味，也最为伤心。

“欣欣，爸爸代表妈妈祝你生日快乐。”爸爸在欣欣的生日蛋糕上插下了12根生日红蜡烛。

“爸爸，欣欣不是一个好女儿。”欣欣忽然负疚地哭了。

“别说傻话了，这不能怪你。妈妈会原谅你的，一定会。”爸爸的眼眶有些湿润，他把手扶在欣欣的肩上，他希望女儿能真切地感受到还有人在爱着她、关心着她。

“爸爸，你说妈妈真的会原谅我？”欣欣泪眼迷蒙地望着爸爸。

“是的，妈妈不但会原谅你，而且她还会感谢你。”爸爸语气诚恳。

“感谢我？”欣欣满脸是诧异。

“是的，因为你给了妈妈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你让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也是你让她跌倒之后站了起来。”爸爸接着点燃了12根生日红烛。烛光映红了父女俩的脸。

“欣欣，来，把蜡烛吹了吧！”爸爸的眼里荡漾着无限的爱意。

欣欣抬起头，深情地凝望了爸爸一眼，她鼓起腮帮，朝着红烛“扑”一声吹去。

“祝你生日快乐……”爸爸为欣欣唱起了《生日快乐》，宽厚浑亮的声音在夜里传得悠远、绵长。

“欣欣，吃蛋糕吧！”爸爸用小刀划破了生日蛋糕后，递了一块给欣欣。

欣欣接了过来，她感慨万端，幸福、痛苦、欢乐、悲哀一齐涌上了心头，她为爸爸的宽容和理解而感到幸福、快乐，但同时也为失去了妈妈的祝福和抚爱而深感痛苦和悲哀。欣欣不再说什么，此时此刻用任何语言表达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过了好大一会儿，爸爸笑眯眯地对欣欣说：“欣欣，到你房间去，看爸爸为你买了什么？”

欣欣看着爸爸，她感激地点了点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书桌上，放着一个不太大的纸盒。欣欣走过去，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盒，哇！一个好漂亮的电动娃娃，娃娃的肚脐眼处有一颗草绿色的按钮。欣欣好奇地用食指轻轻一按，那电动娃娃的眼睛便调皮地向她眨个不停，娃娃的胸部还有一个电子时间显示窗，这时，电动娃娃猛然发言了：“小朋友，生日快乐。”欣欣好高兴，她跑出房间，来到爸爸的面前。

“爸爸，谢谢你，你买的电动娃娃真有意思，我好喜欢！”

“我们的小欣欣客气起来了。”爸爸亲切地抚摸着欣欣的头。

“爸爸，你去睡觉吧，明天你还要上早班呢！”欣欣说。

“爸爸没事的，你先去休息吧！”

“那我进去啦。”欣欣把剩下的一块生日蛋糕和生日红烛拿进了自己的房间，放在桌上。

欣欣把蜡烛重新插放在生日蛋糕上，她划了根火柴点燃了所有的蜡烛，烛光飘渺，四周静谧。欣欣坐了下来，望着那哧哧燃烧的火焰，她流着泪低低地梦呓般地说：

“妈妈，今天是女儿的生日，您没能参加，女儿不怨您。这是爸爸和欣

欣特意给您的蛋糕。妈妈，给欣欣唱首歌，好吗？”欣欣望着蛋糕，望着蛋糕上那燃烧的红烛，她想起了妈妈。妈妈是那么爱她，为了欣欣，妈妈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欣欣不想忘记妈妈，也无法忘记妈妈，欣欣泪流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她想起了妈妈在人生的旅程上走错了路的日子。

那一天下午放学后，欣欣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欣欣的耳畔传来一阵低沉的啜泣声，欣欣诧异地向发声处看去：“小弟弟，你怎么啦？”

“我要回家。”小男孩像遇到了救星，信任的目光专注地射在欣欣的面庞上。

“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里吗？”欣欣从兜里掏出一条白净的手帕，为小男孩拭去了脸上泪痕。

小男孩摇着头，没说话，嘴一撇又要哭了。

是谁家的孩子？欣欣感到很是为难，她很想帮小男孩找到家，可小男孩又不知自己的家在哪，这真使欣欣爱莫能助。欣欣此时只好向四周的人群发出呼喊。

街上行人匆匆，似乎没人有闲暇顾及是怎么回事。

“小弟弟，到我家去吧！我爸、妈会有办法帮你找到家的。”无奈之时，欣欣想出这个法子。

“我不去。”小男孩有些害怕，他恐惧着摇着头。

“你不怕街上有坏人把你抓走吗？街上还有大灰狼呢。”欣欣担心小男孩会遭什么不测，她便恫吓小男孩。

欣欣这一招真管用，小男孩点了点头。

欣欣给小男孩买了几块“唐老鸭”泡泡糖，小男孩不哭了，他跟着欣欣来到了欣欣的家。

进屋后，爸爸还未回家，只有妈妈在厨房里干活儿。欣欣向妈妈说明了情况。

妈妈喜笑颜开地轻轻拍了拍小男孩：“长得真乖。先和姐姐玩，阿姨给你们做饭菜，吃了后，等叔叔回家再想办法送你回家。”

小男孩驯服地感激地点了点头。欣欣引着小男孩到院子里去玩了。

吃晚饭时，爸爸还没回家。欣欣他们只好先用餐了。

用完餐后，已是晚间8点多钟。妈妈坐在沙发上，她啥也不说好像在考虑些什么。过了一会，妈妈终于开口：“欣欣，你一人在家怕吗？怕的话我们明天再帮小弟弟找家，如果不怕，我现在就带小弟弟找家或者到有关部门说说。”

欣欣看到小男孩那种远离亲人、孤单寂寞的样子，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她对妈妈说：“妈妈，你去帮小弟弟找家吧，我不怕，爸爸很快就会回家的。”

“那，咱们走吧！阿姨带你回家罗！”妈妈亲热地抱起小男孩，再一次叮嘱欣欣看好家后，走出了门。

9点钟到了，10点钟过去了。妈妈还未回来，爸爸还未回来，欣欣瞌睡来了，她感到眼皮老是在“打架”，她用自来水冲了一下，精神爽快了许多。

墙头上的石英钟指着晚间11点零3分时，妈妈启锁进了门。

“妈妈，找到小男孩的家了吗？”欣欣看见妈妈回来后，兴奋地问。

“找到了，小男孩家住宁波街，是他粗心的妈妈带他上街买东西时走散了。”妈妈疲惫的面容上有着某种喜悦。

“那妈妈是怎样找到他家的？说来听听，一定很精彩。”欣欣满眼好奇

地闪光。

“你说多巧，我抱着小男孩过了七一路，准备到市里的少年儿童保护中心去时，刚一进入宁波街，街旁的一位老爷爷认得小男孩，就这样，在那位爷爷的指引下我带着小男孩找到了家。现在可以放心啦，小男孩已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妈妈从冰箱里拿了一听椰子汁喝，也许是为了事情的顺利完成而高兴吧！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欣欣撒娇般地在妈妈的脸颊上重重地吻了一口。

“快去睡觉吧，明天可别懒猫睡懒觉。”妈妈笑得好甜。

欣欣睡觉去了，夜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小男孩正躺在他妈妈的怀里向她微笑着扮鬼脸。

早晨，闹钟唤醒了欣欣。欣欣用过早点后，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到了晚上，欣欣一家人用过晚餐后，在家里看电视。当电视里播放完本省新闻节目后，忽见一则“寻人启事”跃上屏幕：林小伟，男，五岁，平头，大眼，有两颗虎牙，走失时上穿褐色娃娃装……紧接着，荧屏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欣欣一看照片，吃了一惊，睁大的眼倏然转向妈妈。欣欣的眼光犹如一把正义之剑要划破所有邪恶的面孔。妈妈变得坐立不安，脸色苍白了许多，她不敢正视女儿的眼光，企图逃避些什么。

“妈妈，你骗了我。你没有把小男孩送回家。”欣欣哭腔的声调里每一句每一字此刻都犹如雷霆万钧。

“妈妈没骗你，电视里的不是昨夜的那个男孩。妈妈真的已经把昨夜的那个男孩送回了家。”妈妈急促而紧张地辩解。

“不。妈妈，你不但骗了那个小男孩，你也骗了我，我记得那个男孩的，从我在电杆下见到他时，我就已经把他记在心底了。你现在还想哄我。妈妈，我好难受。”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在欣欣的脸上。

“欣欣，咱不要管这些，好吗？”妈妈神色慌张，她想用手帕为欣欣擦泪。

欣欣一把推开了妈妈的手：“妈妈，那个小男孩是我带来家的，他出了什么意外，我负有责任，妈妈，你究竟把小男孩怎么啦？你想想，假如那个小男孩是我，现在作为妈妈的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你真是不听话的孩子。”妈妈恼羞成怒。

“欣欣，既然妈妈说已经把小男孩送回家了，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妈妈没骗过你，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妈妈呢？”爸爸终于发言了，他劝着欣欣，同时也为妈妈解了围。

欣欣不哭也不再争辩，她一气之下，跑进了自己的屋里反锁上门，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这一夜，欣欣无法入睡，她的脑海里总是不停地交替闪过昨夜那个小男孩和今夜电视上这个男孩的模样。只怪自己当时太相信妈妈了，没有和妈妈一齐去送小男孩，只怪自己当时太大意了，没有问小男孩的学名和他爸、妈的名字。漫漫长夜里，欣欣总是处在懊悔、自责，内疚之中。小男孩到底在哪里？欣欣在心中千万遍地呼唤着小男孩。

难熬的一夜终于在曙光的来临后过去了。

中午放学后，欣欣和语文老师一起走完了宁波街，也询问完了宁波街的

居民，得出的结果让欣欣痛心不已：宁波街近来跟本没人家走失小孩。欣欣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欣欣信任妈妈，然而妈妈让她失望了，这种受骗、这种失望，使欣欣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一种难愈的创伤。

欣欣告别了老师后，情绪低落回到了家。

爸爸中午不回家，只有妈妈一人在家，她为欣欣买了许多的水果和其它零食。

“欣欣，放学了。看妈妈为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妈妈接下欣欣的书包。

“妈妈，你真的爱你的女儿吗？”欣欣望着妈妈。

“傻丫头，天底下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儿女的？”妈妈随口答道。

“那么你为什么要去拆散一个幸福的家庭呢？”欣欣立即反问。

“你到底怎么啦！”妈妈对女儿的问话似乎感到陌生。

“妈妈，把那个小男孩还给他的父母吧！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多可怜。”欣欣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用心乞求着妈妈。

“欣欣，妈妈真的已经把那个小男孩送回了家，为什么要怀疑妈妈呢？”妈妈一副认真的样子。

“妈妈，你不用骗我了，你根本就没有把那个小男孩送到什么宁波街，你让女儿好伤心。”欣欣哽咽着。

妈妈似乎知道一切都暴露了，她搂住了欣欣。

“欣欣，妈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还不是为了给你买钢琴吗？”妈妈流泪了。

“这么说，你把那个小男孩卖了，是吗？”欣欣的口气异常的平静，但却透出一股威严。

“欣欣，你可不能出去乱说，妈妈过两天就跟爸爸上商场给你买钢琴，你将来可以当音乐家了。”妈妈欲盖弥彰。

“妈妈，女儿不要钢琴，不要当音乐家，女儿只要妈妈把钱退给人家，把小男孩要回来，还给他的爸、妈。”欣欣哀求着。

“我告诉你，你今后别再提这件事，否则的话，看我怎样收拾你！”妈妈看见女儿一股倔气，她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走进卧室，把欣欣一人留在客厅里。

欣欣啥也吃不下，她孤坐了一会，背起书包，开门走了出去。欣欣爱妈妈，但她更恨妈妈，她想不到妈妈竟是这样的人，做了坏事也不知道悔改。

欣欣走在上学的路上，她似乎看见那个小男孩正向她攥紧了拳头，眼里喷着火，犹如在说：“你是个坏人，你和你妈妈卖了我。我恨你。”

狗蛋儿护法救人命

张自民

别看狗蛋儿才上小学六年级，可脑瓜里装的东西却不少。什么《刑法》、《刑事诉讼法》、“海湾战争”、“巴以谈判”、“新中国第一大案要案”……他全能振振有词他讲上老半天，道出连许多大人也闹不明白的具体条文和细节。他不仅喜欢学习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还喜欢看电视，看课外书刊，特别是学校订的《半月谈》和姐姐订的《少年与法》，学习有关政治、时事、法律、道德方面的知识，被同学和村里人称为“小政治家”和“小律师”。

去年暑假的一天上午，姐姐到姨家去了，爸爸、妈妈也都下地了，狗蛋儿一个人在家复习功课。背完历史和地理，他刚要做数学练习题，隔壁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噗通噗通”的脚步声，似有许多人匆匆奔向院的上房。脚步声刚刚消失，又传来一阵无比愤怒的责骂声和诚惶诚恐的哀求声：

“畜牲，畜牲！”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不，不……她不是……不是……”

“不是你同那女人鬼混，她还能喝药寻了短见？！”

“你把人活活逼死，还敢抵赖？上，都给我上！”“啊哟！虎娃哥，别……别打，饶……饶了我吧！”

“甭听他废话！打呀，打呀！给我往死里打！”

……

哭声、叫骂声和桌椅板凳的碰撞声，顿时混成一片……

“啊呀！不好了，打起来了，弄不好可要出人命的啊！”狗蛋儿一听，心口“咚咚”直跳，急忙搬来梯子，爬上墙头，向邻居院里张望。只见那上房当间里人影晃动，乱成一团，十几个手持棍棒的男人围着根有叔，将他痛打一顿后，又逼着他面对翠娥婶的灵堂，跪在地上，为已故人的亡灵烧纸、磕头。遍体鳞伤的根有叔磕罢头刚要站起转过身来，那伙人却不约而同一哄而上，将他的胳膊和双腿用绳子捆住，抬起，扔进墙跟那口黑森森的棺材，随即又“哐”的一声盖了棺盖，钉上几个三四寸长的钉子。

狗蛋儿目睹现状，心急如焚，可着嗓门儿喊道：“放开他！放开他！活活儿把人憋死，是犯法的！”

可是，那些被愤怒之火烧得失了理智的人，谁也不理他，就像根本没听见他的喊声一样，钉死棺盖后，又锁了房门，在上面贴了两张长长的封条……

狗蛋儿见喊也是白搭，急忙溜下梯子，向村巷里跑去。

“野小子！不在家好好复习功课，胡乱跑啥？”爸爸中晌回来了，同急慌慌跑着的狗蛋儿撞了个满怀，生气地伸手将他拽住。

“爸爸，不……不好了！刚……刚才来了一大群人，把……把根有叔捆……捆住胳膊和双腿活活儿塞进了棺材！”

“啊？”爸爸听后大吃一惊说，“走，快走！救人要紧！”

可是，到了根有叔家前门口，他又变了主意：“狗蛋儿，我看这事咱还是不管为好。”

“为啥？”狗蛋儿疑惑不解，两只眼睛直勾勾盯着爸爸。

“你根有叔不争气，把你翠娥婶气死了，人家娘家人怕是专门来找他报仇的。如果咱们把他放了，那些人要来找咱算账，那可咋办？”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人活活整死呀！”狗蛋儿的脸急得通红。

“那你说咋办？”

“赶紧叫人把他放开，然后再去报告村长伯伯！”

“唉，这号事本来就难办，再加上你翠娥婶娘家也在咱们村，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看村长也不敢管。”

“那就去报告乡政府或派出所嘛。”

“住嘴！看把你能的？人家一村人都不敢管，就你本事大？”爸爸忽然变了脸色，冲狗蛋儿厉声吼道，“回去，滚回去！少给我惹事招麻烦！”

“不！我不回去，就不回去！”

“你敢！”爸爸恼怒地举起了结满老茧的巴掌，“看我不揍扁你！”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回去。”狗蛋儿毫不畏惧，对爸爸说，“不管你管不管，我都要管！”说罢就撒腿向村上的大路上跑去……

两个钟头后，一辆疾驰如飞的警车鸣着警笛开进了村子。

奄奄一息的刘根有得救了。目无法纪的报复者，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车门。

警察叔叔面对聚集在村巷里的村民，紧紧握住狗蛋儿的双手，称赞他是个“知法护法的好少年”。

爸爸羞愧地低下了头。

狗蛋儿的脸乐得像一朵花。

线索

刘汉民

莹莹好生奇怪，爸爸这段时间老是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妈妈喊他不吱声，莹莹叫他也不答应。吃饭时，妈妈千呼万呼他才慢吞吞地走出来。妈妈做的可口的饭菜在他看来也毫无味道，好不容易咽下一碗饭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爸爸怎么啦？”莹莹憋不住了，忧心忡忡地问妈妈。妈妈的眼睛湿湿的不吭声，好像没有听见莹莹的话。

莹莹好委屈，平时一家三口欢欢乐乐、和和睦睦的，爸爸还经常给她讲笑话，哪像现在，爸爸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妈妈脸上也没有了笑容。“到底碰到什么了？到底碰到什么事了？”想着想着，莹莹不禁“呜呜”地哭了起来……

家中有事，莹莹上课总是集中不了注意力，爸爸的反常表现在她脑海的荧光屏上晃来晃去。今天上语文课，张老师看莹莹这个样子，也觉得很奇怪，“这孩子怎么啦，好像丢了魂似的。”

为了使莹莹集中精力，他故意出了一道小题目让莹莹回答。“胡莹莹同学，‘故’字是什么结构？”

莹莹站起来了，睁着大大的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同学们立刻哄堂大笑，顿时莹莹满脸通红，恨不得一头钻到地下去，逃避这难堪的场面。好不容易挨到放学了，莹莹飞快地往家中走去，抗抗紧紧地追上了她。

抗抗与莹莹是好朋友。抗抗性格外向，有啥说啥，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抗抗的爸爸是派出所所长，她经常从爸爸那里听来一些破案的故事，又毫不保留地讲给莹莹听。

记得去年8月的一天，抗抗给莹莹讲了个她爸爸侦破杀人犯的故事。梅塘村有个12岁的小孩被人害了，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豆豆。豆豆的爸爸、妈妈、爷爷好不伤心，哭着求抗抗的爸爸一定要抓到杀人凶手。抗抗的爸爸接受任务后，和警察叔叔们明察暗访，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发现一点线索。抗抗的爸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常着急，他下定决心非侦破这杀人案不可。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发现线索。

一天，抗抗到镇上去买学习用品，正好到了中午，她肚子饿得“咕咕”响，于是到一个个体饭店去吃面条。她一进去发现里面坐着两个男子。其中一个身材粗壮，满脸凶相，使人看了很不顺眼。他们两人在窃窃私语。突然，一个沉重的声音飘进抗抗的耳朵里，“你干不干？你不干，梅塘村王老二家豆豆的下场就是你家珊珊的下场！”抗抗听后为之一震：“莫非豆豆就是这个满脸凶相的家伙杀害的！难道他就是那个丧尽天良的杀人犯？”抗抗想着想着，匆匆吃完了面条就往派出所跑去，立刻将这两人的谈话报告了爸爸。爸爸和几个民警叔叔很快就赶到了那个饭店，把他们“请”进了派出所。经讯问，那位凶汉供认了杀害豆豆的罪行。

案破了，抗抗爸爸和民警们别说有多高兴了，他们一个劲地夸抗抗为他们破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公安局长李伯伯来到抗抗家，也称赞抗抗是个聪明的好孩子，为破案立了功。莹莹听了抗抗讲的这个故事，好佩服抗抗，好羡慕抗抗，心想，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机会，那该多好啊！

“莹莹，你怎么啦？”抗抗将手臂搭在莹莹的肩上，关切地问莹莹。

“没什么，心里有点不舒服。”莹莹回答。

“咱们是朋友，有事就说啊！不要闷在心里。”

“哇”的一声，莹莹哭出了声，她再也忍不住了，把爸爸的反常表现像竹筒倒豆子似的统统地告诉了抗抗。

抗抗听后，安慰她：“这没有什么，你爸爸肯定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凡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大人们都是这样，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你用不着难过。我爸爸这段时间也不说话，眉头紧锁，镇上有几户人家被盗了彩电，一个多月了还没有破案，他也很着急呢。”

“真的？”莹莹问。“当然是真的，这还有假！我亲耳听爸爸和民警叔叔说的。”抗抗回答。

莹莹似乎从抗抗的话中悟到了什么，心头立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与抗抗道了声再见，就匆匆往家走去。一会儿就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她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门，听见里面有爸爸妈妈轻微的说话声音。爸爸说：“唉，这事怕李老四暴露就麻烦了！”妈妈说：“谁要你去干这种缺德事。”爸爸说：“我真后悔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妈妈说：“你自己不可以去自首吗？这样也许可以得到从轻处理呢？”“能自己去找死吗？只要李老四不暴露也许发现不了呢。听天由命吧！”听到这里，莹莹开门进去，声音嘎然而止。爸爸看了看妈妈，又进里屋去了。

莹莹似乎明白了，镇上盗窃电视机的可能就是爸爸和那个李老四。爸爸的反常表现和刚才与妈妈的对话不正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吗？要是公安局把爸爸抓去，我不是就见不着他了吗？这是万万不能的啊！想到这里，莹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晚上，莹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好恨爸爸，为什么要去做那犯罪的事情呢？家里够好的，不缺吃，不缺穿。我应该去劝劝爸爸，劝他去自首。但是他不答应，怎么办呢？如果去派出所报告这个情况，那么就暴露了爸爸；如果不去报告，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要同违法犯罪行为和坏人坏事作斗争，那么又违背了老师的教导，知情不报同样是犯罪啊！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爸爸身上？要是像抗抗那样发现了别人犯罪线索，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莹莹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妈妈叫她起床。她匆匆吃了早点往学校走去。她又想起了昨天晚上所想的事情。突然她咬紧了牙关，似乎下定了最大的决心，朝通往派出所的路上走去。她一口气跑到了派出所，刚好是抗抗爸爸值班，抗抗的爸爸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莹莹。莹莹哭着向抗抗爸爸诉说了自己爸爸的反常行为以及爸爸与妈妈的对话内容。抗抗爸爸认真地做着记录。莹莹说完后，抗抗爸爸夸奖莹莹是好孩子，为破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莹莹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中午，莹莹放学回家。妈妈哭着告诉莹莹，爸爸被警察带走了。莹莹“哇”的一声哭倒在妈妈的怀中……

是啊，检举别人违法犯罪是种英雄壮举，是值得骄傲的事；检举自己的爸爸违法犯罪同样是一种英雄壮举，同样值得骄傲。但是，这样做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莹莹做到了，我们为有这样的护法少年感到自豪。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我们应该提倡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后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